

著名說小俄新

夜

秋

著 基 爾 高
譯 庸 懋 徐



行印局書明啓

小引

俄國自十月革命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蘇維埃聯邦以後，一切舊的制度漸歸於滅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突變和新的發展，即在文學上同樣也掀起了轉換期的革命。

不錯，「文學是社會的反映」，但文學還有更積極的意義，牠跨上前一步，牠不僅反映社會，牠同時也推動社會上進，替革命搖旗吶喊，指示給人民看前面的光明。

九十年代的俄國文壇上，籠罩着昏暗悲慘的霧圍，什麼頹廢派，厭世主義，神祕主義，都叫人絕望，或逃避現實。高爾基的出現，却像黑夜裏的光芒四射的巨星，他當得起稱做全人類走向光明大道的領路人。

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等於四十年的堅苦奮鬥的作戰，他是一個下層人物出身，做過各種苦工，親身嘗過一切非人的磨折，他忿怒，興奮，研究痛苦的來源，努力爭鬥脫離黑暗的生活。本書秋夜裏的故事，就是作者親身經歷的飢餓，顛沛生活的片斷，這正是高氏早期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但那已不是萎靡無力的呼聲，而是健全的，勇敢快樂的反抗了。

這是新俄文學與舊俄文學的分水嶺，舊俄文學家是消極的，散漫的求神者；屬於新俄文學家的，是積極，堅強，有組織，有紀律。新興的哲學思想，和新的道德觀的建立，把舊俄文學家的頑固思想打得

體無完膚，不能適應於這新時代的人們，有的流亡到外國去，有的過着放縱的生活，有的自殺了，好一點的變成了獨善其身的同路人，這一派人物，雖不反對革命，但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仍很冷淡。

新俄作家小說裏的人物沒有文雅氣味，而是粗魯的好勝。農人們和工人們這一階級的人們，不像智識階級一樣，在鬥爭中稍受挫折，就要嬌啼，悲歎，終於失敗，逃跑，如法捷也夫的毀滅中的美第加。工人和農人是率直殘虐，毫不動搖，堅定得像磐石，如皮涅克所作的農民小說中的人物。他們是多麼有力，有原始復仇性，行動是何等偉大壯烈。在許多新俄小說里，描寫當時新俄擊退世界各國帝國主義干涉包圍戰爭的游擊隊戰鬥的實生活上，我們看到這樣堅強的戰士是太多了。如綏拉菲諾維支的鐵流中的郭茲夫，法兌萊夫的十九人中的真洛茲加。本書中代爾可夫的小雄雞中，那些天真英勇的農民新青年，爲着將來窮人們都能過舒適的生活，去突擊衝鋒，因此連年邁龍鍾的孤苦老頭子也跟他打們去仗，復仇。

賽甫琳娜描寫的一羣佃農，流浪者，這些激昂粗野的人物，雖然愚昧，醜惡得令人嫌惡，但她也努力宣揚着深遠的真理。

新時代產生新人物，而新時代更需要新人物來建立成功。

目次

馬加爾周達	(一)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秋夜	(一六)	高爾基原著	徐懋庸譯
臨谷	(二五)	皮涅克原著	向培良譯
大家庭	(三四)	羅曼諾夫原著	映波譯
列寧和俄皇的故事	(四八)	賽甫琳娜原著	胡愈之譯
窮苦的人們	(五四)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拉拉的利益	(六六)	英培爾原著	魯迅譯
斯拉漢的夜	(七二)	婁法涅夫原著	適夷譯
不過一點兒小事	(八三)	左祝梨原著	傅東華譯
工場的一天	(一〇五)	迦林原著	適夷譯
錄鏽手	(一一三)	巴赫米潔夫原著	貝葉譯
小雄鷄	(一二一)	伏爾可夫原著	謝達明譯

馬加爾周達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高爾基小傳

高爾基 (Maxim Gorky) 生於一八六八年，死於一九三六年。他是蘇聯頂偉大的文豪。幼年時父母雙亡，度着流浪生活，在下層社會裏，做過許多職業。曾在沙皇政府時因革命被捕，十月革命成功，才回故鄉。中間復到外國去住過幾年，後來回到莫斯科，受到民衆極大的歡迎。高爾基的作品，善於描寫無產階級，深切異常。關於這位偉大的革命文豪，這裏不能細述，有翻譯編譯的高爾基可以參看。

一股潮濕的寒風帶着擊岸的波浪和水邊叢生的矮樹二者的悒鬱的私語吹過了草原。時而一團團枯黃的落葉被風趕着，捲進了營火堆裏，煽旺了火勢，於是一線火光侵入了那包圍着我們的黑暗，穿透那秋夜，顯出來左邊的無垠的草原和右邊的無涯的海洋，馬加爾周達背向着海躊躇着，他是一個年老的吉普色人，被派來看守馬的。他的營帳離我們有五十步遠近。

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寒風的吹打，風吹開了他的吉普色的外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黃銅色的胸膛，毫無憐憫地鞭打牠。他一點也不在意。他斜倚着身子，他的自由，強壯而美麗的臉掉過來對着我，沉思地狂吸他的那管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濃濃的煙霧來他的那一雙不動的眼睛凝視着我身後那一片草原上的死沈沈無邊的黑暗。他不歇口地和我談着，毫不躲避暴風的無情的打擊。

『法爾康，你果然加入我們這一夥來嗎？好極了！你選了一條很好的路。我們大家都逃不掉各人的命運。去到各處走走，見見世面，親到你看得夠了時，就躺下去死——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繼續說，『哼！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就是生活的一小部份嗎？至於別的人呢，他們沒有你已經過得很好了，他們以後沒有你，也會繼續活下去的，你以為有什麼人需得着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木棒，人家要你來做什麼？』

『你說去學習，去教導嗎？你能够學習得怎樣使人們快樂的方法嗎？你不能够，你只有漸漸變老了，那時候你便要說你應該教導別人。然而你拿什麼來教導人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聰明的人把什麼都拿去了，愚蠢的人雙手空空，每個人都會自己學習的……』

『人類真是可笑的東西，世界上本有這麼多的空地，而他們却擠在一堆，擠得大家都要死，』他說着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廣闊的草原，『他們永久不歇地工作，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就會想起先揮汗耕田耗費了他的精力，然後就兩足一伸，把自己的屍體睡在這塊地裏，聽其腐爛。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他連自己下的種也不會收穫，他死了恰和生下來的情形一樣，是一個呆子。』

『難道他生下來就是爲了這個嗎？——爲了在土地上挖來挖去，甚至於連自己的墳墓也來不及預備好就死去的這麼一回事嗎？他懂得自由嗎？他知道草原的廣闊嗎？他會聽見海洋的囑囑私語，而感動欣喜嗎？哼！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奴隸，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奴隸，如此而已！他不能够幫助他自己，縱然他後來稍微變得聰明一點，也不過是把一個活套放在自己的頸上罷了。』

『然我呢，——你看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了不少的事情，如果我要把牠們通通寫下來寫在紙上，那麼像你的那個口袋，就是裝滿一千個口袋也還不够，而且一定還有一些會被遺忘的。看你能不能指出我沒有到過的國家，哈，我所到過的國家，有的你連名字也沒聽見過。飄游，飄游，在一個地方只住短短的時期，——這就是生活的方法，爲什麼不呢？你看白日與黑夜彼此爭逐環繞着地球，永久向前，沒有一刻停止，我勸你也學牠們那樣，永久動着，如果你不願爲生活煩悶，你就不要去想念生活，因爲你愈想到生活，你便愈不喜歡生活，事實常常是如此。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法爾康，是的，我都經歷過來的。』

「我坐過監牢；這是在加里西亞，在監牢裏我有很多的工夫深思玄想。我生在這世界上來做什麼？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我把這些思想裝進我的頭腦裏去，只爲的是藉此可以破一破孤寂——因爲在監牢裏面真是孤寂得很！在這種時候，我每從鐵窗裏望出去看見那綠的田野，我的心好像是被壓緊在鉗子裏一般……不錯，法爾康，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了。誰知道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而且問也沒有用處。你只要儘量去生活就好了，你只管飄游，只管到處看看，見見世面，那你就不会再渴望你所不會得到的東西了，決不會的，那時候我真可以用我的腰帶自縊。法爾康，是的，這我都經歷過的。」

「哼！記得有一次我會和一個人講過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你的同鄉，一個俄國人。他說：『你不該隨你自己高興去生活。你當遵從上帝的意旨。你只要跪倒在上帝的腳下，上帝就會把你所要的東西通通給你。』然而這位朋友自己穿的永遠是一套滿了孔的破衣服。我告訴他要他用他的禱告去弄一套新衣服來穿。他却發起脾氣來，罵我，把我趕開。他以前素來是宣傳愛和寬恕的。那麼我說話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他也應該寬恕我才行。他真正配得上你的一位好教師！他們教你不要多吃，而他們自己每天大吃十……」

他向着火裏睡了一口痰，過後就不作聲了，重新裝滿他的煙斗。風勢已經微弱成了一種微和而憂鬱的悲泣，馬羣在黑暗裏長嘶，從營帳裏送出來一陣柔婉而悲哀的歌聲，唱歌的是美麗的嫩加，這是馬加爾的女兒。我認得她的聲音的柔潤圓滑，不管她在唱一曲歌或者單單說一句『早安』，她的聲音總是非常令人傷感，而且還充滿着渴望和不快。在她的無光澤的褐色面貌中有一種壓抑住的皇后的驕態，在她的常罩着愁雲的一雙暗棕色的眼睛裏閃耀着她的嬌媚的魔力，和她的美麗的迷人，同時還顯露出她的那種看不起一切非她一類的東西的態度。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吸煙罷！這女孩唱得不好嗎？喂，你不這樣想嗎？你喜歡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郎來愛你嗎？你不喜歡那

真好極了！你很有理。不要相信女人，遠遠避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嘴是比吸我這隻煙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一個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一個女人縛住了你，她的帶子是看不見而且扯不開的你，失掉了你的全個靈魂，可是得不着一點東西做代價。聽我的勸，要謹防着女人。女人常常說謊，像蛇一樣……她說：「世間我最愛的就是你。」然而你如果偶爾用針戳她一下，她就會要你的命。我知道的天曉得，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法爾康，你如果肯聽，我便給你說一段故事。但是最要緊的是你應該當心，那麼你才可以做一輩子的自由鳥兒。

「從前有過一個吉普色的少年，他的名字是佐拔兒，洛伊可·佐拔兒。凡匈牙利、波希米、斯拉窩尼亞以及其他沿海各國的人都知道他，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在那一帶地方每一個鄉村裏至少有十多個人會當天發誓要殺死佐拔兒。然而他依舊活着。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馬，要打牠的主意，那麼縱使有一隊兵在看守着，也會被他把那畜牲騎走的。哼！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便是魔王帶了他的全隊地獄的兵來打他，他也會獨力來抵抗的，而且我相信魔王的牙牀也會嘗到拔佐兒的拳頭的滋味。

「凡是吉普色營帳，無論是聞名或見面，個個人都知道他，他只愛馬，旁的東西他都不愛，便是馬，他也不過是愛牠一會兒。得了一匹馬騎牠跑了一趟，他就不愛牠了。賣了馬所得的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和別人分享的，便是你向他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求討你的歡喜，法爾康，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記得大約在十年以前，我們那一夥人當時正飄游過布柯維納。有一次在春天——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彷彿是昨天的事一般，——我們正在休息，我，鄧尼拉。（這是那個曾經跟着噶蘇士打過仗的老兵。）老魯爾還有其餘一切的人，鄧尼拉的女兒娜達也在那裏。

「你認識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算是一位女中皇后嗎？然而嫩加不能與娜達相比，否則未免太抬高嫩加的身份了。世間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的。我們也許可以用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

實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懂得他自己的靈魂那樣的人，只有他才能够奏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許多青年人的心都給她毀壞了，天曉得，不知有多少哩！有一次一個年老的富翁看見了她，他的眼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不能動彈了，好像患了癱瘓一般。他坐在他的馬上，注視着她，身子戰抖起來，像患着熱症似的。他生得很漂亮，他的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便在他的腰間閃耀着，像電光一般……佩刀的全身都嵌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發亮的藍天鵝絨正好像一片青天……他真正是一個高貴的貴人！他把娜達望了又望，然後便對她說：「給我親一個吻，我拿一袋滿滿的金錢作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他又說：「原諒我，就算是我得罪了你，你也應該給我一個微笑，是嗎？」他這樣貶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他的腳下——老弟，這真是滿滿的一大袋！然而娜達只用腳把牠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

『「啊呀！你是這樣的一種女子嗎？」這富翁喃喃說，一面鞭他的馬。他去了，剩了一陣灰塵在他的後面。』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高聲叫道，他的聲音響徹了營帳。鄧尼拉走上前去。「把你的女兒賣給我，讓你自己定價錢。」然而鄧尼拉回答道：「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纔有的；他們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賣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爲止。但是我曾跟着噶蘇士打過仗，我是什麼東西也不肯出賣的！」那位貴人大發脾氣，伸手握着他的刀柄，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一夥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於是跳起來載着他一起跑開了。我們便收了營帳，往前面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他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你們，對着上帝，良心是很坦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與你們分享。我很有錢呢！」他激動得很厲害，他坐在馬鞍上身子抖個不住，恰像一片草葉在狂風暴雨中顫動那樣。」

『「好，女兒，你說！」鄧尼拉叫道。」

『「要是一隻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窠裏，那麼她會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娜達問她的

父親道。

「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乖女兒，說得好！先生，你聽見沒有？這是做不到的。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兒罷——她們倒是比較柔順得多。」

「我們又向前走了，這位貴人揭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便打起馬去了——他跑得那麼快，連土地也震動了。法爾康，她便是這樣的一種女子！」

「是的，有一晚上我們大家都坐着靜聽。草原上盪漾着音樂。這是一種奇妙的音樂，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好像喚我到什麼地方去似的，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音樂好像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空泛的渴望，渴望着不是死，就是活着爲全世界之主，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愈過愈近。忽然間一匹馬從黑暗裏走出來，馬上坐着一個男子，在奏胡琴，一面向我們走來。到了營火旁邊，他便勒住馬停止奏琴，對我們微微一笑。」

「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鄧尼拉快活地叫起來。

「那人便是洛伊可·佐拔兒。他的鬚髯下垂到肩上，和他的鋼褐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他的眼睛明星似的閃耀着，他的笑容非常光輝美麗，他和他的馬像是一塊兒鑿出來的。他坐在馬上，熊熊的火光照着他好像全身塗着血，他笑的時候，露出一排發亮的牙齒。縱使他不曾和我說一句話，或者他竟然毫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一旦遇見他，我也會馬上愛上他的！」

「是的，法爾康，這種人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世上遇見的！他的眼光一旦看入你的眼睛裏面，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你自己不但不以此爲辱，反而會以此驕人。你和這種人接近以後你自己也會變好的，朋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見的！而且也只應該如此。如果世間好人太多，人家也就不會以爲那是好的了。情形就是這樣！然而你且聽我講以後的事罷。」

「娜達說：『洛伊可，你奏得很好。誰給你做的胡琴，有這麼圓的音調！』」

「佐拔兒笑起來。『是我自己做的。這胡琴不是用木料做的，是用我所熱愛的一個青年姑娘的酥胸做成的；琴絃是用她的心絃練成的，然而這胡琴還不見得十分完全，可是我知道怎樣用我手裏的弓去奏弄牠。你明白嗎？』」

「你們知道我們吉普色人起初就要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反而該她們自己的心裏充滿了愛慕我們的心思，佐拔兒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却看錯了人。娜達掉過身子打個呵欠，一面說：『哼！人家告訴我說洛伊可聰明伶俐，原來他們是對我說謊！』她說畢就走開了。」

「哈哈，美人兒！你的嘴真厲害！」佐拔兒眼光灼灼地叫道，他一面跳下馬來。「喂，夥伴們，我來了！」

「啊，鷹兒，我們歡迎你！」鄧尼拉回答道。我們互相擁抱了過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去睡了。……我們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頭上綁着縛帶。什麼事？他說他的額角被馬蹄踢傷了。『哼！我們知道這是一匹什麼馬，我們大家忍不住在暗笑。鄧尼拉也微笑着。爲什麼？難道佐拔兒配不上一袋金子在她的頸上，她還是不能夠變得比本來好一點。這不會錯的。』

「我們就這樣子地在那地方過活下去，生意很好，佐拔兒還是和我們在一起，法爾康，那個人真是你的好夥伴呢！他的聰明比得上老年人，無論什麼事他都精通；他還懂得俄文和匈牙利文，能寫能讀。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便連睡也不想睡了，只要來聽他談話他又會奏琴——我敢發誓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奏得像佐拔兒那樣好的。當他把他的弓在琴絃上拉第一聲的時候，你的心不禁跳動起來，等到拉到第二聲時，你的心又會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依舊會奏下去，一面還對我們微笑，我們聽着他的琴調，不覺同時想笑又想哭。時而你可以聽見一種拖長的呼救的禱告聲，牠的淒楚像利刀似的割着你的心。時而琴上又奏出那對着天空敘述童話（啊，這些童話是多麼憂鬱的啊）的草原的曲調，然後是一個少女訣別她的情人時的低泣。過後又

是她的勇敢的情人呼喚她同進草原的笑聲。突然間一陣自由活潑的音調像一道瀑布似的從他的弓上流出來，這時候便是太陽也似乎按着這音調的節奏在天空中跳舞起來了！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把你身體裏的每根神經都震徹了，你完全成了牠的奴隸。這時候如果佐拔兒叫道：『夥伴們，拿起武器來！』那麼只要他隨便指定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會聽他的話把刀刺進那人的心窩。他可以隨便叫我們做什麼事，我們愛他，我們十分愛他。只有娜達一個人不去理他。這並不算是壞事，然而她却常常玩弄他，她好像把佐拔兒的心囚禁在一把鉗子裏面。佐拔兒敲他的牙，扭他的髻。他的眼睛比深淵還黑，然而却也時時閃着兇猛的光，使得我們的心充滿了恐懼。到了夜裏，他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深入了草原，讓他的胡琴悲鳴到破曉時分。這胡琴悲鳴着，因為他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們躺在營帳裏睡不着，心裏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深知道兩塊岩石滾攆在一處，其間必有死傷的。法爾康情形就是這樣！

「有一天我們大家聚坐在一處，談論我們的生意。我們談得乏味，鄧尼拉便說：『佐拔兒，給我們唱一首歌！拿你的曲調給我們開心！』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娜達這時候仰臥在地上，離我們不遠，她的臉向着天。於是佐拔兒便拉他的弓，胡琴開始訴着，好像牠真是一個少女的心。佐拔兒唱道：

「我飛馳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燃燒着強烈的火焰。

駿馬兒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娜達掉過她的頭，用肘支起她的身子，望着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的

緋紅。

「亥何！我們要飛馳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薄霧的衫兒！
見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牠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他就是這樣子唱的！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够像他這樣唱了！然而娜達只是像在瀉出一個篩子裏面的水似的說道：「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樣高。你會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潭裏，弄髒了你的鬍鬚。你還是當心些！」佐拔兒睨視着她，過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亥何！明早晨光來臨，
照見我倆酣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的紅光裏。」

「這才配稱爲一首歌！」鄧尼拉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歌，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老魯爾在撫鬚聳肩。佐拔兒的這首歌把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感動了。然而娜達却不喜歡牠。

「她說：「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會囁囁的這樣吵過，」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她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雪水。」

「娜達，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罷，」她的父親說。然而佐拔兒却把他的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冒着光，叫道：「鄧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娶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地答道：「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有本領討她的話，就討去罷。」

「很好，」佐拔兒回答說，便轉身向娜達說：「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那麼驕傲。我認識不少你的姊妹們，真的，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中沒有一個能像你這樣引動我的心。唉，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囚禁了……那麼我怎樣辦呢？要實現的事終久會實現的。不錯，世間沒一匹馬能够把你從你自己手裏載起走的！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說畢他緊閉着嘴唇，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光閃閃的，他走上前去抱她……「哈哈，娜達終於把馬銜放進那匹草原的駿馬兒的口裏了，」我們這樣地自言自語。但是突然間我們看見他伸手向空中一揮，便挺直地跌倒在地上……

「他跌下去，好像中了鎗彈一般。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娜達幹的。她早把一條鞭子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拉過來，於是佐拔兒就跌倒在地上了。」

「她便又躺下去，微笑地望着天。我們等着看佐拔兒怎樣辦。然而他却坐在地上，雙手壓緊着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慢慢走入草原去了，並不向我們這方面看一眼。老魯爾對我低聲說：「跟着他！」我便暗暗地跟着佐拔兒走入草原，走進黑夜的黑暗裏去了。法爾康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加爾敲出了煙斗裏的灰，另外把煙裝進去。

我縮在我的大衣裏面，看着馬加爾的被寒風和烈日弄黑了的老臉。他嚴肅而深思地搖他的頭。喃喃說

一些我聽不見的話；風吹他的蓬蓬的頭髮，他的灰白的濃髯也在風裏戰抖不已。他這個人好像是一株老橡樹，雖然受了雷電的打擊，依舊巍然立着，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海和岸在一塊兒不住地私語，寒風便把牠們的語聲送過草原。嫩加已經不唱了，滿天的黑雲使這秋夜變得愈是黑暗，愈是怕人。

『佐拔兒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俯下來，兩手垂着，沒有一點氣力，沒有一點生趣。他走到河邊的一個灘上，在一塊石上坐下，悲嘆起來。他悲嘆得那麼傷心，使我的心裏也充滿了同情。然而我却不走近他的身邊，我知道話語是不能夠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子地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坐在河邊動也不動一動。』

『我躺在離他沒有多遠的地上。是一個很明亮的夜，月亮把牠的銀光照遍了全個草原，無論什麼東西都看得出來。』

『突然間我看見娜達從吉普色的營帳裏走出來，向着佐拔兒急急地走去。我那時真是十分快樂！娜達畢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子！她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却没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佐拔兒驚了一下，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抬起他的頭。可惜你不會看見他那時跳起來抓住他的刀柄的樣子！我自語道：「他要殺死那女郎了！」我正要向營帳跑去呼救，忽然聽見說：「丟開牠！不然我打碎你的腦子！你看這是什麼！」原來娜達拿一支手鎗指着他的頭。法爾康，她真是一個魔鬼般的女子！我想：「現在他們倆勢力相等了，不曉得以後會有什麼花樣！」

『娜達把手鎗放進她的皮帶裏，一面繼續說：「聽我說！我不是來殺你，是來和你講和的。把刀子丟開罷！」他果然丟了刀，兇惡地望着她，不說一句話。老弟，真奇怪！這兩個東西互相望着，正像一對猛獸，然而他們又是兩個多麼勇敢出衆的人物。只有明月和我看見他們……此外再沒有別一個人。』

『娜達又說：「洛伊可，聽我說。我愛你！」他只聳了聳肩，好像手腳都被人縛住似的。』

『我見過了不少的少年，然而你比所有其餘的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被我看了一眼就會馬上』

剃光他們的鬚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會立刻拜倒在我的腳下，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這一行爲都不能夠使我歡喜，只使我把他們看作婦人一般。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色人真正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這東西還比愛你更甚，但是沒有你我又不能夠生存，猶如你沒有我也是不能生存一樣。因此我願意你來做我的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他微笑道：『我聽見了。我很高興聽你的話。再說下去！』」

「洛伊可，我還有很多話對你說。總之，不管你怎樣，我一定要強迫你做我的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這兒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擁抱是最熱烈的呢！在我的溫暖的懷中你會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你的那使得吉普色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兒再不會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會唱溫柔的情歌兒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了，照我的話做罷。明天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營帳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右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這就是那個魔鬼般的女子的要求。這真駭人，這樣的事只有古時候在門的內哥羅人中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色人中間却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順從一個女人，法爾康告訴我，你能够想像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你就想一百年也不會想出來的，不會的。」

「佐拔兒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徹了全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慌。」

「明天再會罷，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洛伊可，你聽見嗎？」

「我聽見的！我照樣做就是了！」佐拔兒悲聲叫着，向她伸出兩手，可是她掉過身子走了。他的身子搖晃着，像一株被暴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地上，發狂似地同時哭笑俱作。

「那個美麗的悍婦把這可憐的人折磨到了這樣子。我費了許多力纔使他清醒過來。」

『我不明白魔鬼看見人們悲哀到這種地步於他自己會有什麼好處我不明白魔鬼聽見世間男男女女傷心斷腸的悲聲，會有什麼快樂！不知道那般哲學家對於這一層是否懂得一點。』

『我回到營帳裏，把所看見的一切都告訴了那般老年人。他們商議了一些時候，最後還是決定靜候着。看事情怎樣發生。事情這樣發生了：第二天傍晚我們大家圍坐在營火旁邊，佐拔兒來了。他似乎在想什麼，他的面貌瘦得多了，他的眼睛注視在地上，周圍各有一道黑圈。他並不看我們一眼，只是說：「夥伴們，聽我說。這晚上我把我的心搜檢了一遍，我在那裏面再找不出一塊地方來容留我的昔日的自由了。娜達一個人盤據在我的心裏。再沒有別的東西。她來了，這位美麗的娜達，她微笑着好比一個皇后。她愛她的自由比愛我更甚。然而，我呢，我却愛她更甚於愛我的自由，所以我決定拜倒在她的腳下了。她吩咐我這樣做，使你們大家可以看見我這不怕一切的洛伊可·佐拔兒，平日像老鷹玩鴨子一樣地玩弄婦女的人，現在竟然屈服在她的愛力之下做她的奴隸了。但是從此以後她就做我的妻子，用她的接吻和擁抱來撫愛我，使我不再想唱歌給你們聽，也不痛惜我的自由的喪失。娜達，我沒有說錯嗎？——他抬起眼睛，憂傷地望着她。她不回答一句話，只是用力點了點頭，用手指着她的腳。我們大家又愁又驚，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很想遠遠地避開，免得看見佐拔兒拜倒在一個女人的腳下，縱然這個人就是娜達。我們看見這可悲的情景大家心裏都充滿了羞恥、憐憫和憂愁的心情。』

『好嗎！』娜達對佐拔兒說。

『啊，你不要這樣忙。時間還多着呢。總之今天夠你榮耀就是了！』佐拔兒笑起來。他的笑聲好像銅板撞擊的聲音。

『夥伴們，這故事的原原本本我都說了，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我想，我應該看看娜達的心是否果真這樣地硬。我現在就要看看了……親愛的夥伴，原諒！』

『我們還不會明白佐拔兒的意思，便看見娜達已經倒在地上了，她的心窩裏刺着佐拔兒的彎刀，只剩

了柄兒在外面。我們癡立不動像癱了一樣。

「娜達自己把刀子從心窩裏拔出來擲在一邊，把她的黑髮塞一縷在傷口裏，微笑了一下，高聲朗朗說：『洛伊可，永別了。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法爾康，你現在該明白她是什麼樣的一種女子了罷！我敢發誓說她是魔王的親生女兒！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啊，我的驕傲的皇后，我要拜倒在你的腳下了！」他，這個佐拔兒，高聲叫着，他的叫聲響徹了草原。他伏倒在地上，把他的嘴唇緊緊地壓着死了的娜達的腳。他躺着不動，彷彿也死去了一般。我們都揭了帽子，默默地環立在他們倆的周圍。

「法爾康，你對於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

「後來魯爾似乎要說：『我們應該把他縛起來！』但是事實上不會有人肯去縛洛伊可·佐拔兒的，魯爾也知道這層。然而還是鄧尼拉去拾起了娜達擲在一邊的刀子，把牠細細看了一些時候。他的嘴唇不禁戰抖起來。刀子上面的娜達的血還有熱氣，刀子又變又利。鄧尼拉走到佐拔兒的身邊，把刀子插進佐拔兒的背，正刺在心上，因為鄧尼拉這老兵畢竟是娜達的父親。

「佐拔兒回頭望着鄧尼拉，聲音朗朗的說：『做得好！』說罷便倒在娜達的身邊，他的靈魂跟着她的離了這世界。

「在我們的面前躺着娜達，她的手握着一縷黑髮，她的圓睜着的眼睛望着天空，在她的腳下臥着佐拔兒的美麗的身軀。他的頭髮蓋着他的臉，所以我們看不見他的面目。

「我們站着，大家都沈溺在深思裏。老鄧拉尼的灰白鬚鬢顫抖着，他的暗黑的眼睛裏發出可怕的眼光。他凝視着天空，不說一句話，然而那年老衰弱的魯爾却把臉俯在地上，孩子似地哭起來。

「法爾康！這事情很值得一哭呢！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朋友，好了，願上帝與你同在。你日後只管一直向前，不要轉變。你如果在一塊地方停留下來，你不過讓你自己的身子腐爛罷了，法爾康，我的話盡於此了。」

馬加爾住了口，把他煙斗放在煙口袋裏，又把外衣拉過來遮住他的胸膛，雨不住地落，風勢比先前更加猛烈，波浪帶着一陣怒吼擊着海岸。馬匹次第走近快熄滅的營火旁邊，用牠們的聰明的大眼睛望着我們，繞着我們站着，形成了一個大圈子。

「哈卜，哈卜，愛何！」馬加爾親密地喚牠們；他用他的手掌拍着他的愛畜的頭頸。一面回頭對我說：「該是睡覺的時候了。」他把大衣蒙着頭，身子往地上一伸，不多時就睡熟了。可是我不想睡。我隔了這黑暗的草原望着那怒吼的海洋，我彷彿看見了那驕傲而可愛的娜達的皇后般的風姿。她手裏握着她的那一縷黑髮，緊緊地壓在她的傷口上，她的胸上的血緣着她的細長的褐色的手指滴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像紅色的火星。

在她的身後，緊跟着她的腳跟，出現了那勇敢的洛伊可·佐拔兒，他的臉被他的濃密的黑髮遮掩住了，在頭髮後面他的冷淚流下來，像一股洪流……

雨落得更急，寒風唱着一曲悲哀而莊嚴的輓歌，哀悼這一對驕傲的青年男女——洛伊可·佐拔兒和老鄧尼拉的女兒娜達。這兩個影子在黑暗中旋轉地默默追逐着，可是那歌人佐拔兒永遠追不上他所鍾愛的驕傲的娜達……

(一八九三年作)

——選自草原故事——

馬加爾周達 (Malakar Chudra) 是高爾基在四十一年前——一八九二年——第一篇發表的處女作。

秋夜

高爾基原著 徐懋庸譯

一個見識豐富的人底記述（一八九五）

……秋天的一日，我陷在非常狼狽的境況中；我剛到一個城市，在這里，相識的人，一個也沒有——我的口袋裏已找不出一個銅板了，住所也無着。

起初幾天，是賣掉了外套，纔得勉強混過去了，以後，我離開那城市，走到一處稱爲「河口」的地方。這里有很多的碼頭，當航運興盛的時節，本是沸騰着一種因勞動而鬧熱的生活的。現在則寂寞荒涼，因爲在十月的後半月，一切生意都已結束了。

沈重的腳步，在潮濕的沙上走着，我的兩眼固執地向下注視，希望發現一些殘餘的食物，不論那一種都好。我伶仃地徘徊着，一面想着肚子吃飽以後的趣味。

在現代文明的狀況中，滿足精神的飢餓比滿足肉體的飢餓容易得多。你在街上走，許多的高樓大廈包圍着你，他們的外表是華麗的，內部的設備當然也不壞——這會啓發你的許多很好的意見，如關於建築法，衛生法，以及其他種種優良高貴的事物，你遇見許多穿得溫暖舒適的人們——他們是很有禮貌的，永遠讓開你，不願看到你們的生活的困難的情形，以免引起不快。老實說，饑餓的人的靈魂時常是比飽暖的人的靈魂更衛生地滋養着的。——這是一個問題，從這問題，我們很可以爲那些飽暖的人們作一番很玄妙的議論的……

……夜來了，雨下着，從北方，風粗暴地吹來，在空虛的堆棧中，低陋的小店中，號叫着；打擊旅館的窗子，破的船板，河中的波浪在牠的打擊之下，吐出泡沫，喧嚷着，沖散到河邊的沙上。白色的浪頭高聳着，一個一個的

沒入迷濛的遠處，一個越過一個的飛奔……河似乎感到冬將到來，懼怕冰塊的壓迫，逃到別處去，但今夜的北風，很會得將冰塊擲在牠上面的。天空沈悶陰晦，目力不易辨清的細雨不倦地落着；兩株畸形的殘柳，躺在柳樹旁邊的一隻船底朝天的破船，這些形象，給我的周圍的自然界，作成一首淒絕的輓詩。

七洞八穿的小艇，被寒風剝了皮的可憐的空心樹……一切全是殘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竹淚，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死亡，似乎只賸我一個人還活着，而且，似乎我也在等待那冷酷的死。

我其時是十八歲的青年！

在寒濕的沙灘上徘徊了許久，我的牙齒因為飢寒交迫而奏出顫音的曲子。在徒然的食物的搜尋中，不覺走到一所板屋的後面，我看見一個人身蹲在地上，穿着女人的服裝，已經被雨打濕，緊緊地貼住彎曲的肩頭，在她的背後立定，就近注意她的舉動。原來她用兩手在沙間挖洞，通到那板屋的地洞。

「你在做什麼？」我也蹲下去問她。

她發出一聲絕叫，倏地直立起來。於是她站着，張大了她的灰色的眼注視我，充滿了恐慌。——我看清這是個和我同年齡的少女。在令人愛憐的臉龐上，不幸裝飾着三塊大烏青，這把她變醜了，雖然這些烏青是對穩地排列着的——兩塊同樣大的，分配在每隻眼下，第三塊稍大一點，在額上，適當鼻子的根部。從這對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臉部的傷痕，實在是一件精心結撰的藝術品。

那個少女注視了一會，恐慌逐漸地在她眼中消失……她拂去手上的沙，整一整包在頭上的棉布手巾，縮緊了整個身體說：

「我看你也餓了……那末，也來挖一下……我的手乏力了。那邊——她做了一個頭部的動作，向着小店——一定有麵包，說不定還有腊腸呢。這店還在做生意的。」

我動手挖，她呢，看了我一會兒，等着，隨即蹲到我身旁來幫忙……

我們靜默地工作着……現在我不能說在那時候我會記得刑法，道德和私產及其他種種東西，據許多

統治者說來，這些東西是『應該一生中時時刻刻記得的。但是我願意老實說，那時候，我是完全被挖一個通到小店的洞的動作所吞噬了。』除了希望在這店內找到一點東西以外，我什麼都忘掉了。

夜在進行着，濕的，微的，冷的黑暗，儘管在我們周圍凝結起來。波浪的聲音似乎比先前更震耳了，雨打在小店的木板上，愈響愈緊……在某處，守夜的木鈴已經響了……

『裏面有沒有地板？』我的助手，低聲問我。（我不明白爲什麼她說了一句隨即又沉默了……）

我說：『小店裏有地板。』『如果早有的，那麼我們白挖了。等我們挖好洞時，也許還有一塊大地板，怎樣弄得掉呢？弄斷了這洋鎖不是更好點麼……這是一管頑強的小洋鎖……』

好的理想是不大到女人們的頭腦中來的，但是，你看，她們也一樣的不大去找好的理想……我常常重視好的理想，而且我常常努力充分利用這些理想。

找到了洋鎖，我就把鐵鏈鐵環一同拔出，我的同謀者立刻彎下身蛇行到方形的入口，掩進小店裏面去，從那里發出她的讚詞：

『好孩子！』

一個女人的微小的招呼，在我是比一切男子奉獻於我的諛詞還可貴，而且和古今大演說家的演詞一樣的我感動。可是在那時時候，我的態度比現在要差一點，我並不注意我的鄰人的招呼，只是簡捷地帶着……點憂恐地問她：

『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她用了單調的聲音，開始歷數她所發見的東西：

『一籃瓶子……空袋子……一把雨傘……一隻鐵桶……』

這一切都不是可以吃的，我覺着我的希望是落空了……但是忽然間，她高興地喊了起來：『啊，看這個！』

「什麼東西！」

「麵包……大饅頭……只是已經濕了的……拿去！」

大饅頭滾到我的腳邊，接着，我的勇敢的女伴也出來了。（我已經扯了一小塊饅頭，送進口中開始咀嚼……）

「喂，分點給我……現在，應該離開這裡了。可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在黑暗中彷徨四顧……四週是黑暗，潮濕，喧嚷。

「看那邊，有隻破船……趕快到那邊去罷……」

「走！」我們就動身，一路上扯碎我們的獲得物，塞到口中去……雨加倍了力量，河在咆哮，從某方，傳來一種悠長的嘲笑似的風的呼嘯，鬍鬚是一個不畏一切的巨人，在騷擾天地萬物的秩序，詛咒這個可厭的秋夜以及我們——秋夜中的兩個英雄……聽了這呼嘯，我的心覺得痛苦了；但是我依然貪婪地吞食着。那個少女毫不讓步地，在我身旁走。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她，莫明其所以地。

「奈姐霞。」她輕淡地答覆我，一方面大聲咀嚼着。

我看着她，忽然我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了，我望着前面的黑暗，而且……似乎看見我的運命的殘惡的面貌，露着一種冷酷的謎樣的微笑在笑我。

……雨不倦地陸續打擊着船板，抽抽噎噎的聲音，引起悲哀的情緒，風呼嘯着，闖入破洞中來——一條破縫中，有一片小木片在翻滾，同時發出不安的哭泣的聲音，河中的波浪衝着河岸，也發出一種單調的淒慘的聲音，猶如他們在訴說一些討厭不堪的，困難的，沒趣已極的事情，又如既想隱忍而又不能不說。雨聲夾雜了浪聲，歎息一般地，傳到船上來——這是一種悠悠不絕的長歎，是大地厭倦了從晴明炎熱的夏季變到潮

霧陰冷的秋季的這種不絕的轉變，而發出來的憤懣的長歎。風不住的在荒涼的河岸以及奮激的河面上飛來飛去，一面飛着，一面悲歌。

船中的住處，是毫不舒服的。既狹隘，又有冷的雨點化作細的雨絲從破洞中鑽進來……風的梢頭也截出來……我們默然對坐，凍得發抖。我想睡覺了，奈姐霞背靠着船邊，縮得像一個小絨球。兩臂緊緊地抱住膝頭，下巴靠在膝頭上面。她固執地注視河中，兩眼張大着，在她的留着白粉的痕跡的臉上，由於那些烏青的關係，兩眼顯得更大了。她一動也不動，這靜止和這沈默——我感到——漸漸引起我對於我的鄰人的恐怖……我想同她說話，但不知從何說起。

她自己間斷了這個沈默。

「這樣一種狗的生活……」她的發音很清楚，每個字都分明。在音調中，還含着一種深刻的確信。

然而，這不是一種痛苦，在她的這句話裏面，說是含着痛苦，那是大不然的，完全只是一個人思索了創造了某種理論，於是高聲地發表出來罷了。這理論與我毫不衝突，我不能反駁她。所以，我只是不開口。她呢，似乎並不注意我，依然不動。

「這樣子，人會得死去的……」奈姐娜又發言了，輕輕地，夢囈似的。但在她的話裏，依然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现，這顯然是一個人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而鎮靜地得了結論：自己既毫無能力反抗生活的迫害而保護自己，那自然只有「死去」了。

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厭煩，被這種議論的明確性所傷，我覺得如果再沈默下去——我一定要流淚了……但在一個女人前面，流淚是可恥的，而況她自己還不哭呢。她決定同她談話了。

「是誰害得你到這地步呢？」我這樣問，找不出別的更適宜的話來。

「這都是巴卡……」她高聲直捷地回答。

「他是誰呀？」

『我的愛人，此間的一個麵包師。』

『他常常打你麼？』

『當他醜醉的時候——他打我……時常……』

突然，她靠近了我，開始講述她和巴卡的歷史以及兩人之間的關係。她——「供人取樂的女人」之一他——一個有鬍子的麵包師；他玩得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到她的住處來看她，她很歡喜他，因為他是一個愉快的男子，而且服飾很漂亮。他穿着一件值十五個盧布的外套，又有一雙螺旋形的長靴……因此她就墮入戀愛中，他就成爲她的情郎了。一到他成爲她的情郎之後，他就設法偷了別人給她的買糖菓用的錢，自己去買醉，而且開始打她了——這還一點不要緊——而且他開始當她眼前同別的女人胡調起來了……

『我不是吹牛罷！我不見得比別人醜陋些……他却嘲笑我，這畜生。前天，我得了老板娘的允許，出門散步。我就到他家裏去，他家裏有一個藤卡，爛醉着在，他也躺着。我對他說：「你這蕩子！壞！你是個騙子！」他起來把我周身打遍，用腳踢，又用種種方法扯我的頭髮。——這還不打緊呢，他還把我全身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怎麼辦呢？叫我如何回到老板娘家裏去呢？他把一切都撕碎了，長袍，短衫，都是全新的，是出了五個盧布買來的……我頭上的包巾也被他扯下了……我的天呀！我現在怎麼辦呢？」她忽然用一種狂亂的憂慮的聲音喊了起來。

風的呼聲一陣一陣加強，寒冷也……我的牙齒又跳舞起來了。她因爲冷而痙攣着，而且逐漸同我接近，至於從黑暗中，我能看見她眼中的光彩了……

『你們難道都是畜生麼，你們別的男子！我把你們一個個踐踏過去，假使你們之中有一個死了，我要在他的醜態的面上涕唾，一點不與以同情！卑鄙的畜生……你獻媚，你搖尾乞憐像一隻瘋狗，要是有一個獸子讓你一點，這就完了，你立刻把他蹂躪在你的腳下，卑鄙的癩皮狗呀……』

她各式各樣的詛咒着，但在她的詛咒裏沒有力量，我聽不出這裏面有什麼憤惋，對於「癩皮狗」也不

見得有恨意。照常，她的演說似的腔調的鎮靜和聲音的憂鬱，與她所說的內容是不相稱的。

然而，這一切對於我的影響，却比我一向所讀過的許多書籍和聽過的許多最雄辯的厭世家的演說更為巨大。這因為，親眼看到一個臨終的人的痛苦，總比一切最精細最藝術的死的描寫更為自然，更為強烈。

我陷在悲慘的心境中了——自然，寒冷的原因比我的鄰人的演說的影響更大。我輕輕地歎着氣，我的牙齒互相磨擦着。

差不多是同時，我覺到兩隻小手到我的身上來——一隻摸着我的頭，另一隻放在我的臉上，一面發出一句關心的、輕緩的、嫵媚的問話：

『你怎麼了？』

我幾乎要相信這是另一個人在問我，不相信是奈妲霞。她是剛才宣言過一切男子都是畜生的，而且她是希望一切男子都死亡的。然而她馬上對我說話了，這一次含有一點興奮：

『你這樣了，哼，你冷麼？你凍殭了麼？你太奇怪了！老是不開口，像一隻貓頭鷹。但是你應該告訴我你早已覺得冷了，說罷……好……你躺在地上……你伸直……我也躺下來……這樣子，現在用你的兩臂抱着我……再緊一點……這樣子，你現在應該熱了……過一會，我們背對背睡好了……我們將就點過一夜……你遭遇了什麼事情呢？因為喝酒，他們把你辭退了，這不要緊。』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是該被加倍詛咒的！這事情給我一個譏諷！想想看——這時候，我正關心着人類的命運，我夢想着社會組織的改造，政治革命。我讀過各種連著著自己有時也費解的淵博的書籍，我竭力用種種方法，使自己成為某種偉大的社會活動的一個力量，而且似乎我已經成就了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了。在這時期，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自以為已經具有生存的特權，已有於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種力量，而且自以為完全能夠擔任歷史的事業了。

然而，我如今却取暖於一個出賣肉體的婦人一個不幸的生物，完全被迫害的，一切被剝奪的，在生活中沒有地位也沒有價值的，並且，在她來救助我之前，我還想不到去救助她，雖然，假使我想到了，也難說真的能够救助她的。

噫！我希望這一切是在夢中過去，在一個混亂的痛苦的夢中。

然而，我不能這樣想，因為，在我身上，冷的雨點密密地打着；我的懷中，緊緊擠着一個女人的溫熱的胸脯，在我的面上，她的溫柔的呼吸吹拂着，雖然有點微微的燒酒氣——但是很令人興奮……風在號叫呻吟，雨打在船上，波浪洶湧，我們兩個緊緊地擁抱着，仍然冷得發抖，這一切全是真實，而且，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做出和這真實同樣痛苦同樣討厭的夢來的。

奈姐霞繼續說了一些話，她說話的時候，態度是這樣的斌媚，這樣的動人，似乎是女人獨有的腔調。在這些誠實斌媚的言語的感動之下，有一星小小的火焰在我心中慢慢地燃燒起來，而且這火焰將我心中的某些東西熔化了。

於是，從我眼中，淚珠洋溢出來了，這淚珠，洗去了我的心中的憤怒，憂慮，愚蠢，卑劣……這些，在今夜以前，是像泡沫一般地堆積在我的心中的……奈姐霞使我明白許多道理了……

『喂，我的小心肝，不要儘管歎氣！靠上帝的幫助，你安靜點罷！你鎮定點罷……而且要永遠……』

她時常吻我……許多許多……數不清了……熱烈地……

這是生活所賜給我的第一次女人的接吻，而且是最甜蜜的。自從這次以後，每次接吻，對於我都是費了絕大的代價，而且是絕對沒有什麼報酬的。

『喂，不要再歎氣了，你真可笑！我明天要給你找一個地位，如果你無法可想。』——我聽見她在夢中發出來的一陣藝語，輕輕的，迷人的。

我們一直擁抱着睡到天明……

……天明了，我們從船裏出來，一同到城裏去，後來，我們友誼地告別。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見過，雖然已經半年多了。我曾經到每個賭場中去找過這個善良的奈姐霞，我曾經同她過了一個秋夜的。

假使她已經死了——這對於她是好的——祝她在和平中安息！要是她還活着呢——和平安她的靈魂！她曾經墮落這意識，不要在她的靈魂中回憶起來罷……因為這對於人生，是一種無益的痛苦。

——前錄高爾基代表作

臨谷

皮涅克原著 向培良譯

皮涅克小傳

皮涅克 (Boris Piniak)，本姓 Wogan，生於一八九四年。他在蘇聯，也是同路人派的作家，並且來過中國。他的小說，描寫內戰和革命，非常成功。但是一九二五年以後，他流入反動的路上去，受批評家攻擊，幾乎從文壇上沒落。直到一九三〇年，他以五年計劃為題材的小說伏爾加流到裏海發表，才恢復了一點聲望。

峽谷是深而且黑。

牠的黃土斜坡，盛長着赤松的，現出巉嵯的邊；在底裏流着一條小溪。在上面，左和右，長着一個松林——暗的，古老的，覆着地衣和藤夢的。頭上是灰色，沉重，低懸着的天。

人極少到這荒野之區。

樹子在時間底歷程中被風雨底暴激所拔正，倒在牠所立處，揚起土來。腐敗着，散出濃辛的腐松木底氣味。薊草，苦蒿，地榆，和艾草，不受妨礙地歷年榮生着，如今牠們在地上蓋滿着棘刺。峽谷底有一個熊窟；許多的狼在林裏掠食。

臨巉岩之邊，黃色斜坡上懸着一株倒松，許多年載牠的根露着，高升在空中。牠們看起來像一些僵固的鱗魚，伸着牠的可憎的觸鬚向着太空，而已經被地衣和杜松子掩着了。

在這些根中間兩個大鷹——一個雌的和一個雄的——他們自己建築着一個巢。

他們大而且灰，厚厚地覆着灰黃色和肉桂色的羽毛。他們的翅短闊，而且強；他們的腳，裝着大的爪子的，覆着黑色的茸毛，超於他們粗短的頸上。是大的方形的頭，帶着黃色貪婪地彎曲着的喙，同圓的，猛烈的，深沉地注視着的眼睛。

雌的是較細的一個。她的腳較細較優美，而她的頸底線曲有一種粗沉的雅緻。雄的是猛烈剛勁；他的左翼不能適當地收斂；他在與別的雄者爭他的伴侶時把牠傷了。

在他們巢的三面是巉岩。上面是廣伸着的天。周圍，上面和底下躺着被雨洗白了的骨頭。巢是用石頭和泥作的，滿佈着茸毛。

雌的常常是坐在巢裏。

雄的在一枝懸在巉岩上的根端低喚着，獨自地，用他沉重銳利的眼睛遠遠地窺視着周圍和底下；頭深沉在肩中，翅子重垂下，他那樣棲着。

二

這兩個大鳥在這兒，隔峽谷不遠的地方，遇着，一夜的星光之下。

那是春天；雪在斜坡上溶崩着，而在樹林和谷間的則變成灰色而且融軟；松樹吹着強烈的氣息；在峽谷底裏的小溪已經醒了。

在白天太陽已經送出溫暖。星光是淡青，悠延着，閃着生命。狼羣已經活動，而雄的爲雌的互相關着。

這個春天，帶着太陽和溫風的，一種不意的沉重侵透着雄鳥的身體。以前他常是飛或棲，叫或靜坐，飛疾或徐，因爲有在外和在內的原因；當餓時他會要捉住一個野兔，殺掉，吞嚥牠；當太陽太熱或風太勁時，他會要從牠們躲避；當他看見一個蹲踞的狼時，他會急速地飛開。

現在已經不再是如此了。

這不是餓或自衛的感覺；現在使他飛，棲，叫，或者靜寂；現在一些外在的東西和他的感覺佔據了他，

當星光上時，其時有如濛霧，不知爲何，他從他棲息了一大的地點飛起，從林隙到森隙，從石岩到石岩，軟地運着他大的翅子，用力地窺視着濃密、淡青、淡青的黑暗中。在一處林隙中他看見他同類的鳥，有一個雌的在其中。不知道爲什麼，他投身入他們之中，感着他身中一種不平常的力量同一種對別的雄者的極大的憎恨。他慢慢地繞着雌者走，用力踐着地上，伸着翅子，扭轉他的頭來嫉視着雄者。有一個，他一直到現在是勝利者，竭力妨擾他——於是帶着預備要擊的啄飛向他，一陣長的靜默，酷烈的爭鬪開始了。他們相對飛着，用啄、胸、翼和爪相擊，盲目地扯着彼此的羽毛和身體。

他的對手較弱而引退了；於是他又投向雌者而繞着她走，現在有一點兒跛，披着他血漬的左翼在地上。松樹圍繞着林隙，地上佈着乾萎的葉子；夜的天是藍色。

雌者漠然於他或別個；她鎮靜地在林隙中走着，啄着地，抓住一個耗子從容地吞了。她沒有向雄者表示一點注意。

一整晚就是這樣的。

但是當夜起始灰白而臨於東方臥着青藍色的曙光的輪廓時，她走近向他，那征服了其餘的那一個，把她的背靠着他的胸，溫和地用她的啄拍着他的傷翼——有如她要撫育牠理牠；於是慢慢地從地上起來，她飛向峽谷。

而他，痛楚地，但是不加注意，運着他的傷翼，發出欣喜的銳叫，飛在她後面。

她正落在那株松樹的根上，他們以後建他們的巢的那兒。

雌的棲在他傍邊，他遲疑而且顯然羞慚了。

雌者繞他闊步過幾次，使他再追蹤她。於是，壓着她的胸在地上，尾高舉着，她的腿半閉着——她在等待着。雄者投身向她，用他的啄捉住她的冠，他沉重的翅拍着地面；而在他的血管裏流着一種如此奇異的大喜，如此猛烈的欣悅，於是他迷醉了，除掉這個優美的欣喜之外，再不感着別的，粗澀地噪着，使得峽谷回響着一

種沉重的返聲，激動了清早的沉寂。

雌者服從了。

三

在冬天松樹不動地立着，牠們的幹子是灰褐色。雪積得很深，掃成大的堆集，向峽谷升成黑的邱。天是一個灰的緊伸體；日子短，而且差不多是暗的。

晚上樹幹在冰凍中碎裂，枝子破折着。灰白的月亮在沉寂中靜靜照着，而好像使得冰凍更加嚴厲。

夜是怪異地可怕，因着冰凍和月亮的燐光；那鳥抖動着坐在他們的巢裏，彼此緊靠着以保持他們的溫暖。而冰凍仍然刺入他們的羽毛，跑進他們的皮裏，使得他們的腳，啄，同背覺得寒冷。飄蕩的月光也不安靜；這使得整個地面都顯得是一個大的狼似的眼睛——這就是牠何以顯得如此可怖！

那鳥沒有睡眠。

他們痛苦地在他們巢中轉動，變換着他們的地位；他們大的綠色的眼睛散出微綠的光。要是他們佔有思索的能力，他們一定會企望着晨之來臨的。

當在天曙以前還有一點鐘時，當月已經落去，而日光底最初的微耀臨近着，他們開始感覺饑餓；在他們的嘴裏有一種不適的微苦的味，而時時他們的爪痛苦地收縮。

當灰色的清晨終於來時，雄鳥爲他的捕獲飛開了；他慢慢地飛着，大張着他的翅子，很少有拍着牠們，謹慎地望着他底下的地面。他常常獵野兔。有時候得有很久的時刻在他捉到一個之前，於是他高升在峽谷口遠隔開他的巢，遠隔開峽谷到那廣大的白雪的展佈裏。

當沒有野兔時，他捉幼狐和四喜鵲，雖然他們的肉無味。狐會久而強固地保護自己，猛烈地打着，而他們攻擊得謹慎而且敏熱。那必得一下把啄擊入那獸的頸上近頭處，用爪立刻抓住牠的背，升起在空中——因爲在那兒狐才息了一切抵抗。

那鳥帶着捕獲飛回峽谷旁的巢，在這兒他同他的伴侶立刻吞噬牠。他們每天只吃一次，而如此壓飽着他們自己使得他們隨後移動，都很困難。他們的膝袋垂得很低。他們甚至於吃了飽漬着血的雪。雌者投開骨頭，那些便留在斜坡的旁邊。

雄者棲在根端，以一種使得他自己較舒服的努力聳着他的羽毛；他吃過以後，他的血溫暖地在他的血管裏流行着。

雌者坐在巢裏。

到晚間那雄者爲一些不可知的原因，開始叫嚷。

“Oo-hoo-hoo-oo!” 他用喉音的調子喊着，有如他喉裏的聲音經過水來的。

有時候，他孤獨地停在他的高處，狼要注意他，而一個那樣的飢餓的獸要開始爬上峽谷傍的石岩。

雌者於是要驚駭了，拍着她的翅膀；但是雄者却用他巨大閃光的眼睛鎮靜地下望，守着狼慢慢地爬，滑了，顛跌下去，帶着一堆雪，轆轉滾着，而在驚駭中叫號。

星光爬出來了。

四

在三月，日子長了，太陽變得溫暖；雪黑了而溶化着；星光變得溫和；狼羣擾動了，而捕獲物變得更加豐富，因爲如今一切森林的土著都感到春底沉溺迷醉的激動，於是在林隙中遊行，下峽谷而入林中，無力地在早春時的沉迷底搖蕩之下；而這很容易捉住牠們的。

雄鳥帶一切他所殺的給他的伴侶——他自己吃得很少；只是她所剩給他的，常常是內臟，胸筋的肉，皮同頭，雖然她常常啄去了眼睛，因爲那是最有味的部份。

太陽是光明的。有着軟而溫的微風，在峽谷的底裏黑的洶湧的小溪有聲地流着在刻立着的堆雪的兩岸中。

那還冷，雄鳥合眼棲着，他的頭深沉在他肩中。向外地他含着一種眼光——極謙卑的，憔悴地等待着的，以及一種含罪的笨滯的眼光完全變了他固有的尊嚴的。

在黃昏時他變得不能安靜。他站着，伸着他的頸項，大張開他的圓眼，張開他的翅子，用牠們擊着空氣；於是又收起牠們，縮成一個球，拉他的頭到他肩中而且眯着眼睛，他噪：

“Oo-hoo-hoo-hoo!” 這傷慘的呼聲，驚散了林中的土著。

而峽谷的回聲返應着：

“Oo-hoo-hoo-hoo!”

星光青的，融入藍色。天閃爍着巨耀的星。松樹吐着油的氣味。在夜的冰凍裏，峽谷底裏的小溪變得安靜了。有地方，在牠的流中，鳥呼着。然而一切都在一種期待着的靜寂的狀態中。

而終於夜來了，雄者偷偷地含罪地趨近在巢中的雌者，謹慎地張着他大而粗的足，那是在地上如此拙笨了的……一種大而美的感情返得他到他的伴侶之側。

他靠她棲息，用他的啄梳着她的羽毛而仍然帶着那笨拙的含罪的形容。雌者反應他的愛撫；她很柔和溫順；但是在這溫順之後可以尋出她那加於雄者的大的力量和權威；也許她自己實現了這個。

用本能底語言，她向她的伴侶說：

『是的，你可以。』

雄者屈服於他的情緒，向她承認了他。

五

是這樣有一星期或者十天。

於是最後，當雄者有次晚間走近她傍邊時，她說：

『不夠了！』

她決然地說，因爲又一個時期來了，——爲她孩子底生產的時期。那雄鳥，羞慚了，有如自覺到沒有早備付他伴侶的自尊，他離開她，只在一年的末了再回來。

六

從春天，整經過夏，直到九月，雌者和雄者專心在那大的，美麗的，必須的工作——撫育他們的幼者。九月裏，雌雛飛去了。

春和夏在牠們底多色的光榮裏發展着；牠們燃燒着炎炎的光輝，松樹閃着樹脂的燐光，有艾草的芳香。蒿，吊鐘花，毛茛花，地榆，蓮香花開謝着，多刺的荆棘各處是的。

五月夜是深藍。

六月是慘綠。

黎明破成血紅的焰好像大火似的，而在晚上銀灰色的霧移動着在峽谷底裏，洗着松樹的頂。始初巢裏容着五個灰色帶青斑的卵，於是有了小的鳥，大頭，帶着不稱的黃色大嘴，他們的身上蓋着茸毛。他們哀戚地啾啾着，從巢裏伸長着頸，而他們饕餮地吃着。

六月裏他們飛了，雖然還是笨拙地，啾啾着，而粗笨地拍着他們未成熟的翼。

雌者長日和他們在一起，理着他們的羽毛，慇懃而恣肆。

雄者，他沒有思想的力量，而且差不多沒有感覺，但是在他內心有一種自滿於他自己的工作底意識，他含着快樂去工作着的。他的整個生命只有一個本能，壓服着他的意志和慾望，去照管他的幼者。

他獵着捕獲物。

他要得很多，因爲雛和他的伴侶都是很饕餮的。他有時候甚至於要遠飛到喀瑪河，去捉海鷗，他們飛旋着在那大的，白的，陌生的，多眼的怪物（那怪物浮在水面，噴着氣，噴出奇怪的野火一般的氣息）之上——

輪船！

他自己喂他的雛，把食物撕成塊。他注意着他們怎麼用他們的巨嘴，捉住那肉底小塊轉着眼睛而且差不多扼抑吞下去。

有時候一個雛粗笨地跑出巢而滾下岩壁去了。於是他迅速地企急地跟着飛，忙着叫着有如怨恨；他會要謹慎地笨拙地抓着他（恐駭的震動的一團）在他的爪裏，回到巢中。於是他用他的巨喙，長時間梳着雛的羽毛，在他周圍走着，高立着，而繼續着他企切的噪鳴。

在晚上他不敢睡。

他棲在一根端，警醒地向黑暗中窺視着，守着他的雛和他們的母親，以防危險。星星在他的上面。有時，好像散着生命的充實和美麗，他猛烈地悲哀地呼着他的鳴噪——恐駭着夜。

七

他在冬天生活着因為要生存。在春和夏生活着去生育。他不能够思想。他本能底地做着，因為上帝如此命令了他。只有本能引導着他。

他生活在冬天，冬天他吃着以使他不死。冬天寒冷而且殘酷。

在春天他生育。於是血溫暖地從他的血管裏流着。那是鎮靜的；太陽光明；星閃耀着；而整個時間他企望欠伸，闔他的眼睛，用他的翅子拍空氣，而用一種不可解的歡喜噪着。

雛們在秋天飛走了。老鳥和幼鳥漠然告別。雨來了，霧掃蕩着，天低低地懸在地上。夜可怕，濕而且暗。老的一對一塊兒停在巢裏，竭力想蓋覆他們自己而睡覺。他們凍着擾着在不安舒中。他們的眼睛閃着青黃色的光。

八

這樣他們在一塊兒過了十三年的生活。

於是雄鳥死了。

他的翅傷於幼時，在他爲得到他的伴侶的戰爭中。歲月過了，他覺愈進愈難於得到獵物；他得更遠更遠地爲這個飛，而因爲那滲透過他全個翅的過度的痛苦，使他晚上不能休息，可怕地苦楚着他。以前他沒有注意他的傷；如今他覺得那變成極端的憂苦。

他並不睡，只讓他的翅睡着，有如他要摔掉那個，而在早上當他爲獵物始飛時他很難以用那個。他的侶伴棄了他。

在一個早春的黃昏時她從巢飛開。

他整晚上尋她——黎明他找到她同另一個雄的，幼而強，在一處，那個雄的溫軟地圍着她噪。於是老鳥覺得生活已經完了。他失掉了一切使爲生活美麗的東西。他飛去打他年輕的敵手，但是他的攻擊弱而且搖顫。那幼者猛烈地熱情地衝向他，撕他的身體，恫嚇地噪着。那雌者漠然望着他們的爭鬪，有如她許多年前所作。

老鳥被打敗了。

他蹉跌着，血漬着，一隻眼破了，飛回他的巢，而痛苦地棲在根端。有東西在他之內告訴他說他的生命已經完了。他是爲食和生育而活着。現在他只有死。本能已經告訴了這個。有兩天他棲在懸岩之上，安靜不動，他的頭深沉在肩中。

於是，鎮靜地，不覺地，他死了。他從懸岩跌下，他的腳灣曲，仰臥着。那是在晚間，星明輝。林中河上鳥呼號。梟在什麼地方鳴鳴。

那雄鳥在峽谷底下躺了五天，他的身體已經腐了，散出一種酷烈的觸人的氣味。一個狼來吞咽了他。

大家庭

羅曼諾夫原著 映波譯

羅曼諾夫小傳

羅曼諾夫(P. Romanov)，生於一八八四年。我起初想寫長篇小說，以大戰和革命為材料，可是沒有什麼成就。他的成功，卻是短篇小說，像著名的短篇集沒有櫻花等，就是剪取蘇聯生活的斷片，啓示新道德的眞面。他也是同路人派的作家，在藝術和技巧上他是超出一般的。

一

親愛的韋露霞，已經是另外一個春天。從我寫給你最後的一封信以後，到現在已經整整的過了一年。我到現在所以未曾寫信給你，因為一晌在許多艱難中過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中，不願提起自己的聲息。現在我寫信給你，因為一星期之前我經過了重大的遭遇。

你記不記得那個大學生，關於他的事我寫給你，過你記不記得我當時過的那種情緒激蕩的生活？就是在一星期之前我們相遇了。

他去年春天從大學畢業以後就去實習，因此我沒有和他見過幾次面。

在我的生活中有件重大的新聞：三個月的小孩，是兒子。我就是年青的母親。你驚奇嗎？現在我在學校附設病院中做工是最後的一月了，很快地我將是一個獨立的婦人，而我所過的這一年，使我完全變成另外的一個人。

這就開始了使我過難受的日子。就是那時候我明白怎樣預備去做母親。

首先我就自己想到，當時我是處女，這樣子回家去，是怎樣的可恥。從鄰居方面不知有多少惡毒的憶念與笑罵。尤其這些完全黑暗惡毒的無情對我，要使我被驅於馬路之上，不合宜於處女，到郊外的村莊去。不許我在莫斯科讀書，而欲使我提牛奶到集場去。

但是當我夏天下了氣悶的客車至母親那裏去，清早一坐上馬車時，我就忘失了一切。

這是昨夜雷雨之後溫和，精神新爽七月的早晨。四周明潔清鮮的被雨染成深綠，可愛的碧綠，天是溫柔而多霧。不知是什麼地方的雲雀兒在那兒啼吟。

當馬車在樹林邊緣上，掠過小核桃樹叢的時候，很大的雨點落在牠們上面，濡濕了臉和手，白楊樹的氣味不時可以嗅到。

我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我自身要是如此純潔無限，好像在我前面大地上清晨的空氣中一般。在這樣感想中，我看到排在遠處，我們家的屋頂與靠近牠的玫瑰花樹。

二

我對於一切都忘卻淨盡。回到村莊以後，好似非常愉快地回到童年的故鄉，將四周注意地看了一遍。在生滿了小草的街上，靠近深深陷在有刺的蜜蜂草和蒲公英中的，用棍子支持了的平斜的補舊的柵欄的旁邊，看見了小時候的女友，在那補修向井口去的草的小路，我和他們歡聚。

這時候在霧的帳帷之後，可以見到太陽如橙色鬚子般將濃厚的晨光輻射在雞糞和柵欄之上，而露珠兒在街上的捲屈近地的草葉上發光。

當時我遇見一個相識的活潑的年青女人，鐵匠的老婆，提着水桶向井走去，我在這回家愉快之下，滿想和她去握握手。

但是馬上看見她正設法避去一雙尖銳的眼，私自微笑，無好意地微笑。你知不知道這樣的微笑，她要講些什麼，有時甚至於完全無從明白。但是在她的方面，彷彿是收集了一

切的曖昧的邪妄下流仇恨的惡毒與笑罵只是什麼從規矩的範圍中逃出，有什麼超出其上似的。

只要你自己獲得了這樣的冷笑，那末，就不自在了，甚至無緣無故地——覺得自身一切都皺萎而消滅。在這要使人發昏的心中刺激的一剎那間，就想到我到此地是幹什麼……

當走進自己的用土泥築成三個窗子小屋的門限，時常的見到母雞掘土的小窟窿，在門的附近可以見到草上滾着一個沒有底的水桶，流出許多污濁的石鹼水，我覺得無窮的煩悶，這樣的髒水和抹布在十五年以前還是一樣。

立在火爐旁邊背照着我的母親，穿着有鈕扣的舊的裙子，肘上露了許多筋脈，老人家的手拿着通火爐的鏟子，一下子未曾看見我。

發覺了之後，她愉快得手舉起來，放下鏟子。

而我在一分鐘之前，滿想怎樣地愉快與心焦去看到她，但是現在站在她前面，自己覺得好像走去與她接吻，而在我背後爲她隱藏着一把刀。

與最熟慣的人住在一道，是不能將自己的怎樣過生活隱匿起，母親在一星期之後，就開始對我秘密的探求和驚奇的注視。

不復記憶，有一次我無聊地依窗坐着或站起，眼睛注視一個小點上，她走到我旁邊站住，帶着母親的驚訝看我，當時我也看着，她做出那個樣子，彷彿好像尋找什麼似的，匆忙地走出去。但是我聽到她的深深的嚴重的嘆息。

以後，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剛預備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她裹了避太陽光的白的毛巾坐在我旁邊，開始正式的坦白的談論，就是已經二十五歲，最好是拋棄了學習，去找個好人兒，可以擔負依靠的。

——現在迷罔麻煩得還少，最好是……這樣的，我看到過。他預備將一切都漠視，全不管母親的眼光，我整夜代你思念……

馬上她的老年人的嘴唇震慄皺蹙起，她開始如老婆子地在胸前擦鼻涕。

我閉緊了嘴，一言不發，而她尖銳地留心她注視我，接下去：

——無用之人太多，糟塌了一輩子……而人們不都是愚蠢的。

現在我記起鐵匠妻子的冷笑爲什麼了。她那時將要怎樣地冷笑啊！

同時我又想：『倘若我告訴了她，我的母親，又將怎樣呢？不致於使母親的臉變成另外的一個臉——爲了這個恥辱的事而對我以不幸與仇恨。倘若我放在他腦裏，去她不會和我決絕。她對於我拿給自己的新生活，將要說些什麼言語？』

我已經決定。

三

有一次她還是那樣憂愁驚異與嚴重地坐得靠近我，我一直地看她的眼睛，告訴她：

——母親，我已經懷胎……

她在最初的一剎那無所謂悲怨地微笑着，好像被斧頭打了一下的人那樣微笑，她想也許這還是一個開玩笑的事。以後她的臉變白，她輕輕地說：

——做母親的榮幸得很……帶到客棧裏來……多謝……不希罕這些……

多一句也沒有說，她站起來，從房子裏走出去，臨去時關於居住的事，聳聳肩膀。

——隨便弄他到那裏去，只要別使我見不得人好啦——已經走到牆壁外邊，我還聽得到她的聲音

立刻我想念到，她在十五年前也說過這樣的話。有一個哥哥，當時纔十二歲，隱藏起一個無歸的母狗。母親對於這件事是很不快樂，爲了欲多化冤枉錢。同時他氣喘着歡天喜地跑來報告消息。

——在蔡崗女人家生了小狗子了！（註一）

母親走去對他喊叫，欲他將這些東西藏到任何地方去都好。不要此地有他們的氣味。

整個一天哭泣吵鬧之後，他提了包袱到蔡崗女人那裏去了。她在小房子的角隈上叩敲，以自己的身體蓋着小狗，以這樣的一雙眼看走出去的哥哥，使我永久不能忘卻，在那一雙眼中含有無限的慈悲與最後的祈禱。

以後哥哥將小狗捆裹在包袱裏面，含着滿眼的淚將她們燒死在大門外的土穴裏，而母狗吠叫着，在他的周圍匍伏，舐他的手，而在她的眼裏也貯滿了眼淚和人一般。

我現在感覺到，在母親說了這些話以後，我是無居住，無家的了。親生的母親的絕決了。對於這個我不能再忍受下去，我到莫斯科去。

四

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從老家回來的時候。七月裏，是正熱的天氣，纔早晨九點鐘，太陽已開始和火爐一般。

莫斯科隱露在遠處淡青色的霧中，和工廠煙囪的煤煙，教堂頂上光禿的金黃與遠遠人家玻璃窗子搖動閃爍的光裏面，已經感覺到城市遠處的炎熱。但是在火車的窗子裏還吹着由野外來的微風。我下了車，跑到車站以後，我被滿灰塵的街道上吵鬧的熱氣所包圍，又被汽車的汽油煙所薰，心內就不知所以然地被苦悶緊壓收縮着。

到處都在修理，修路的柏油的鍋爐噴着熱氣，人們煤炭污黑的臉正要疲乏地在那用長的鐵棒在鍋裏面撓搗。

我回到公共宿舍的時候，只有兩個無處可去的女郎和一個男朋友。他們和我都是沒有家的，我跨坐在自己的小提筐上經了好久，凝視在某一個小點。

那裏也在修理。油漆和石灰的氣息很重，泥水匠們穿了灰泥漬滿的作工的兜衣跑走，在走廊的地板上都流了髒水，從這上面散印着白的腳跡，一直到那裏我們可以棲宿的稍遠的房間的地板上。

我永久不能忘記這天早上，當我決定欲從自己的恥辱中解放出，我就去找醫院。怎樣會有這樣的事，我覺得我是一切固執偏見者的外人，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情形實在是好像無恥與不幸一般。以後自己恐懼起來，想到會有些什麼事發生，將來怎樣，我自己是無家的，這一世生存在修砌與石灰的破磚殘瓦之中，生成這樣的無家可歸的命運。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決定去幹，和現在一般人所做的一樣。

我起身後，站了很久，用手抹一抹頭髮，以後就出去了……

街上灑了許多水，因此還保留着一些涼意。彷彿意志即刻清醒堅決。在兩旁邊行人走的小道上，奔走着爲自己事務忙的人們。這個所灑的水發生出的涼氣反映在他們的臉上也是新鮮和勇敢。

而我，一切生活所摒棄者，帶了尖銳的刺激，似乎有什麼自身的不法的感覺走過去。好像一切人們都知道爲什麼我在走着，我帶了內心鄙視和恥辱的敏銳感覺走着，尋看人家門口瑣瑣的招牌，委實我是害了不體面的病症而覺得自己是被遺棄與多餘的。

最後，我找到醫院了。我在醫院的用銅做柵欄透明的門的旁邊，走來走去好幾次，好像是還要思量一次又一次，而實在是想要在不幸的時光前，延遲最後的一分鐘。

又好像是一切人們都在那商量爲什麼我要進來的，事都注意地看我。而我故意做出這樣的態度，好像我是與這個黃銅柵欄的大門一些兒無關係。

以後，我馬上就記起母親的言語來：

——『隨便弄他到那裏去』——又記起小狗們在包袱裏，還沒漬水的時候，一起都爬到上面來，哥哥用樹枝燒死牠們，還記起蔡崗女人。

我立刻不知不覺地回了頭，差不多跑快步地跑回來。

這樣經歷的感覺，我一生永不能忘。我立刻覺得自身的內部有什麼向四面的活東西的運動，同時我知道了這件事帶着自己的不可說的愉快。

我在牆角那兒，戰慄着，自己前面所隱藏的，確切地是自己所遭遇經過的，和眼看到的一切所註定的，在這些裏面大概只有艱難在人們前面站着，要求着這樣的死亡，如我的捐棄生命——我在看着自己前面的某一點。

以前的女伴丹惹和格娜霞——看好了我，坐近我旁邊開始盤問我，遇了什麼事。爲什麼我回到此地來？我眼看着膝蓋，告訴她他一切。

——這樣爲什麼要哭呢？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注意的！——很活潑的丹惹這樣喊着，馬跳着跑上樓去了。她從那裏不知拖了誰，很急遽地講說嚴重得很：

——康士但丁（註二）少惹（註三）有孩子了！

康士但丁走來，莫名其妙地站在我前面問：

——小孩子在那裏？怎樣的一個小孩子？

——他還在那裏咧，但是快出來了！——丹惹微笑地說，向我看。

這兩個姑娘坐得靠近我，以這樣精細的驚異的眼光看我，好像，在我身上發現了什麼祕密似的，能供給她們的生命以一種新的偉大的意義，而同時她們忘卻了周圍的石灰，修理，她們是無家地生活着在這樣大城市的夏天炎熱和灰塵裏面。

而即時，我忘卻自己從生命中隔絕與摒棄的異常感覺，和我從家裏出走時，存着希有最後的絕望沿着吵鬧的街市去尋找醫院時的心境，彷彿正式地找着新的生我的家庭，這裏所歡樂的，而正是我母親因此而拋棄我的。

在分婉的時候，我睡到分婉室去。有這樣的意識打動我，他們怎樣地設想我這個爲人，我到那邊去，他們是知道我是個處女，總是這般，我將看護婦們的隱藏的可疑的蔑視的觀念拉到自己身上來。

但是那邊誰都不驚奇，誰都不問我的孩子是從誰那裏來的，而大家都很平靜地直率地承認着，似乎對

於他們是很自然的。此地承認我的與給於一切做母親的人的權利一樣。家庭在這時候見到不是權利，而是恥辱。我的同年級的人們走進來訪我，很親愛地坐近我，對於我具有守護的溫存，而以活潑的興趣去看待生命中祕密的過程。

我在此地從來沒有見到從朋友和大學中某一個同志方面的譏笑與惡毒的觀念。

正相反，他們對於眼前的事是愉快的，將自己立着高出於陳古道德之上，確切在人面前承諾我的情節，似乎對於他們是『正當的，只有對於少見多怪的下流人纔會驚訝。』在這個住的地方，在他們的對待我的關係中，甚至於表現特殊的溫柔：到浴室去的時候，不是擠我和擠一般人一樣，而是扶攙我讓我好走，他們對我的情況，從未見到過。

倘若他們是與其他的姑娘在一道無所處施的時候，只要我一到他們那裏去，就自己停止一切無聊的弄笑，好像母親進去似的。

我想，倘若丈夫在我身邊的時候，同志們對我的關係中，就不致有這樣不可解說的溫柔，如現在我所見到的一般。確實是因爲沒有他來，他們纔有這樣的感想，好像在我之前應有共同的負責。

我重新感覺到此地是我的家庭而不是宿舍。我沒有一分鐘是感覺到什麼我是被捐棄的，我的生存多少有些不合乎法。我所感覺的卻相反，我從來沒有這樣過，我現在雙腳很緊地站在大地之上，因爲我是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對於牠發生關係，而不是對於誰個人或某個小小鳥籠的家室發生關係。

其他的人們，甚至於母親也棄絕我，以後而蒙我以污蔑，或是在最好的偶然中表示一些寬大的慈悲，彷彿是對那遇着什麼恥辱不幸的人一樣。

而我的新的『大家庭』不僅不遺棄我，而是幫助我：給我重大的給養。牠不僅是不監視我，而是以熱情擁護我。

什麼人知道，也許，我們的一輩子，將病痛凋零，生長，擔在自己的肩膀上，完整地等到新一輩子出世的時

候。也許他們在那裏不致於遇到阻害自身賴子的事，因為我們在那裏已毀滅了牠。

而現在這個『新輩子——凋零與生長的結果』——躺在我之前，以自己明白的眼睛看着我，其中反映着天堂——許多腳爲麵包而踐踏，雙手的拳頭爲了溫足自己的嘴……我的財寶……

五

你在期待着我關於相逢的故事。我很要告訴你一切我所經過的，你可以更明白我，和相逢之所以如此，是怎樣相逢……

一星期之前，我拿自己的小孩子從育兒院領出來——我去上工的時候，我就送到那裏去——我和他坐在亞力山大花園裏，預備明天的事，讀讀書報，在地上畫畫。

是那個春季的初期，當時街道上城市的吵鬧第一次在靜默的冬天以後敲放出一些新的聲音，沿着街道花園的溼溼的小道上，閃映着老鴉的影子，冬天睡醒的蠅蟲開始在太陽光之下飛鳴，小孩子們因爲春到人間的愉快叫着，戴着編織的小帽兒，腿穿着長的襪子在那散步，用了有顏色的木頭的小鏟子，他們在沙地上亂畫。

我自己有天真愉快的情緒，我覺得我自己是這個自然與生命的春天節日中的一個活潑的參加者，看自己的小寶貝，他在無可說的歡樂中，擲動着自己的一雙小手，去歡迎光明與太陽。

翻看了一篇書，我懶懶地擡起頭來。我的心裏流蕩着滾熱的潮浪，我的眼和伊人相遇了……

我遠遠地就知道他的走路，他的莊嚴與沉靜。這些我在最初的時期已經熟習的。知道他的低了頭走路的狀態，和在大學校走廊中走的情形一樣，和以爛爛的眼光去看相遇的人的習慣。知道他的長統的皮鞋，上衣裏面的青的襯衣。

當他的眼睛與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他的臉頰上泛濫了不自然的紅輪，這是在健康年青的人們的熱的臉皮上時常有的。眼睛表示出驚異而不定的神氣，如同某個人被意外與不知之事所逼，自己要怎樣擺

着架子一般——去敬一個禮或是從他旁邊走過，做出那樣子，好像未曾見到或不知道。

這樣子繼續了一會兒。以後他拿帽取下，而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微笑着和他點了一點頭。他不得不來敬一個禮，好像他還沒有決定走近我與否。

但是顯而易見的，對他所影響的只是我沒叫他站住，也沒有污辱他與對待無信實躲避的債務者一般。已經走過去幾步，他又回顧，適當我也在看他的時候，他停住了步，就走近我，還是紅着不安的臉，拿手伸給我。在那時候，我不自然地見到他的隱藏的眼光，在看我的衣服和我的皮靴，好像是要估量我要錢用呢，還是不，實在他希望計算和我相見後投機的程度。

我不自覺地拿腳藏到長襪子的底下去，因爲我的皮靴上有個大的補綻。

——好久沒有相見了……——他吞吞吐吐地講，又說：——你時常在此地嗎？

——每天，只要有這樣的天氣——我回答他，對着太陽光皺着眼從底下向上看他一下。

在他的談話的音調中沒有堅決性，而是不決的友誼的探試，無他，不過兩個人相互間不相連帶的友誼。——嗚，明天怎樣，倘若是好天氣——他勉強笑着說的——但是現在我很忙，要走。

當時，我見到他的眼光溜了我的小孩子一眼。但是他對於他一字未曾提到，做出不看他的樣子。

我沒有想他真的忙得要走。他，顯而易見的，沒有這個確信在更長久的談話中，找出些話來。因此他要像是很快樂的，一切都已很平安地過去，他沒有避開我過，是到我此地來，又談談話，而在這樣保證之下，他就很快走開了。

當他和我講話的時候，我很活潑地微笑着聽他說，好似人們聽自己的好朋友說話，許多年未曾見到而很歡喜知道他一切平安一樣。

關於我自己，我沒有說一句話。沒有悲怨我的生命，沒有說到我自己感覺得被遺棄的艱難與困苦。沒有一分鐘，我要他明白他對於新出世的生命有直接的關係，也沒有在他去的時候想將他拉住。

回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有個以前將全付精力供獻給我的朋友。我所以特別愉快的是我沒有用一個字兒暗示我們中間還有關係，和他簡直是臨陣脫逃的兵士一樣。

回想起尤其滿意的是在相見的最初，只有他一個人紅臉與不安，而我只簡單感嘆與幾乎推翻一切論理學而愉樂着。

使我無限愉快的是告訴他，關於他的驚奇與明顯的恐懼，而我沒有做過什麼毀謗——完全不必擔心。他感覺到這一點，明白地完全地放心下去。

六

明天他又來了。在長椅子旁邊沿小道上走着，他老遠地看到我，嘻笑着，走近來。

他已經沒有昨天的猶豫與不安。他是完全的安靜，因為我對他沒有提出任何權利，也沒佈置出不快的一幕。

我們談話只是友誼的，而完全平靜。

但是在他對於我的表情中，還暴露出一些官樣文章來，彷彿一個人做了某件對不起人的事，還沒正式地得着饒恕，要想去獲得親近自己的人的神色的完全不介意，但是，也許他是怕被人捉住，爲了接近的心境對他並未共鳴，很可因此而引起相互關係的複雜與混亂，以後對於這些要負賠償的責任。

當他問我關於我的工作時候，就好像某一個大學的大學生詢問別一個學校的大學生一樣，他擡起眼來看我而我與我微笑相遇，而他好像戰勝了什麼似的，在他的臉上湧顯出同樣的笑容。

——你——光榮的……——他由心地輕微感嘆地說，好似他怎樣還沒有明白我，和我對他的實在的關係。而僅僅看到我對他沒有任何的惡意。

但是在我們之間還橫着一個問題，保留着未曾解決誰負責，關於小孩子的問題，關於他，他和我都還沒有講過一句話。

顯而易見的，這個問題使他最爲關心，我觀察到，他的眼睛時常違犯了意志留在我們小孩子身上。以後他那樣神祕地看着我，好像在他的認識中還沒有尋找出什麼似的。

對於我，和我的生活，和究竟我是怎樣的，他是有明顯的興趣的。我對於他有沒有妻子的關係，對於他的小孩有沒有母親的關係……我是他的什麼人，是個什麼人，或不是……

每次，我看他留心於小孩子的時候，他即刻做出那樣子，看到他的旁邊去，好像倘若我明白他的觀念，對於他是很羞恥似的。

而我也裝着不看他的觀念的樣子，而說我想到靠近南方的地方去做工作，那樣太陽光多一些。人們都說，年青的父親們在他們自己生的小孩子們前面，當他們還沒有習慣於這是他們的小孩子的意思的時候，他們最初是有些不安，好像貞節的羞恥心一般。

但是他，當然不僅僅是這一點，這個小孩子是他在我面前的『罪過』，因此，也許他沒有勇氣去說他，即使他已經宣布缺乏任何對於某個男子不快的責任的時候。

他和我坐了整整的一點鐘，以後走去了。分離的當兒，他拿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眼靜默地看了我好久說道：

——你，是個能幹的青年人！
Morogey

七

昨天，最後，談判到橫在我們中間到現在不可超渡的一點——關於小孩子。

有一次，我拿小孩子抱在手裏，而他掙扎着自己的一隻肥胖的小手，被小衣褶壓在靠近手腕裏的，他拖出一隻來伸到亞力山大的臉上去，驟然地去捉他的鼻子。

——不要這樣……伯伯痛的——我說着將他的手拿過來。

我看到亞力山大在『伯伯』的一個字之下，很快地觀看我，好久看着我的身上，釘着眼。

我做出不當心他的觀察的樣子。

——難道這不是我的……——他問，微笑着。

——呶，當然的，——我簡單地回答他。

——怎樣的不可思議……簡直無關的一個先生——亞力山大說的，急遽不寧混亂地講出這句話。他當然在那裏想，我利用這樣緊張的環境與他談判，和與我們的小孩子的父親，與回到我這裏來的丈夫一樣。但是我放下小孩子，對他指手談到別的事體，談到自己的計畫，小孩子的將來，完全沒有將自己和亞力山大連接起來。

他坐了許久，低着頭，無神地踢動皮靴的頭子，似乎即刻感覺得自己有什麼刺激。

——但是顯見的，我總對於他不是伯伯的關係——亞力山大說，咬着嘴唇擡起頭來：——無論如何，我對於他也有一些關係……

——很小的——我反駁——總之不是這樣的，他長大了之後，他將很願意知道這個關係。

——什麼時候你想到自己的新的……（他停止住）到新的工作去。

——再過二星期，當……櫻花開放時——我答覆，笑着。

在他的臉上有什麼驚奇着，彷彿他不知道我要講這些話。

——你，也許，將自己的通訊處送給我——他問我，在等待着答覆，沒有擡起頭來，而重新咬咀着下顎，他用皮靴在沙地上畫了個半圓形。

我不一下回答他。

而他正在那解釋，顯而易見我的一分鐘的沉默，好像拒絕一般，現在他很快地加了一句：

——我只是不情願永不見你……

——呶，爲什麼——我說。

他又很久地注視我，但是什麼也沒有說。

我們就辭別了，因為他要坐第一次火車到工作的地方去。

我以不安的怒意和他辭別，但是不知爲什麼也沒有問他，我還能不能看到他。

而他，握了我的手，以兩個眼不斷地親熱地看我，好像要在我身上尋找着我看他的平靜的友誼的笑的象徵。

最後，他男子般堅緊地捏我的手，而什麼也沒有說，很快地去了，毫不回顧。

而我就回家去了。

我一夜睡得在這相逢的保證之下，而總是想，我所做的是對不對……我不知道……但是我在他走了之後，完全沒有感覺到獨身的不安的躊躇與悲哀的空虛，而發感到自身生命的不可言的堅實，內在的自由與充實。

文學週報

註一 蔡圖人是一種東歐無家的游牧民族，專以歌舞卜卦爲樂。

註二 康士但丁是另外一個男子的姓稱。

註三 少慈是書中女主人的名字。

列寧和俄皇的故事

賽甫琳娜原著 胡愈之譯

賽甫琳娜小傳

賽甫琳娜 (Lidia Seinti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她是韃靼種的女作家。她起初是小學教員，在一九二一年，開始發表創作，大受讀者歡迎。她的作品裏，濃厚地帶着韃靼鄉村的氣息，而且她對於革命的態度，不像一般同路人的冷淡。這是她成功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大的府，(註一)和省城以及大都市距離都很遠。在這一府裏邊，差不多可以分成無數不同的國土，在這府裏到處都有金礦、酒坊和脂肪工場。在這府裏有着連阡盈陌的肥沃的黑土，在廣大的牧場上象養着大羣的綿羊和山羊；著名的阿倫堡 (Orenburg) 產的坎肩便是用這些羊身上的軟毛製成的。那邊的住民很多，而且是各種模樣的；他們從各處地方遷來，保守着各處的風俗習慣。走進內地去，沿着莎馬爾迦 (Samarka) 河，深入那邊的草原，有着摩爾特溫人 (Mordvians) 巴希吉爾人 (Bashkirs) 遊牧的吉爾思人 (Kirghes) 的許多小村落。他們的種族不同，生活方法不同，信仰也不同——有柏拉華斯拉夫尼派的信徒 (pravoslavies)，有舊式信仰者，(註二)有回教徒，有薩巴泰利安派信徒 (Sabatarians)，有福音教徒，更有別的宗派的信徒，他們各各隱藏着自己的信仰，同受這偏僻地方的政府的轄治。

在那邊，富庶的農民有佔着幾千「台西丁」(註三)的土地的，但也有貧窮到連一間草棚都沒有的。在那最僻遠的地方，黑暗的無智的哥薩克人住處以及俄羅斯人的村莊，卻有着許多小智識階級——醫生、教師、農事專家、圖書館員——他們是被鄉村的鄙塞和愚昧迫壓慣了。有時他們也從阿倫堡接得幾張報紙，把

俄羅斯的旁的地方的新聞，傳到了這窮鄉僻壤裏去。但是這些收到的報紙大多是隔着好多日子的，而且也只有在大路上的哥薩克人住宅內，或者在金礦內，或者在府城上，才能够看到。至於在那遠處的村莊，卻永遠不會看到一張報紙，也不會聽得一件新聞的。那些村莊隔着府城和到阿倫堡去的單軌的鐵道路線有一百多俄里遠哪。

在我們那個村莊裏，有些農民常常把克倫斯基和羅祥科（註四）這兩個名字混和着鬧不清楚。婦女和青年對於這一些談話，更一點感不到興味。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混亂的冬季，鮑爾希維派起事的消息驚天動地般的傳遍了近處的城鎮和遠處的鄉村了。和這個消息同時傳遍的是一列寧——這一個名字。這名字傳來時，閩府的人民，雖然血統、家產、思想都大大不同，卻沒一個不是十分注意的。在富庶的哥薩克人住處，在有着地產的舊式信仰者所管領的村莊裏，在各派的教徒中間，列寧這一個名字傾成了他們的仇恨，他彷彿竟是他們的深仇大敵，這一種仇恨，比一切崇拜英雄的狂潮還更熱烈些。可是他們少有說列寧是自私的。他們編造了許多傳說故事，把列寧當作是天上放下來的女妖和怪物。我聽見過舊式信仰者和各派信徒發狂似的背誦着聖書裏的文句，稱列寧為牲畜第六百六十六——這原來是反基督徒的號數。他的名字傳遍了各個村莊的偏僻處所，在那邊，別種人物的姓名絕難流傳，只有列寧的名字卻是流傳了，神奇的流傳了。一說起他的名字，在富農中間是抱着一種畏懼的態度，在貧民中間，是帶着信仰和尊敬的态度。我所聽得的各個故事，只有一個，似乎比別的記憶的更為清楚，而且至今這故事彷彿還在耳旁呢。

這個故事我是從到城鎮裏去的棧道中聽得的。在一九一八年風雨的冬天，農夫尼克泰，米奴駱夫（*Митя Кита Минусhev*）走上一百四十俄里的路程，到府裏去探聽新聞，他帶着我同走。一路上是砭骨的寒風和繽紛的瑞雪，我們被逼迫着，天還未晚，便只好走到一個郵站裏去息宿了。我們在米奴駱夫熟識的一家草舍中憩下。在一張兀陲不平的木牀上，和幾條放在年久發青的茶缸前面的板凳上，已經有着許多從半路折入的旅客在那裏歇息了。他們用了鄉農的斜視的眼彼此相互的覷着，直到了天色暗下時，他們交換了一些意見，

麵包的價錢啊，貨品的缺乏啊，總是這一些老套，他們又十分，十分小心的講了些關於本地的新近狀況的話。但是到了晚上一點鐘，因為農人們的污穢的衣服上的水氣蒸發，以及聚居在一間小草舍中間的許多人呼氣的緣故，屋子裏佈滿了水氣，燈光在天花板底下搖曳着，放射出憐憫的影子，於是有幾個農婦談講起來了。那個瘦削的灰色臉龐的婦人，一雙烏黑的眼閃爍着，灰黑色的頭髮在她的肩坎底下飄動着，她向着那些不會睡熟的人們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列寧以及列寧怎樣和俄皇共分人民的故事：

從前有一次，俄皇米哥拉希加（Mikolashka）手下最重用的一名大將，去見皇上。他說：『唉，不好了，陛下啊！陛下應得知道在某處某國裏出了一位精通百般技藝的人物。沒人知道他的出身，他沒有帶着護照，註五他到處出名是叫作「列寧」。這人膽敢威嚇陛下，他的口氣真大啊！他說要來見陛下，見俄皇米哥拉。他說只消用一個字，就能把陛下下的兵士全收服了去，就能叫當朝的文武官員，貴爵，連陛下，俄皇米哥拉自己，盡數化作塵灰，給一陣風吹散，他居然敢說這麼大膽的話。』

俄皇米哥拉希加聽得了這話就害怕了。他蹬着足，握着拳，大聲叫道：『快寫一封信，寫一封信給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人。去和他說，叫他不要用了他那個字來和我作對，不要把我以及我手下的官吏貴爵都化作灰塵，我情願把我的國土的一半給他，只求他不要和我為難。』於是便有許多精通文墨的人帶着紙筆跑到俄皇面前，他們磨尖了筆頭，寫了一封信給那列寧，說：『算了罷，列寧啊，請你不要拿你那個字來反對俄皇米哥拉。你還是分去了俄皇的一半國土罷，你也不用打仗，也不用罵人！』過的不久，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人，就來了回信了。列寧寫給俄皇米哥拉希加的信是這樣的說：『算了數罷，俄皇米哥拉希加啊，我就依了你的，我願意領受你的一半國土。不過這一半國土應該怎樣分法，我要先和你立一個約。不要照省分，不要照府分，也不要照縣分。我倒有一個好法子，只有照這樣的分法，我才能够依了你，總之再沒有第二句話講，我是一定要照着這樣分的。俄皇米

哥拉希加，你把你的「白骨」……你手下的將軍，文官，武官，以及他們的一切爵位，勳章，華美的肩章，尊貴的夫人，「白骨」的孩子……都帶了去。把你的紳士，地主，以及他們的財富，他們的綢衣服，絨衣服，他們的金銀碟子，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帶了去。把你的商人，連同他們所有的貨物，所有的無價財寶，所有的銀行存款，都帶了去。把一切的工廠，工廠內的設備，機器，資本，也都帶了去。這一切都算是你的。只消把那些「黑骨」給了我——農夫，兵士，工人，以及一切下賤的都給了我。只消再把牲畜，草原，耕地都給了我，那就够了。」

俄皇米哥拉希加接得了這一封信後，歡喜的發了狂，他的兩腳脛交互的叩着，拚命的拍着手，一面便下了一道命令，給手下的大將以及文武官吏，說：「快寫一封回信給列寧，只說我們一切都依從了他。哼，還有人說他是一個聰明人，說他有着一個祕密的字哩，他竟是這麼傻的！因為他情願把所有的寶物，所有的商人的貨品，所有的地主的財產，都剩給我，他自己只拿去了那些毫無用處的「黑骨」。就讓他拿去罷，我們再招一班「黑骨」來，保護我們的財寶，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我們照舊可以練成兵隊，我們照舊可以平安榮富的活着，再不會有什麼災禍了。」於是就有一般通文墨的人，喘息未定的飛速的跑到俄皇那裏，他們磨尖了筆鋒，寫成了一封回信，說俄皇一切都依了。他們連向着列寧說些譏刺的話都不敢，因為生怕列寧想着這個買賣做的不好，忽然變卦了，又要拿出他的祕密的字來反抗他們。

於是兩面都說妥了，一切很平靜的進行。列寧把所有他的兵士，他的農夫，他的工人全招去了。俄皇呢，也拿了他的「白骨」顧自去了。當農夫，兵士，工人都聚集在一處的時候，就來了一個很樸實的農民，向他們說了一聲：「同伴們，日安！」於是你的眼睛望去，遠遠的就看見這農民和所有的人都握了手，他高聲說：「你們和我永遠是平等的，和現時一個樣子，同伴們啊，大家都跟了我來，聽着我的教訓罷。我學過了一切的技藝，我的同伴是不會吃了虧的。」於是兵士們都照着軍隊裏的儀式，齊聲回答他道：「好，列寧同伴，我們都準備好了！」至於那工廠的工人，他們在城市裏住慣，是有點智識，而且是懂理的，他們也沒有反對他。只有農夫心裏不快，他們覺得這交涉是辦錯了。他們便起頭向列寧，瞧着，喧噪着責問道：「你爲什麼把這些無價的財寶都

斷送了。呢！假如你把這些財寶分給我們，我們的景况也許更好一些罷。」但是列寧只是微笑着，點點頭，用了這幾句話來回答道：「不用着急，不用來責備我，你們快把牛牽攏來，去幹你們自己的事罷，一切便會立見分曉了。我沒有把財寶都取過來給你們，是因為你們的人數是整千整萬個，而那些「白骨」們卻不過是幾十幾百個。要把地面所有的「白骨」都掃除了自然也不難，我只消用一個字就好了，但是這還沒有準備的充足——我還不會通盤的籌劃過。但是對所有的「黑骨」我卻確已有了一個字了。所以我對俄皇說：「白骨」們無論到那裏，都將要找不到兵士和工人了。兵士和工人都將歸入我的部下，不會再替你們當差了。你們這一批「白骨」都不是生產者，卻只是消耗者，所以這是一定的，在青天白日底下，你們這一批「白骨」都不能活的久長了。」

事情是這樣的過去了。便有一個騎在馬背上飛奔的人，來到列寧這裏，是俄皇米哥拉希加差他來送信的。米哥拉希加的信裏說：「阿呵，列寧，我上了你的當了。你把所有的「黑骨」都取了去，賸下給我的，只有消耗者，卻沒有生產者。我手下的將軍，貴爵，都一無用處的站着，和失去了兵士的馬匹一般，他們整天的只是喝酒，喫肉，身體一天天的肥胖起來。紳士們，地主們把所有的積蓄都喫盡當光了。他們箱子裏所有的好衣服，都已取出來着了，而且着的很髒了。我的許多商人，都破了產，因為失去了農人的主顧，他們的貨物就沒有銷路。我的許多工廠主更糟，他們的機器都朽壞了，因為他們雖有學問，卻沒有經驗——他們連釘一枚螺絲釘都不會。我要招「黑骨」來作工，卻不曾招得一個。他們都因了你的那個祕密的字投到你那邊去了。現在我們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除死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我的手下的大將都安排着要來打倒你，這樣才能把那些「黑骨」都奪回來。」

於是「白骨」和「黑骨」的戰爭起來了。可是「白骨」不能支持的久長，因為那些大將和上級軍官是只能向着兵士們發號施令的，他們只能把他們手下的兵隊，調到了東，調到了西，自己卻不會出馬打仗，因為他們的身體是太嫩弱了。因此果然不出那「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沒有帶着護照，到處都出名叫列寧」的

人的意料，那些「白骨」在白日地下不能支持的久長。他們都化了塵灰，給一陣風吹散了。

燈火熄滅了。睡在屋子裏的農夫們正在鼾聲大作。一個婦人嘴裏喃喃的似乎問了句什麼話。但是著着羊皮褂子枯坐在地板上的那瘦削的老農夫卻兀自背誦着，背誦着方才那婦人所講的故事裏的有趣而警關的詞句，彷彿在教堂裏做禱告一般。這是在那一府的農民所流傳的關於名叫列寧的人的第一個故事，在那府裏流傳的故事本來很少，而且許多歷史上著名的人物的名字，在那邊向來是湮沒不彰的呢。

——小說月報

註一 即 Ooyezd 俄國的行政區域，約當我國一府的大小。

註二 Old Believer 係俄國鄉間一種教派，不主張改變宗教儀式的。

註三 Desiatine，每古斯丁約合二·七英畝。

註四 克倫斯基 (Kerensky) 是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的內閣總理，羅祥科 (Lozianko) 爲革命未起時之下院議長。

註五 在帝政時代，俄國人民旅行國內也是要打護照的。無護照的人，便是「來路不明」的人。

窮苦的人們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雅珂芙萊夫小傳

雅珂芙萊夫 (Aleksandr Yakovlev)，生於一八八六年。他的家族，全是不識字的農夫，可是他卻進了大學。他也是
一個同路人派的作家，對於俄國農民本質的傾向，尤其利害。

無論那一點，都不像『人家』模樣，只是『窠』。然而稱這爲『人家』爲了小市民式的虛榮心。而且，總之，我們住着的處所是『市鎮』。因爲我們並非『鄉下佬』，而是『小市民』的緣故。但我們，即『小市民』，卻是古怪的階級，爲普通的人們所難以懂得的。

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就是在我們這四近，也是最窮苦的人們。有一個整天總是醉醺醺的貨車夫叫伊革那提·波特里巴林的，但比起安特羅諾夫一家子來，他還要算是『富戶』。我在快到三歲的時候，就被寄養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去了。因爲那裏有一個好朋友，叫作賽尼加。賽尼加比我大三個月。

從我的幼年時代的記憶上，是拉不掉賽尼加，賽尼加的父親和母親的。

——是夏天。我和賽尼加從路上走進園裏去。那是一個滿生着野草的很大的園。我們的身子雖然小，但彼此都忽然好像成了高大的，而且偉大的人物模樣。我們攜着手，分開野草，走進菜圃去。左手有着臺階，後面有一間堆積庫。但園和菜圃之間，卻什麼東西也沒有。在這處所，先前是有過馬房的。後來伊凡伯伯（就是賽尼加的父親）將牠和別的房屋一同賣掉，喝酒喝完了。

我會聽到有人在講這件事，這纔知道的。

「聽說伊凡·安特羅諾夫將後進的房屋，統統賣掉了。」

「那就現錢捏得很多哩。」

「可是聽說也早已喝酒喝完了。」

但在我們，卻是除掉了障礙物，倒很方便——唔，好了，可以一直走進菜圃裏去了。

「那裏去呀！」從後面聽到了聲音。

凱查伯母（就是賽尼加的母親）站在臺階上。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

「那裏去呀，淘氣小子！」

「到菜園裏去呵。」

「不行！不許去！又想摘南瓜去了。」

「不呵，不是摘南瓜去的呀。」

「昨天也糟掉了那麼許多花！是去弄南瓜花的罷。」

我和賽尼加就面面相覷，給猜着了。我們的到菜圃去，完全是爲了摘取南瓜花，並且爲了吸那花蒂裏面的甘甜的汁水。

「走進菜園裏去，我是不答應的呵！都到這裏來，給你們點心吃罷。」

要上大門口的臺階，在小小的我們，非常費力。凱查伯母看着這模樣，就笑了起來——

「還是爬快呀，爬傻子。」

但是，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實在是多麼窮苦呵！一上臺階，那地方就擺着一張大條榻。那上面總是排着水桶，水都裝得滿滿的。在桶上面，好像用細棍編就的一般，蓋着蓋子（這是辟邪的符咒。）大門口是寬大的，但其中卻一無所有。門口有兩個門。一個門通到漆黑的堆積間，別一個通到房子裏。此外還有小小的扶梯。走上去，便是屋頂房了。房子有三間，很寬廣，也有着廚房，然而房子裏，廚房裏，都是空蕩蕩。說起家具來，是桌子兩張，

椅子兩把，就是這一點。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和賽尼加一同在這『家』裏過活，一直到八歲，就是大家都該進學校去了的時光。一同睡覺，一同啼哭。和陸地玩耍，也爭吵起來。

伊凡伯伯是不很在家裏的。他在『下面』做事。『下面』是有各種古怪事情的地方。在我們的市鎮裏，就是這樣地稱呼伏爾迤的沿岸一帶的。夏天時候有挑夫的事情可做。但一到冬，卻完全是失業者。在酒場裏蕩蕩去，便成爲伊凡伯伯的工作了。但這是我在後來聽到，這纔知道的。

凱查伯母也幾乎總不在家裏，是到『近地』去幫忙——洗衣服，掃地面去了。我和賽尼加大了一點以後，是整天總只有兩個人看家的。

只有兩個人看家，倒不要緊，但凱查伯母將要出門的時候，卻總要留下兩道『命令』來——『不許開門，不許上炕爐去。』

我們就捉迷藏，擬賽會，擬強盜，玩耍一整天。

桌子上放着麵包，桌子底下，是水桶已經提來了。

我的祖母偶或跑來，從大門外面望一望，道——

『怎樣？大家和和氣氣地在玩麼？』

我們有時也悄悄地爬到炕爐上。身子一暖，舒服起來，就擁抱着睡去了。或者從通風口（是手掌般大的小窗）很久地，而且安靜地，望着院子。馮菲謨伯伯走了出來，在馬旁邊做着什麼事，於是馬理加也跑到那地方去了——馬理加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馬理加的舉動，我們總是熱心地看到底的……

凱查伯母天天回來得很遲。外面早已是黃昏了。凱查伯母疲乏得很，但袋子裏卻總是藏着好東西——蜜餞，小糖，或是白麵包。

伊凡伯伯是大抵在我們睡了之後纔回來的，但沒有睡下，就已回來了的時候卻也有。冬天，一同住着，是

脾氣很大的。吃麵包，喝水，於是上牀。雖說是牀，其實就是將破布鋪在地板上，躺住那上面。我和賽尼加略一吵鬧，就用了可怕的聲音吆喝起來——

『好不煩人的小鬼！靜下來！』

我和賽尼加便即刻靜下，縮得像鼠子一樣。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知怎地，覺得這樣那樣全都無聊了。於是連忙穿好外套，戴上帽子，回到祖母那裏去。抱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愴的心情。

一到夏天，伊凡伯伯就每天喝得爛醉而歸了。在伏爾迦河岸，夏天能够找到賺錢的工作。伊凡伯伯是出名的有力氣的人。他能將重到廿五普特的貨物，獨自從船裏肩着搬到岸上去。

有時候，黃昏前就回家來。人們將條榻搬到大門外，大家都坐着。在休養做了一天而勞乏了的身體。靜靜的，用了低聲，在講惡魔與上帝。人們是極喜歡大家談講些惡魔與上帝的事體的。也講起普科夫老爺的女兒，還沒有嫁就生了孩子。有的也講些昨夜所做的夢，和今年的王瓜的收成。於是天空的晚霞淡下去了。家畜也統統歸了棲宿的處所去……

聽到有貨車走過對面的街上的聲音——靜靜的。

忽然，聽得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吆喝了。

靜靜地坐在條榻上面的人們便擾動起來，側着耳朵。

『又在嚷了。是伊凡呵。』

『在嚷什麼呢？這是伊凡的聲音呀。一定是的。多麼大的聲音呵！』

喊聲漸漸臨近了。於是從轉變之處，忽然跳出伊凡伯伯的熊一般的形相來。

將沒有簷的帽子，一直戴在腦後，大紅的小衫的扣子，是全沒有扣上的。然而醉了的臉，卻總是含着微笑。腳步很不穩，歪歪斜斜地在踉跟。並且唱着中意的小曲。（曲子是無論什麼時候，定規是這一首的。）

於你既然

有意的了那姑娘，

不去抱一下呵

你好狠的心腸——

一走過轉角，便用了連喉嚨也要炸破的大聲叫道——

『喂，老婆！回來囉！來迎接好漢囉！』

坐在條榻上的人們一聽到這，就憤慨似的，而且嘲笑似的說道——

『喂，好漢，什麼樣子呀！會給惡魔抓去的呵！學些得罪上帝的樣，要給打死哩。』

但孩子們卻都跑出來迎接伊凡伯伯了。雖然醉着，然而伊凡伯伯的回來，在我們是一件喜慶事。因為總帶了點心來給我們的。

四近有許多孩子們，像秋天的樹菌一樣。孩子們連成圈子，圍住了他。響亮的笑聲和叫聲，衝破了寂靜。喝醉了，然而總在微笑的伊凡伯伯，使用他的大手，抓着按住我們。並且笑着說——

『來了哪，來了哪，小流氓和小扒手，許許多都來了哪。爲了點心罷。』

伊凡伯伯一動手分點心，就起了吵鬧和小爭鬭。

分完之後，伊凡伯伯卻一定說：『那麼，和伯伯一同唱起來罷。』

新娘子的衣裳

是白的。

薔薇花做的花圈

是紅的——

我們就發出響亮的尖聲音，合唱起來。

新娘子

顯着傷心的眼兒，

向聖十字架觀看。

面龐上呵，

淚珠兒亮亮的發閃。

我們是在一直先前，早就暗記了這曲子的了。孩子們的大半——我自己也如此——這曲子恐怕乃是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個曲子。我在還沒能唱以前，就記得了那句子的了。那是我跟在走過我家附近的平野的兵們之後的時候，就記住了的。

安特羅諾夫家的耳門旁邊，站着凱查伯母。並且用了實備似的眼色來迎接伊凡伯伯了。

『又喝了來哩。』

那是不問也知道的。

凱查伯母的所有的物事，是窮苦。是『近地』的工作。還有，是長吁。只是這一點。

我不記得凱查伯母曾經唱過一回歌。這是窮苦之故。但若遇着節日，便化一個戈貝克（二），買了王瓜子，或是什麼的子來。於是到院子裏，一面想，一面嗑。近地的主婦們一看見這，便說壞話道——

『瞧罷，連吃的東西也買不起，倒嗑着瓜子哩。』

於是就將嗑瓜子說得好像大逆不道一樣。

——凡不能買麵包者，沒有嗑瓜子的權利——

這是我們『近地』的對於貧苦的人們的道德律。

然而凱查伯母是因為要不使我們餓死，拚命地做工的。即使是生了病，也不能管。只好還像健康時候一樣做工。

有一回，凱查伯母常常說起身上沒有力，然而還是去做事。是竿子上掛着衣服，到河裏洗去了。這樣地做着，到有一天，回到耳門旁邊時候，就忽然跌倒，渾身發抖，在地面上儘爬。近地的人們跑過來，將她擡進『家』裏面，不多久，凱查伯母就生了孩子了……

實在是可憐得很。

即使在四近的隨便那裏搜尋，恐怕也不會發見比安特羅諾夫的一家更窮苦，更不幸的家庭的罷。

有一回，曾經有過這樣的事。那是連牆壁也結了冰的二月的大冷天。一個乞丐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來了。

我和賽尼加正在大一點的那間屋子裏遊戲。凱查伯母是在給嬰兒做事情。這一天，凱查伯母在家裏。

丐是禿頭的高個子的老人。穿着破爛不堪的短外套。腳上穿的是補釘近百的氈靴。手裏拿一枝拄杖。

『請給一點東西罷。』他喘吁吁地說。

凱查伯母就撕給了一片麵包。（我在這裏，要說幾句我的誕生之處的好習慣。在我所誕生的市鎮上，拒絕乞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有一次，因為一個女人加以拒絕，四近的人們便聚起來，將她責備了。）

那乞丐接了麵包片，畫一個十字。我和賽尼加站在門口在看他。乞丐的細瘦的臉，爲了嚴寒，成着紫色。生得亂蓬蓬的下巴鬍子是可憐地在發抖。

『太太，給歇一歇，可以麼？快要凍死了。』乞丐吶吶地說。

『可以的，可以的。坐在這條榻上面罷。』凱查伯母答道。

乞丐發着怕人的呻吟聲，坐在條榻上面了。隨即背好了他肩上的袋子，將拄杖放在旁邊。那乏極了的乞丐臉上的兩眼，昏得似乎簡直什麼也不見，恰如灰色的水窪一般。在臉上，則一切音響，動作，思想，生活，好像都並不反映。是無底的空虛。他的鼻子，又瘦又高，簡直像鷹樓模樣。

凱查伯母也抱着嬰孩，站了起來。看着乞丐的樣子，說——

『你是從那裏來的？』

老人喃喃地說了句話，但是聽不真。忽然間，劇烈地咳嗽起來了，接連着咳得很苦，終於伏在條榻上。

『唉，這是怎的呵，』凱查伯母吃驚着說。

她將嬰孩放在搖籃裏，便用力抱住了老人，扶他起來。

老人是乏極了的。

『凍壞了……』老人說，嘴唇並不動。『沒有法子，請給我暖一暖罷。』

『哦，好的好的。』上炕爐去。放心暖一下。』凱查伯母立刻這樣說。『我來扶你罷。』

凱查伯母給老人脫了短外套和氈鞋。於是扶他爬上炕爐去。好不容易，他纔爬上了炕爐。從破爛不堪的褲子下面，露出了竿子似的細瘦的兩腳。

我和賽尼加就動手來檢查那老人的袋子，短外套和氈鞋。

袋子裏面只裝着一點麵包末。短外套上爬着淡黃色的小東西——那一定就是那個蟲了。

『客人的物事，動不得的！』凱查伯母斥止我們說。

她於是拾起短外套和袋子，放在炕爐上的老人的旁邊。

五分鐘之後，我和賽尼加也已經和老人同在炕爐上面了。那老人躺着，閉了眼睛，在打鼾。我和賽尼加目不轉睛地看定他。我們不高興了。老人占據了炕爐的最好的地方，一動也不動。我們就不高興這一點。

『走開！』

『給客人靜靜的！』凱查伯母叫了起來。

但是，那有這樣的道理呢？卻將家裏的最好的地方，借給了忽然從街上無端跑來的老頭子！

我和賽尼加簡直大發脾氣了。兩個人就都跑到我的祖母那裏去——

過了一天，過了兩天。然而老人還不從炕爐上走開。

『阿媽，趕走他罷。』賽尼加說。

『胡說！』凱查伯母道。『什麼話呀。那老人不是害着病麼？況且一個也沒有照料他的人。再胡說，我要不答應你的呵！』

於是炕爐就完全被老人所占領了。

老人在炕爐上，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好像死期已經臨近似的。

『哪，老伯母，』凱查伯母對我的祖母說。『那人是一定要死的了。死起來，怎麼好呢？』

『那是總得給他到什麼地方去下葬的。』我的祖母靜靜地答道。『又不能就擺在這些地方呀。』

來了一個老乞丐，快要死掉了——的傳聞，近地全都傳開了。於是人們就竭力將各種的東西，送到凱查伯母這裏來。有的是白麵包，有的是點心。人們一看見那老人，便可憐地嘆息。

『從那裏來的呢？』

『不知道呀。片紙隻字也找不出。』

『怕就是要這樣地死掉的罷。』

然而老人並沒有死掉。他總是這樣地躺在炕爐上，活着。

這之間，三四禮拜的日子過去了。有一天，老人卻走下了炕爐來。瘦弱得好像故事裏的『不死老翁』似的，是一看也令人害怕的樣子。

凱查伯母領他到浴堂去，親自給他洗了一個澡。

並且很誠懇地照料他各種的事情。他的病是全好了，現在就要走了罷。炕爐又可以隨我們便了——我和賽尼加心裏想。

然而，雖然並不專躺在炕爐上面了，老人卻還不輕易地就走出去。

他扶着牆壁，走動起來。縋着拄杖，啞啞地開口了……

『真是打攪得不成樣子，太太。』

『那裏的話。這樣的事情，不算什麼的。』

『可總應該出去了。』

『那裏去呀。連走也不會走呢。再這樣地住着罷。』

『可是，總只好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不行的呵。就是跑出去，有什麼用呢。住幾時再去罷。』

就這樣子，老人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和大家一同過活了。他總像什麼的影子一樣，在家裏面徘徊。片時也不放下拄杖。拄杖是苗實的榆樹，下端釘着釘，釘着老人走過之後的地板上，就留下彫刻一般的痕迹。一到中午和晚上的用膳時候，老人也就坐到食桌面前來，簡直像一家人模樣。擺在食桌上的，雖然天天一定是白菜羹，但是的這究竟總還是用膳。

對於老人，伊凡伯伯也成了和霧的好主人了。

『來，老伯伯，吃呀。』

『我麼，不知怎的，今天不想吃東西。』

吃完之後，大家就開始來談各樣的閑天。老人說他年青時候，是曾經當過兵的。伊凡伯伯也是當兵出身。因此談得很合適。兩個人總是談着兵隊的事情。

『怎樣，老伯伯，吸一筒罷。』

伊凡伯伯說着，就從煙荷包裏撮出煙絲來。

『給你裝起來。』他將煙絲滿滿地裝在煙斗裏，遞給老人道——

『吸呀。』

於是老人說道——

『我有過一枝很好的煙管，近來不知道在那裏遺失了。』

夏天到了，太陽輝煌了起來。老人能够走出院子裏去了。他終日坐在耳門的旁邊，而且用那沒有生氣的眼，看着路上的人們，也好像在沈思什麼事。

我從未聽到凱查伯母說過老人的壞話。給他占領了炕爐上面，即家裏的最好的處所，在食桌上，是叫他坐進去，像一家人一樣——對於這老人，加以這樣的親密的待遇，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時時，老人彷彿記得了似的，說——

『總得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一聽到這，凱查伯母可就生氣了——

『這裏的吃的東西，不中意麼？亂撞亂走，連麵包末屑也不會有呵。』

凱查伯母是決不許老人背上袋子，跑了出去的。

伊凡伯伯每夜都請他吸煙。有一回，喝得爛醉，提着燒酒的瓶回來了。一面自己就從瓶口大口地喝酒，一面向老人說道——

『大家都是軍人呀。軍人有不喝酒的道理麼？咱們都是肩過鎗，衝過鋒的人。咱們都是好漢呀。對不對，來喝罷！』

老人被他灌了不會喝的酒，苦得要命。

有一時候，只有一次，伊凡伯伯曾經顯出不高興的相貌，訶斥了這客人。

『這不是糟麼。這樣地傷完了地板！給我杖子罷。』

伊凡伯伯從老人接過拄杖來，便將突出的釘，敲進去了。

老人就這樣地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大約住了一年多。

要給一個人的肚子飽滿，身子溫暖，必需多少東西呢？只要有麵包片和房角，那就够了。但對於老人卻給

了炕爐。

是初秋的一個早晨，凱查伯母跑到我的祖母這裏來了。

『老伯伯快要死掉了哩！』

祖母吃了一驚，不禁將手一拍。

於是跑到種種的地方，費了種種的心思，將通知傳給四近。

就在這晚上，老人死掉了。

四近的人們都來送終。一個老女人拿了小衫來。有的送那做屍衣的冷紗，有的送草鞋。木匠伊理亞·陀惠達來合了棺材。工錢卻沒有要。遏菲謨·希納列尼科夫借給了自己的馬，好拉棺材到墓地去。又有人來掘了墓穴，都不要錢——

『體面』的葬儀舉行了。

一到出喪的時候，鄰近的人們全到了，一個不缺。並且幫同將棺材擡上貨車去，還有一面哭着的。凱查伯母去立了墓碑。那裏辦來的錢呢，可不知道。總之，是立了墓碑了。這些一切，是人們應該來做的，不肯不做的。

註一 盧布之百分之一，現約合中國二十文——譯者。

——良友覽琴

拉拉的利益

英培爾原著 魯迅譯

英培爾小傳

英培爾(Vera Inber)，生於一八九三年。她是蘇聯同路人派的女作家。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二二年出版於巴黎，到一九二五年，方才寫散文。她有一本自敘傳的長篇小說，名叫太陽之下。

升降機是有了年紀了，寂寞地在他的鐵柵欄後面，因為不停的上上落落，他就成了壞脾氣，一關門，便憤懣地軋響，一面下降，一面微呻着好像一匹受傷的狼。他常常不大聽指揮，掛在樓的半中腰，不高興地看着爬上扶梯去的過客。

升降機的司機人是雅各·密忒羅辛，十一歲，一個不知道父母的孩子。他在街路上，被門丁看中了意，便留下他管升降機了。照住宅管理部的命令，是不准雅各·密忒羅辛給誰獨自升降的；但他就自己來給過客上下，並且照章收取五個戈貝克。

當漫漫的長夜中，外面怒吼着大風雨的時候，雅各·密忒羅辛還是管住了他對於升降機的職務，等候那些出去看戲或是訪友的人們，一面想想世事。他想想世事，想想自己的破爛的皮長靴，也想想將他當作兒子的門丁密忒羅方·亞夫達支，無緣無故的打得他這麼厲害，還有，如果能够拾到一枝鉛筆，來用用功，那就好極了。他常常再三觀察那升降機的構造，內部，有墊的椅子和開關的捺鈕。尤其是紅的一顆：只要將這用力一按，飛快的升降機也立刻停止了。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晚上，大人們看戲去了，或者在家裏邀客喝茶的時候，便有全寓裏的不知那裏的小頭巾和小羊皮帽

(註二)到雅各·密忒羅辛這裏來閒談，是的，有時還夾着一個絨布小頭巾，六歲的，名字叫拉拉。拉拉的母親胖得像一個裝滿的衣包，不高興這交際，說道：

『拉拉那東西可實實在在是沒爹娘的小子呵，揩揩你的鼻子！他真會偷東西，真會殺人的呢，不要砥指頭！你竟沒有別的朋友了麼？』

如果雅各·密忒羅辛聽到了這等話，他就勃然憤怒起來，然而不開口。

拉拉的保姆是一位上流的老太太，所以對於這交際也更加不高興。

『小拉拉，莫去理他罷，再也莫去睬他了！你找到了怎樣的好貨了呀！一個管升降機的小廝，你爹爹卻是有着滿棚軟皮的寫字桌的，你自己也是每天喝可可茶的。呸，這樣的一個寶貝，這也配和你做朋友麼？』

但這花蕾一般嬌嫩的，圓圓的小拉拉，卻已經習慣，總要設法去接近雅各·密忒羅辛去，向他微笑了。有一天，在升降機的門的下邊，平時貼這公寓裏的一切布告的處所，有了這樣的新布告：

『這屋子裏的所有孩子們，請在明天三點鐘，全到樓下堆着羊皮的地方去。要提出緊要議案。入場無費。鄰家的人，則收入場費胡椒糖餅兩個。』

下面是沒有署名的。

第一個留心到這布告的，是拉拉的母親。她先戴了眼鏡看，接着又除了眼鏡看，於是立刻叫那住在二層樓的房屋管理員。來的是房屋管理員的副手。

『你以為怎麼樣，波拉第斯同志？』拉拉的母親說。『你怎麼能這樣的事也不管的？』她用戴手套的手去點着那布告。『有人在這裏教壞我們的孩子，你卻一聲也不響。你為什麼一聲不響的呀？我們的拉拉是一定不會去的，不要緊，不過照道理講起來。』

波拉第斯同志走近去一看，就哼着鼻子，回答道：

『我看這裏面也並沒有什麼出奇的事情，太太。孩子們原是有着組織起來，擁護他們的本行利益的權

利的。」

拉拉的母親激昂得口吃了，切着齒說：

「什麼叫利益，他們鼻涕還沒有乾呢。我很知道，這是十八號屋子裏的由拉寫的。他是一個什麼科長的兒子罷。」

科長綏墨史諾夫，是一個脾氣不好的生着腎臟病的漢子，向布告瞥了一眼，自己想：

「我認識的，是由拉的筆迹。我真不知道他會成怎樣的人物哩。也許是畢勒蘇特斯基（註二）之類的潑皮罷。」

孩子們都好像並沒有留心到這布告的樣子。只是樓梯上面，特別增多了小小的足跡，在鄰近的鋪子裏，胡椒糖餅的需要也驟然增高，非派人到倉庫裏去取新的貨色不可了。

這夜是安靜地過去了。但到早上，就熱鬧了起來。

首先來了送牛奶的女人，還說外面是大風雪，眼前也看不見手，她繫自己的馬，幾乎繫的不是頭，倒是尾巴，所以牛奶就要漲價一戈貝克了。屋子裏面都瀰滿了暴風雨一般的心境。但綏墨史諾夫卻將他那午膳放在皮夾裏，仍舊去辦公，拉拉的母親是爲了調查送牛奶的糾葛，到拉檣那裏了。

孩子們坐在自己的房裏，非常地沈靜。

到六點鐘，當大多數的父母都因爲辦公，風雪，中餐而疲倦了，躺着休息，將他們的無力的手埋在「真理」和「思想」（註三）裏的時候，小小的影子就溜到樓下的確像是跑向那堆着羊皮的處所去了。

拉拉的母親到拉檣那裏去列了席，纔知道牛奶果然漲價，牛酪是簡直買不到，一個鐘頭以後，她也躺在長椅子上的一大堆華貴的，有些是汽車輪子一般大，有些是茶杯托子一般大的圓墊子中間了。保姆跑到廚房去，和洗衣女人討論着究竟有沒有上帝。

這時忽然房門響了一聲。

拉拉的母親跳了起來知道她的女兒愛萊娜·伊戈羅夫那·安敦諾華已經不在了。拉拉的母親拋開一切，衝着對面的房門大叫起來。科長綏壘史諾夫自己來開門了，手裏拿着一個湯婆子。

「我們的拉拉不見了，你家的由拉一定也是的罷。」拉拉的母親說。「他們在扶梯下面開會哩，什麼本行的利益，一句話，就是發死昏。」

科長綏壘史諾夫不高興地答道：

「我們的由拉也不在家，一定也在那裏的。我還覺得他也許是發起人呢。我就去穿外套去。」

兩個人一同走下了扶梯。升降機就發出老弱的呻吟聲，從七層樓上落下去了。雅各·密忒羅辛一看見坐客，便將停機一按，止住了升降機，一面冷冷地說：

「對不起。」

正在這時候，下面的堆着羊皮和冬眠中的馬路撒水車用的水管的屋子裏，也聚集了很多的孩子們，多得令人不能喘氣。發出薄荷的氣味，像在藥鋪子裏似的。

由拉站在一把舊椅子上，在作開會的準備。中立的代理主席維克多爾，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息的跑到他這裏來聽命令。

「由拉隔壁的姑娘抱着嬰孩來了，那嬰孩可以將自己的發言委託她麼，還是不行呢？」這時候，那嬰兒卻自己來發言了，幾乎震聾了大家的耳朵。

「同志們，」由拉竭力發出比他更大的聲音，說，「同志們，大家要知道，可以發言的，以能够獨自走路的爲限。除此以外，都不應該發言。發言也不能託別人代理。要演說的人，請來登記罷。我們沒有多工夫。議案是新選雙親。」

拉拉她青白了臉，睜着發光的眼睛，衝到維克多爾跟前，輕輕的說道：

「請，也給我寫上。我有話要說。你寫罷：五層樓的拉拉。」

「關於什麼問題呀，同志，你想發表的是？」

「關於溫暖的短褲，已經穿不來的，穿舊了的，短褲的問題，也還有許多別的。」

由拉用胡椒糖餅敲着窗沿，開口道：

「同志們，我要說幾句話。一切人們——金屬工人，商人，連那擦皮靴的——都有防備榨取的他們的團體。但我們孩子們卻沒有設立這樣的東西。各人都被那雙親，母親呀，父親呀，尤其是如果他是生着腎臟病的，隨意開玩笑。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提議要提出要求，並且做一個適應時代的口號。誰贊成，誰反對，誰不發言呢？」

「雅各·密忒羅辛登記在這裏了，」維克多爾報告說，「關於不許再打嘴巴的問題，但他本人沒有到。」

由拉誠懇地皺了眉頭，說道：

「當然的，他沒有閒空。這就是說，他是在做一種重要的事情。他的提議是成立的。」

會議像暴風雨一般開下去了。許多是了不得的難問題，使誰也不能緘默。有人說，大人們太過分，至於禁止孩子們在公寓的通路上游戲，這是應該積極對付的。也有人說，在積水窪裏洗洗長靴，是應該無條件地承認的，而且還有種種別的事。

孩子氣的利益的擁護，這纔開始在行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

升降機在第三層和第四層樓之間，掛了一點半鐘。拉拉的母親暴怒着去打門也無用，科長按着他那生病的腎臟也無用。雅各·密忒羅辛回覆大家，只說升降機的內部出了毛病，他也沒有法子辦。牠掛着——後來會自己活動的罷。

到得拉拉的母親因為焦躁和久待，弄得半死，好容易纔回到自己的圓墊子上的時候，卻看見拉拉已經坐在她父親的寫字桌前了。她拿一枝粗的藍鉛筆，在一大張紙上，用花字寫着會上議決的口號：

「孩子們，選擇你們的雙親，要小心呀！」

拉拉的母親嚇得臉色變成青黃了。

第二天，由保姆來交給她一封信。她看見骯髒的信封裏裝着一點圓東西，便覺得奇怪了。她拆開信，裏面有一個大的，骯髒的五戈貝克錢。紙片上寫的是：

「太太，我將升降機的錢送還你。這是應該的。我是特地將你們在升降機裏關了這許多時光的，爲的是

和你的女兒拉拉可以發表關於她的一切的利益。

給不會寫字的雅各·密忒羅辛代筆。

由拉·綏壘史諾夫。」

——良友暨琴

註一 指女孩和男孩——譯者。

註二 Kosef Pismudski，歐洲大戰時，助德國與俄國戰，占領波蘭，後爲其共和國的總統，又爲總理兼陸軍總長，常掌握國內的實權，準備與蘇聯開戰的獨裁者。——譯者。

註三 Pravda 與 Izvestia，都是俄國著名的日報。——譯者。

斯拉漢的夜

婁法涅夫原著 適夷譯

婁法涅夫小傳

婁法涅夫 (Boris Lavrenko) 於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家是一個半破落的家庭，雖然拮据，卻還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歐戰已經開頭，他便再入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訓練六月，上戰線去了。革命後，他爲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寧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學活動，是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的，中間爲戰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纔又盛行創作。小說製成影片，戲劇爲劇場所開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幾及十種國文；在中國有靖華譯的「四十一」附「平常東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叢刊」裏。

靜寂的夜，帶着微微的薔薇的花香，從開着的窗口飄進房子裏來。最後一班的電車響聲，消去已經很久，道路上的最後的行人，這時大概也早已入睡了。再過一個鐘頭，天便會亮，街上又將重新喧囂。

喘息在火辣辣的砂風底下的這個城市，夜色也終於鎮住了一切的喧鬧，四邊閃着的紅紅的燈火，靜靜地守望着這睡眠中的城市。但是在柏谷薩彭契電氣鐵道兩邊幾基羅米突之內的斯拉漢和薩彭契地方，石油邦浦還是一聲一聲的喘着氣，不斷的噴出油來，這聲音有節奏似地拍按着夜的腳跡。

壓縮空氣的壓榨機的叫聲，守夜人的口哨聲，從許多新裝的石油槽裏，很清晰地聽見鑽孔機的響聲。

一到晚上就靜寂下來的礦務所，只要有一點兒聲響，都比市上聽得清楚。不必等到最後電車過去，黑夜籠罩大地的時候，只要天色一暗，就沒有聲響了。

石油槽上面都懸着閃閃的燈火，遠看過去就像黃顏色的蜘蛛網。

青年團的書記彼得羅却波泰雷夫心裏最明白，斯拉漢的採油工事，所以有一部分不能按預定計劃實現，就爲了這個夜的緣故；在一個月前……每天一到夜，斯拉漢第六號礦務所的採油井，就立刻靜寂無聲。有些時候邦浦裏呼呼的吐出油來，這聲音一會兒也就消失在夜暗中了。機器部裏的鑽孔夫們，都胡亂的倒在板上睡覺；邦浦搖動得愈低下去，他們的覺也睡得愈熟。很有節奏的吹着鼾息，說些莫名其妙的夢囈，不歇的搔搔身子。一到朝晨，值日的來換班了；因爲朝晨的時候沒有人偷睡，所以做日班的也不發什麼怨言，就開始鑽起孔來，一邊扳着指頭數交代的日期。到這時候，他們就可以一朝晨高興興唱着歌到外面去散步。但是挨到了夜班，他們就打算躲到機器房裏去安度良宵。那知有一天，天剛剛亮，突然來了一班青年團員，把伸着四腳四手睡在地板上的他們，都一一的攝進照相機裏。青年團員的大聲叫喊，把他們驚醒了——流氓……

大家慌慌張張的擡起頭來擦眼睛，立刻懂得了什麼會事。

「你姓什麼？」

「姓……什麼姓不姓！你要問它幹麼……」

「好，你快說就是了！」

「我姓威蘭。」

「我姓馬沫特。」

「加入了青年團沒有？」

「自然加入了的呀……」

「什麼，你這個傢伙！你這就算是進行五年計劃的麼？你加入了突擊隊沒有？」

「托辣斯不是規定，在兩年半中實現五年計劃的麼？要着急做什麼！」

「喂，你叫什麼名字？」

「史推剛采夫……」

「馬留斯珂夫……」

「亞爾哈若夫……」

彼得羅就很快的寫了起來，他想這種偷懶的人，一定還有不少，這些人大概好久以來就在使這一手的；他預備明天早晨把這事情到支部去報告，得引起極大的注意才行。

只有斯拉漢的第六號礦務所是這樣麼……另外的地方怎樣呢？皮庇愛白怎樣呢？薩彭契怎樣呢？庇奈迦琴怎樣呢……

一早晨就把相片曬出了，爲了要叫做夜班的人自己覺到難爲情，爲了要警告這個危險，就把來貼在壁報上。

一早晨，馬沫特威蘭，迦莎那亞爾哈若夫，史推剛采夫，還有別的人，都叫到事務所裏了。彼得羅尖着眼睛望着他們的臉孔一個一個的看，聽威蘭再三的申辯：

「我們睡覺是睡的，做工也做的呀……托辣斯規定要兩年半實現五年計劃……稍稍睡一下也不打緊……只要照規定的做到就是了……」

「什麼，照你這樣說來，還應該替你送被頭來才是！」

「我沒有說什麼被頭呀，我只是照實情說……」

「我們自己的份兒都做好的呀……我們……」

喧吵，叫喊，悶騰騰的香煙的煙，在这一切之中，史推剛采夫大概還在鑽孔機中做夢，他說了：

「彼得羅，你看怎樣……不消說我們是錯了，我們也不想替自己掩飾……你想什麼樣，讓我加入那個好不好？以後我不偷睡就是了……我沒有方法替自己隱瞞，爽爽快快的自首吧，老實說，我大概偷過二十次

懶……自己明明知道是不該的，照理應該開除，喂！讓我們來加入突擊隊，好不好……」

「什麼突擊隊，我可不高興……快替我算清工賬，我受够啦——」威蘭大聲的叫：「只一點點兒工錢，叫人拔出全副精力！這玩意兒誰高興……」

「你加入了青年團？」

「喂，加入的……」

「喂，諸位大家想想，這還成什麼話？」

就在這一天，威蘭結清了工賬。傍晚的時候，亞爾哈若夫和史推剛采夫跑到彼得羅的寓所裏來。

「喂，彼得羅，你不要發氣！史推剛采夫說了：『不消說，我是什麼都明白的……你把這事登在報上吧，登在報上讓大家都明白明白，是這樣的……我今天想了一天，彼得羅，什麼事情我都想過了……』」

「那末，什麼樣呢……」

「這，這是很明白的……一句話就爲了……」

彼得羅插進來說：

「就爲了咱們蘇聯，現在正用着世界上從來沒有的速度，進行着一切建設的大事業，就是吸一支煙，也都可省就省五年計劃也許兩年半就可以完成……不過如果碰着這樣的事，像你們這樣在廠房裏張開了大嘴睡覺，那就什麼樣呢……咱們斯拉漢地方的石油，就是在柏谷石油中，也算是最好的油。可是咱們斯拉漢的工事，卻耽誤了時日，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如果這樣下去，斯拉漢的五年計劃，就得變成十年計劃，列寧的薩彭契，皮庇愛白，白拉漢，這一切地方，就沒法子補救斯拉漢的落後了，咱們斯拉漢是在睡覺，機器躲在睡氣沉沉的柏谷的夜暗中，停止了活動。這到底是什麼會事呢？這就是減輕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麼？大家都知道食糧不夠，食糧不是要靠田地上生出來的。麼？可是田地卻需要機器，需要軋士令，需要咱們斯拉漢的石油。全蘇聯現在走上了建設的路，可是你呢？老兄，這可不行呀！」

『這個，我懂得……喂，彼得羅，你聽我說！』

第二天，史推剛采夫的母親，擔起兒子的心事來：

『這個小壞蛋，一定是攪了什麼女人了……我真恨不得把他的腳脛割斷才好。你瞧，整日整夜不歸家

……』

跑到門外邊，遠遠的向夜色中望去，卻沒有他的影子。

朋友們等着他回來，也奇怪起來。

『明明是大家約定了的……難道到自己團裏去了麼？』

打字姑娘紐洛契加嘆了口氣：

『嗨，真有點怪了……』

這晚上，史推剛采夫並不在別地方，是跟石油會了面。

工人們還記得，掘一口六百米突深的油井，得化十二個月到十六個月的時期；就是在目前，至少也得化六個月到八個月。可是斯拉漢的突擊隊，有一次卻只化二十五天功夫掘了八百二十七米深度，而且用的是一樣的機器。這件事，將會留在柏谷礦務所的歷史上吧。在斯拉漢，有許多像威蘭那樣的不願加入突擊隊的青年團員。可是在斯拉漢，還有許多的史推剛采夫——青年團員，或是非黨員的工人，老頭子等等。這些人都知道擔誤工作的弊害，都明白如果冶鐵廠、機器工業、農業的人都要在工作時間偷懶睡覺，那對於國家就成爲最大的危機，因此就在二十五天之內，掘了八百二十七米突深的油井。

曬好了的照相片，在壁報上發表的第二天，停了工在礦場食堂裏匆匆的吃完了飯的鑽孔夫，大家四個一隊的向自己的油井走去了，而且大家都像突擊隊員一樣，打鑽鏈的聲音衝破了夜的靜寂，一槌，二槌，深深的，深深的掘下去。

『大地呀，快把石油給我們！』

突擊隊員把自己應做的工做完了，休息一兩個鐘頭，又動手做起工來。以前那樣偷懶的人，現在是決不肯睡覺的了，斯拉漢的人們，漸漸的把失去的東西取回了。

第二十五天，新的油井掘好了，也許立刻就噴出油來；也許油勢洶湧，會把石油槽衝上天去，會把放在八百二十七米突深底裏的鑽孔器衝上來。濃濃的濁油，立刻就會跟暴雨一樣地落到蓬板上來吧；過去擔誤了這許多時候，大概地底下積鬱得好幾千噸了吧。用了電氣鐵路，可以把石油送到黑海沿岸市上的工場，油船和油車裏。揮發油、燈油、機器油，運遍全國，發動幾千幾百架的引擎。

可是不能等牠噴出來，不能等災難到來，有時候從整千米突深的地底下，受了瓦斯的暴力，會把石塊投到天空中去；這樣一來，一個不小心，就是碰着一點點火星，也會把斯拉漢、薩彭契，以及相距三十基羅米突的柏谷等，立刻燒遍血紅紅的大火，太陽會遮在黑煙裏去，天空中會籠住濃郁的煙煤；於是，不是幾百萬，就是幾百噸的石油，便都在火中化為烏有；如果鄰近的石油槽平安無事，還算是萬幸的事呢。

縱使不發生火災，像下大雨一樣的在地上淋一下，就不知要幾千噸好油，喪失牠的價值呢！

所以噴油的時間一定要把握得準，要使寶貴的斯拉漢石油，不落到地上，以至消失揮發性的燃發體和愛推爾，須要及時替油泉上嘴套，套上噴油管——靠了這些燃發體和愛推爾，我們才能買進了機器，進行我們自己的五年計劃。

從開始掘到第二十六日，深度八百三十米突的七六一八三號井，便看見噴油了。

鑽孔師史內葛萊夫今年已經五十歲，這位亞留西亞老伯伯，到現在已經見過了不知多少的噴石油出來的石油槽，可是他從不慣在油裏洗浴。啊，噴油了，那就連飯也來不及嚥到喉嚨底裏去。斯拉漢的石油，這是價格昂貴，質地輕油質多的石油。

『喂，大家快來看！』老鑽孔師在石油槽邊跑：『喂，這是什麼呀？是咱們的呀，是突擊隊員試掘的油井呀！』

……幾乎都是純油。喂！快拿個塞子來，什麼樣兒都好……」
 試掘井的内部沸騰起來了，瓦斯嗚嗚的叫，噴到天空的石油，劈頭劈腦的淋到地上來了。試掘井終於噴油了。

「啊啊，這是什麼會事！不能讓牠亂噴呀！你們看，這樣下去會起火啦，咱們突擊隊就得全功盡棄……這可不行呀……喂，大家快拿油管來，快快……」

時機把握得很準確，套上了油管，油的勢頭就緩了。時候恰巧，傢伙都拿來了；鐵管子和塞子，都使噴油引到了濃重油的油井裏去了。亞留西亞老伯伯叫了：

「喂，大家什麼了……」

四個人在噴泉口上了口套，石油發起威勢來，不時從口套縫裏出來，向着人身上亂噴。是暖和平的，濃濃的石油。

「快把螺絲釘旋緊，喂，旋得結實呀！再結實點！」亞留西亞老伯伯大聲的叫。

石油濺到面孔上，工作衣濕了，大家一邊淋着油雨，一邊咬緊了牙齒用力旋釘。堅固的螺釘，把油管接住，把關門裝上了。

這會兒——如果擦一根火柴，落一個香煙頭，石油槽就會向天空直飛，滿天空會燒得通紅，石油火災的呼嘯之聲，將會直吹到遙遠的柏谷。

說不定瓦斯還沒起作用，石油的噴勢很不均勻。亞留西亞伯伯想了：「如果石油衝破了塞子亂飛，那末關門也會破裂了，跟飛濺的油雨一起落到地上的呀。也許會發生這樣的事……」關門如果受不住瓦斯的壓力，便會被牠衝碎，這樣的事，以前常常有過。「快用力好，旋動了，大家快合力好，旋動了！」

半小時之後，關門很結實的裝好了。亞留西亞伯伯就把大家趕開，命令着說：「快去洗身子，快，大家都去！」

祇留自己一個人，身子跟落湯鷄一樣，施出全副氣力，弄緊了輸油管的接縫，使每次邦浦一動，石油便從輸油管裏，像奔泉一樣的流出來。他只一個人工作，其他的人都走了。亞留西亞伯伯知道他們立刻會回來的，果然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回來了。試掘井噴油了，平安無事，明天就可以用邦浦來汲，收回從來所損失的多少噸油了。突擊隊開掘的六七一八二號井，明天可以採油了。

晚上，石油繼續的噴出；到了朝晨，日班工人開始換班，剛要動手做工的時候，在石油橋步道板外面的地上，發見了亞留西亞伯伯。晚上，在俱樂部，莊嚴堂皇的討論會席上，起先他沒有說起自己的徹夜的工作，可是十八小時的勞動之後，終於躺倒地上這一會事，終於大家都知道了。而且當他躺倒之前，他已經把噴泉弄好。大家搖搖他的身子，他很快口的叫喊了：

『你們要我死麼？你們要把我的老命搖落麼？惡鬼……莽漢……我難道對你們有什麼害處麼？……』第二天朝晨，命令來了：『在規定時間以外，不准過度勞動，每天按照一定工作時間休息。工作縮短，勿亂秩序。』

彼得羅對於這個命令，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釋，他覺得斯拉漢又負了一票債，拚命的在自己腦子挖洞，想每天出油幾噸的新計劃。

彼得羅的假期快到了，可是這個地方如何捨得掉礦務所裏沒了他，事務局會變得怎樣呢？他就同亞留西亞伯伯一起到相谷的托辣斯總局去證明。

『我們確是做了規定外的的工作，因為我們是突擊隊員，我們又不是多要工錢，多做點又有什麼打緊。真可笑，你們這班人，我們不過要完成自己的計劃吧了。』

托辣斯總局，卻有托辣斯總局的意見：『在規定以外的時間做工，是勞動人民委員會禁止的，你們難道不知道麼？』

『我們可不管什麼禁止不禁止，你叫我們用什麼來補救過去的落後？叫那個來完成計劃呢？』

「要補救，當然是突擊隊；不過，無論如何，做工總得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做！」

「這種溫和的方法，如果還追不上，那就怎麼辦呢？」

「總之……總之……」於是托辣斯也只好不反對了。

彼得羅說總局的人都是官僚主義，亞留西亞伯伯在油蠟地板上的吐一口口水。

「簡直拿別人當什麼。」

於是，彼得羅就不休假。

這天晚上，彼得羅和亞留西亞伯伯從托辣斯總局回來，他們就和史推剛采夫等一起坐着，彼得羅先開口了：

「喂，諸位大家想想，要叫咱們再做懶鬼，這可不行啦。」

談話不覺直到深夜，等到祇剩了彼得羅一人的時候，他就舉起眼來，向開着的窗口眺望夜色，不禁想起了一個月前的斯拉漢的夜。那時候，第六礦務所和其他許多的礦場，都比什麼時候還靜寂。石油槽上的燈火，織着黃色的蛛網，夜又織着黑暗的蛛網，這兩者畢竟誰將勝利呢……

這些話由却波泰雷夫，亞留西亞伯伯，史推剛采夫他們傳到了每一個鑽孔夫，大家每天晚上就祕密的造起人名冊來，決定佈置幾條戰線，開始巨大的鬭爭。這鬭爭的第一砲就是對計劃進行上的耽誤的，對管理部，以至於對勞動人民委員會的。

實現計劃第一步的石油工業，是不知道休息，而且是不應該知道休息的。從地底下噴出來，通過吸管，吸進邦浦裏的石油，就是不管什麼時間不時間，人力不人力的，它永遠是和積蓄着的瓦斯一起從地底噴湧，如果偶一疏忽，說不定就會把整個礦場都變成石油的海，也許會引起打不滅的大火災。石油是從地底取的，所以不能耽誤，把石油拿到手，要越快越好。

傍晚的時候，礦場上青白的燈火放出點點的光芒，一到夜，燈火的顏色就變深紅。這時候，市聲俱寂，只有

從石油槽的一邊，聽見鑽鑿的響聲，邦浦的聲音，和壓榨機器場的喘息。裸體的月亮，每天晚上在斯拉漢，薩彭，契，彼，庇，愛，白，白，蘭，漢等一帶的柏谷，油，田地帶上散步，點點的星光，綴遍了天空的四周。

夕陽一次一次的西沉，晚霞一天一天的映紅了天空，於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托，辣，斯，總，局每天收到工作的報告。第，六，號，礦，場得了驚人的成績。有一次，管，理，部裏的一個人，和彼，得，羅碰到，想起了從前的事，就這樣的說了：

『怎麼樣，同志，進行得很不錯呀。你們那個第，六，號，礦，場，真正是沒批評的了。可是別的地方，簡直不成話，你們的地方卻……』

說：彼得羅只斜着眼向他一望，什麼話也不回答，軒着鼻子笑了一笑，就對走近身邊的史，推，剛，采，夫低低的

『你看那個傢伙……聽了叫耳朵發冷，真是永不覺悟的呆木頭。』

史，推，剛，采，夫得了這樣的一個報告——是母親跑來訴苦情，說是沒工錢的工作是禁止的，爲什麼我的兒子卻整日整夜的在工，場裏。

『後來答應了沒有！』

『哪裏，讓她去說好了！』

青年團支部書記彼，得，羅却波，泰，雷，夫，還想偷偷的另外掘一個試掘井，用第，七，六，一，八，二，號，井一樣的速度，化二十六天功夫，叫別人吃一次驚。可是這個機會總是不巧。

礦，場，管，理，部和團，員的代表們，晚上到工程師史，內，葛，萊，夫的試掘井去檢查，也跟兩個月前的那一次一樣，身邊偷偷地帶了照相機。

彼，得，羅，亞，留，西，亞，伯，伯，史，推，剛，采，夫，還有亞，爾，哈，若，夫，都正在滿身油污地工作。

『是什麼人的工作時間？』地委秘書大聲地問了。

「史內葛萊夫。」亞留西亞伯伯回答了。

「史內葛萊夫，什麼……你不是日班部麼……」

「日班便什麼，日歸日，夜歸夜呀。」

試掘地上燃着燈火，地委忽然看見滿身油污的却波泰雷夫。

「却波泰雷夫，麼？」

「你也在這兒麼？」

「到底幹麼，你們都在這兒！」

「我受了社會主義競賽的號令呀。」

「誰發的令？」

「是那個發的令呀。」彼得羅把手一指；「這邊有五個試掘井，我們想送你們當禮物，不要作聲呀，給外邊人知道了可不行……我們有二十個同志，其中八個是黨員，不光是我們幾個……」

亞留西亞伯伯狡猾地一笑，阿亨的咳了一聲問了：

「你們什麼樣，打算責備我們，還是要把我們開除？勞動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我們可聽厭了……你說我們違抗上司麼？」

「哪裏，沒有的事……」

照相機拍的一聲，鑽孔夫的照都拍進了，爲了到明天早上，使曬出後的勞動英雄的照片，發表到壁報裏。

不過一點兒小事

左視梨原著 傅東華譯

左視梨小傳

左視梨(Sozilya)於一八一九年生於莫斯科，生下不久就被父母帶到波蘭去，在那兒住到十歲。一九〇一母父親(小商店的店員)死後，家庭就離散了。

後遷往敖得薩求學。十四歲又回波蘭。因熱心革命事業曾輟學入獄。他很喜欢斯賓那沙和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十八歲開始作小說。一九一九年移住莫斯科，一直住到現在。

先是一陣塵埃出現在那條空空的路上。接着，一種有節奏的步伐聲從那塵埃裏出來。數分鐘後，便有咳嗽的聲音從那步伐聲中發出。最後，已見黃澄澄的銅色在日光中閃耀，分明那隊伍是進城來的了。

那隊伍，見得是不過一團。大約有五百個醜態醜惡的人，無不風塵滿面，破蔽不堪，重沉沉帶着上鏽的來福槍，刺刀，和炸彈。

其中有些是騎馬的。當那第一條狹窄的街道已經充滿着人聲，軋轆聲，以及喘息聲的時候，當那馬蹄聲開始震過那些狹窄木板道的時候，那些可憐的猶太人的住屋和店鋪，便都似乎暗淡而萎縮了。

那些猙獰的，闊顎的，毛氍氍的臉，那種嘈雜喧嚷的聲音，那種皮革的氣息和那隊伍由戰場帶來的氣息，加以他們那種凌亂的行列，又沒有旗幟——凡此，都是預兆凶惡的景象。

那行列的頭裏，有一個瘦削的小個兒，穿着一套教練的制服，騎着馬在前面走，胸上環着一條醜陋的紅帶，手裏拿着一條長長的 *Nargaika* (哥薩克人所說的一種粗鞭) 帽上插着一根綠枝兒，腰間蕩着一把手

風琴。

他後面，也騎着馬的，便是一個圓團團的大胖子，長着個肥大的脖子，眼睛只是兩條微微的縫兒，還有一個闊闊張張的沒牙齒的曲嘴。——那樣的嘴，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出，彷彿有四個指頭插在裏面，並有一種要震耳的流氓吹哨聲從裏面發出，震動過田野。

這兩人後面，跟着那團部的軍樂隊，一個打鼓的，兩個吹軍笛的，一個拿着一把銅喇叭，還有兩三個拿着各種不相配合的樂器。再後面，便是一羣面目不同喧囂流汗的羣衆，也有騎馬的，也有步行的，身上載着鐵的，皮的，背囊，麵包，乾草，灰塵，以及廉價的煙草。

有一家小小房子的百葉窗發出可慘地碎的一聲自己關閉了。有一個老年猶太人從他的小的店鋪裏將頭伸出，但他還沒有工夫看見什麼，便又不見了。一隻曾經兩度見過流血的狗從門裏跑出，站住了步，悽然的凝視着那個將近的隊伍，便又低着頭，開始用一種拖長而悲痛的聲調叫起來。

有一人穿着黑小褂戴着眼鏡的，已經一直奔過屋後的空場，好像跳陰溝似的跳過街道，去到地方「執行部」裏去了。

那新來的不識的離奇軍隊佔據了浴室，便有哨兵出現在所有的入口和出口，——其中有的穿皮鞋，有的穿靴子，有的赤腳，但都有圓筒形的手榴彈掛在他們的皮帶上或腰繩上。此外，各人都拿着一根來福槍或「截頭兒」——所謂「截頭兒」也就是來福槍，只不過槍管截短了些，而且不上刺刀的。在白天，這些「截頭兒」是拿來開豬和小雞用的，到晚上，它們就供向宮中亂放之用。這軍隊的人，沒有一個會向地方當局去報告。

他們把獵得的豬和雞烤了吃，自己砍柴用，又在河裏洗他們的馬。

晚上，他們就唱着歌，到公園裏去獵取女孩子。

第三天一早，他們在街上拘去一個老年猶太人，將他帶到浴室裏，正有一班人在那裏飲酒作樂，他們把一個雞蛋給那猶太人，那猶太人不肯吃，便有兩個人動手裝鎗，於是那猶太人就預備拿來吃了。誰知他正張開他那慘白顫抖的嘴唇，就有一个人對他嚷道：

『你敢吃嗎，你這猶太老，那不該是你吃的雞蛋！』

於是他們在那浴室的黑暗穹頂下譁然大笑了。
一點鐘後，他們將那猶太人放走。

頭一天晚上，共產黨都已動員了到早晨，便由直接通話線打電話給七十俄里以外的「省執行部。」省執行部的回話是要求詳細的報告。這要求的意思，就是說他們不肯發救兵，或至少是不會馬上就發。至於理由是很明白的，就因那時省執行部的部長正到莫斯科去公幹，他的接替人則是個膿包子而已。

這電話是本地區執行部的部長白利森同志打去的。

他生着一個白皙的鼻子，一個高而白的額頭，一張紅紅的臉，一雙強視不瞬的眼睛，而他的嘴角唇邊，總不會缺乏一種大不耐煩的表現。他那神情之間，顯出什麼事都明白，卻只不願意一個個的告訴人。此外，他又曉得留心聽別人的話，但聽了之後，並沒有一句回答。他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也有幾分給人家害怕的。

他剛把聽筒掛上，便有本地「非常執行部」（專管防止反革命及拉機分子的執行委員會）的部長葉喜克維基同志走到他的面前。

葉喜克維基一面用拇指把制服上的皮帶拉掉，一面於語氣之間顯出他什麼都已明白，可以無須問他部裏情形怎麼樣的意思，經過一回堅決而嚴肅的停頓之後，便說道：

『把黨人交給我呀！把你能召集的黨人統統交給我！』

他明曉得那鎮裏的黨人總只不過七十人光景，而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女人，盡是些黑皮膚，剪頭髮，

帶着書歇氣的女孩子。而且就是其中的男子，也都不會受過軍事的訓練。這都是他明明曉得的，故白別盎心裏就明白，葉喜克維基的第一著就要想把將來的責任從自己身上脫了去。

那時白利盎沒有回話，但他心裏想，這終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地方非常執行部有一個四五十人的隊伍，這也救不得當時的局面。

在隔壁一間房裏，有個彼得格勒的水兵斯脫班諾夫的咳嗽聲響起來了。他正撐開兩腿，坐在一張桌子上，一面寫一面咳嗽。

白利盎問道：『你在那裏寫什麼，斯脫班諾夫？』

「寫一封信。」

『你的咳嗽怎麼樣了？好些嗎？』

「哦，該死的咳嗽……」

斯脫班諾夫是有肺病的。白利盎也明曉得，他那時提起咳嗽，不過借句話說罷了。他不願自己先開口說出那市鎮所處的危險。

在接待室裏，有十個人聚等着。大家都蓬頭亂髮，現出盤夜未睡的形跡，臉上又都顯出極端恐怖的神情。他們都是殷實的市民，是來請求放他們出城去的。大家都焦急顫抖着，擠在那微微開着的門口，要想向裏窺探，至少希望得見一見白利盎的面。我們可以聽見他們跟傳令兵在那裏辯論，那傳令兵不住用一種含怒的聲音道：

「這沒有什麼緊急。什麼事都是緊急的。你們有許多人，我就是一個。」

裏面的白利盎說：『我剛才打電話到省部去過。』

斯脫班諾夫問道：『爲什麼事？』

「怎麼，就爲這些土匪啊。」

斯脫班諾夫停止寫信了。

「就是爲這個軍隊的事嗎？不過他們都是些傻子呢。我曾經到那裏去過，他們都是些烏克蘭人，都是些——的兒子。我不願意叫這種人來參加革命。這些該死的狗！你簡直說不定他們是什麼人。你說他們是我們的呢，或只是一幫強盜呢？其實他們只是一個別動隊罷了。他們當中有個把流氓在裏面煽動亂子。以全體說並算不得怎麼壞，但其中有的說——『布爾希維克萬歲，打倒共產黨和猶太人』當然，這簡直就是糊塗；我想他們總得稍稍變得像個樣兒才是，我今天還要再去一趟。起初，他們不肯讓我到浴室裏面去，我便開口罵。因此他們讓我進去了。他們放着很多的酒，那真壞，這該替他們拿掉才好。」

「等着，不要擠。」那傳令兵又在門背後埋怨了。「雖的事都是要緊的，你們人多着呢。」

一陣吵鬧起來了。聽見其中一種尖利的聲音道：「這是公共的事情呢，再耽擱是要不得了的！」

那傳令兵走進裏面去，狠狠地用他的肘將門砰的一下關緊，正碰在外面一個急切探望着的頭上。

「白利盎同志，那藥劑師一定要跟你說話。他說有極要緊的事。」

「讓他進來罷。」

那肥胖而黑的本鎮前藥劑師利麥維茲進來了；他的恭敬有禮的臉上現出驚惶和恐怖。

白利盎對他將眼睛一瞟，表示問他的意思。

「我沒有工夫用書面來說明，」他開始說，說時合着他的顫抖的手，像一個唱歌人，並且很恭敬地彎着身子。「我告個罪罷……事情是，雲霧已經凝集我們的鎮上了。大禍已經臨頭了。那些沒有組織的侵入者已開始任意搜查了。屠殺的煽動已經開頭了，我們城裏又沒有軍隊。他們都在前方，因此——請你恕我冒昧，——我覺得這是我的職務，爲的這是公共的事情，而且店鋪雖則都已關門，仍舊還藏着很多人民的財產，他們正要動手搶——因此，我主張向特洛斯基同志去告急，因爲附近的地方沒有軍隊，而特洛斯基同志是有火車的。他將必來的很快，不會耽誤，將必能恢復秩序。」

白利盎耳朵聽着，眼睛注視在那藥劑師身上，彷彿他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斯脫班諾夫不耐煩得只歎氣，張開嘴，把一口痰唾從他坐着的那張桌子吐過，直到房子的中心，帶着厭惡的神氣說道：

「哼，這傢伙倒會嚕嘛……」

白利盎輕輕的說道：

「走開罷，不要耽誤我的時候。」

那藥劑師覺得窘了，卻還沒有灰心。

「如果把革命的功績統統都丟了，那是大可傷心的。我們已經有過兩次屠殺了：一次是在鄧尼鎧的時候，第二次……」

「我叫你走開。這些事請你不必費心罷。」

電話的鈴響得緊。是從「蘇維埃第一區部」打來的，當初那地方本是落伊茲曼所開的尼波爾旅館，那裏的人問說共產黨和「負責工作人」究竟動員不動員。

白利盎問那邊說話的是誰——原來是個女人的聲音。那女人弄猷了，白利盎便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急忙道，「不要告訴他是誰。」但是白利盎已經認識那使他的妻子造出一種驚惶空氣的聲音是誰了。他是地方執行部裏的同志之一。

「我是……我是……好罷，我正要問……」

那邊的聽筒掛上了。白利盎就離開電話。

不多一會，地方執行部的房子裏便充滿著緊張的空氣。一羣被動員的共產黨到了。他們問着槍械和供給在那裏，電話連連的響。有個人不知爲什麼，正把一條繩子紮在腰裏，墨水潑翻在桌上了。有兩個人同時要通過一個狹的門，彼此相撞，無端把那門口塞着。那門吱吱噹噹的響起來。那屋裏的指揮人——一個帶着鬚鬚黃鬚子的青年——從這間到那間不住地鑽來鑽去。據報告，機關槍已在樓下安好了。誰發命令安機關槍

的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有兩個人坐在桌上，掉着他們的腿。並沒有人注意他們，也沒有人曉得他們是誰。後來才曉得他們是由這鎮上過路的兩個共產黨。廊子裏聽見許多人一陣很重的腳步聲，他們都是紅學生；也是在這鎮上暫時勾留的，一共是十一個。房間中心有個人在那裏吃青魚，眼睛對別人憤憤然的瞬着，搖着他的自由的拳頭，學着前方紅軍的呼喊無意識地嚷道：

『放棄浴室罷！』

蘇維埃大會和所有職業聯合代表的特別聯合大會議是定在下午兩點鐘開的。

那會場比平時裝飾得特別周到。馬克斯列寧和特洛斯基的像都用紅帶子裝飾起來，顯得很莊嚴而果斷。窗門都大大開着。白利盎座席附近的一個鈴放出一種休息日的光彩來。每個門口都有一個帶着彈匣和槍的步哨站着。又有同樣的步哨駐在樓下的入口。那步哨長拿着叫子，這裏那裏忙碌碌的走着。會議室隔壁的幾間房裏，約有三十人模樣已經預備着了。

那天開會的秩序包括着：（一）『關於現在的局面，』由白利盎同志報告；（二）『進行的事務。』

會既開成，白利盎臉上照常帶着那種不變的厭煩神氣，提議大家首先起立，替格爾戈同志紀念致敬。格爾戈同志是燃料委員會的祕書，新近被徵投軍在前方打死的。

『他的這死，』白利盎說道，『就是死了無產階級一個最好的兒子。工人們和農民們將永遠不忘他們的第一等戰士。我們必須在他的坟墓上聯合起來，大家宣誓，格爾戈同志用他那種犧牲精神而奮鬥的這個目的，我們必須要貫徹到底。』

在場的人都立起來。有些戴着帽子的都把帽子脫掉。

白利盎做一種表示，讓大家坐下。

大家於是重復坐下。

做祕書的烏爾乞克向白利盎現出驚惶的樣子斜睨了一眼，口裏嚷道：

「白利盎同志發言。」

羣衆中起了一種動作。咳嗽聲，吹鼻聲，然後就是一種緊張的靜默。

白利盎起立，揮着一支鉛筆，像樂隊的指揮人揮着指揮杖一般。他報告大家，說有一個全武裝的別動隊進城來了。那軍隊分明不承認蘇維埃的權力。他們並沒有代表派到蘇維埃或軍事當局去報告。現在他們的武裝小隊已在任意搜查，已在街上拘獲安分的市民，並將他們侮辱。那軍隊自由佔據着的駐在地，已有鎮上的惡分子——從前的屠戶和店老板們——常常在那裏走動，正在煽動屠殺。凡此情形，無論如何都是容忍不了的，對於這班無組織的武裝別動隊必須要有抵抗才是。

「當這時候，一般無產階級和農民護衛人的最好子弟正爲着工人和農民的權力在許多的前方流血，」他繼續說，——他的聲音和語調分明都是模倣特洛斯基的，——「正當這個時候，那些小資產階級受着一般門希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和無政府黨的唆使，竭力要想渙散蘇維埃的勢力，要給工農的革命以一種怯懦的打擊。但這是他們不能成功的。他們這種冒險的舉動必須打倒！我們必須堅決地對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說：『滾開去！』」

白利盎坐下了。大家喝采起來。

那祕書又向白利盎驚惶地看了一眼，嚷道：

「我要求發言！關於秩序上的事。而且我還有個動議。」

「我也要發言！我要求發言！」

這個這樣吵鬧着要求發言的，是個門希維克，名叫克萊納。他心裏大受激動了，他那下唇的顫抖已經分明看得出來。他用雙手把他的夾鼻眼鏡，他的大衣領子，和他的頭髮，差不多同時的儘管拉下來又整理回去。他等不到得着發言權，便朝着在場人開始說道：

「我抗議。這是一種買動人心的語。白利盎同志從那裏曉得這個軍隊是由門希維克唆使來的！他並沒有

有證據！這是籠絡人的方法！這是煽動！

接着就是一陣大擾亂。

「你還沒有發言權，」白利盎說：

「靜些！」

「不要從自己的坐席發言！」

「秩序，注意！」

「靜些！」

「靜些！」

「現在沒有工夫爭論！」

「這是煽動！這是籠絡人的辦法！」克萊納的聲音勝過大眾。

「靜些！」

「同志們！同志們！」

「讓他說罷！」

「不要鬧！」

「秩序，注意！」

銳利的鈴聲。

「同志們！白利盎說：『我們現在沒有工夫辯論，請大家安靜些。誰要擾亂會場的秩序』——他提高

聲音說——『就要驅逐出去。現在請烏爾乞克同志發言。』

烏爾乞克搔了搔頭，開始說道：

「同志們！現在時間既然迫促，局面又是嚴重……」

『說得簡捷些罷，同志！說得簡捷些……』

『我就說到本題了，我現在提議，關於白利盜同志的報告可以省去討論。同時我又有個主張請大家表決。誰是贊成討論終結的，請大家舉手。多數。那末讓我把案子提出。』

『說罷。』

『蘇維埃大會和各職業聯合代表的聯合大會既聽見白利盜同志報告有一個無組織的隊伍侵入鎮內，恐怕有擾亂秩序的可能，致使危及普羅的大革命，故已一致決定採取毅然的手段，至於具體的方略，可交蘇維埃地方執事部去具擬，並予以選派代表之權。』

這案子一致都承認，大家唱過『國際歌』就散了。

那天晚上，便有一種非常的妖氣瀰漫在全鎮，這在黃昏時分便可感到。那時街上已空了，有一隻迷路的孤牛方從牧地回來，站在大街中心，發出一種拖長而悲哀的鳴聲，表示她對於這異常虛空的驚駭。

那清潔的天空，映着光輝的落日，似乎離開得遠遠，顯出不關痛癢的神氣。那些矮小房子的煙囪裏昇出炊煙，好像一條條稀薄的喪服的黑紗。又時時聽見散漫的槍聲劈拍而起。

那時街上差不多已絕行人。只是極偶然的可聽見一種匆忙的步聲，一會兒便又沒有。有個人來了，謹慎而匆促地走着，走過那條狹窄的木板路；他不住的把眼睛回顧，好像心裏懷着恐懼。及到一個十字路口，和一根貼着破碎招貼的柱子相近的地方，他才站住了步，把去年貼在那裏的那些『強迫的規則』凝視一回，便又轉過彎兒不見了。

那妖氣跟着黑暗加深了。有許多房子裏都沒有燈亮。羣狗吠着嘩着。

禮拜堂的鐘謹慎地足足響了半個鐘頭，暗暗地使人歡悅，將人誘惑，雖則那天並不是休息日。

入夜後，風搖着樹，把垃圾刮過街道，又去敲打那些關閉着的百葉窗門。有個客人的貨車隆隆輾過。

一個迷路的醉漢在黑暗中歌唱，又向着風的號聲喃喃着說些醉話。然後便又只是一片有妖氣的，壓迫人的黑暗了。

在蘇維埃的第一區部，一間地板吱吱嗚嗚響着的裏面放着個彎曲面盆架的小房間裏，區執行部和選派的代表們正在那裏開會。

白利盎坐在一張牌桌上，照常帶着那種安靜而嚴肅的神氣，請大家對於現在的局勢發表意見。

『請你們只以實際的提議爲限，因爲現在大體的辦法是充分明瞭的，』他說。然後把在場人很注意的看了一遍，問道：

『斯脫班諾夫同志那裏去了？』
沒有回答。

但正在這個時候，廊子裏聽見有腳步聲音，門開了。斯脫班諾夫走進來，站在房子的中心。大家都帶着詢問和期待的神氣向着他。

『就目前說，一切都還安靜，』他熬住他的咳嗽，用一種低聲說。『昨天晚上，大約有二十人光景離開浴堂出去，但不到鎮上，是到城外去的。他們想必到鄉裏去要給養的。此外，什麼都安靜。可是他們把女孩子帶到浴堂裏去，弄得稀糟，這些——的兒子。』

『大本營是安全的，』共產軍的指揮道。『有四尊機關槍和三十個同志都預備着了，內中有六個是學生。地點是填高了，所以設使受攻擊，我們也可以支持得一下。』

白利盎用一種簡捷而認真的結語報告道：

『是的，同志們，今晚六點鐘的時候我接到報告，說火柴工廠的工人，和一批洗衣工人，還有幾個皮匠，已經組織了一個分隊，由兩個學生指揮，在城外有了防禦的準備了。』

『街上那些巡邏的是誰？』

『那是我們的，』斯脫班諾夫說。『是我將他們留住的。』

白利盎那時正彎着頭看着一張紙，神色和態度仍舊不變，只從他的眼光裏暗示他有要緊話要說的意思，於是在一聲「同志們」之後既有相當的停頓，他便開始道：

『同志們，現在這種種對於萬一不測的戒備，當然都是很正當的。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目前的局面。若用我們自己這點力量，我們是不能對付這個局面的，而我們又沒有地方可以希望幫助。由這一點說，這種情勢於我們實在很不利。因此，我們的一切軍事準備，都應該儘可能的範圍祕密而謹慎地進行。至於我們第二步急切該做的，我的提議是這樣：因為那隊伍是誰也不許進他們的營裏去，又因斯脫班諾夫同志曾經費了大力才進去過一趟，所以我主張明天把那全隊的人都邀請出來——也照平常的手續，我們只裝做不曉得他們的舉動——邀請到劇場裏，或聽音樂，或看戲，而在未演奏之先，叫貝利亞可夫同志——他剛巧從莫斯科來到這裏——對他們談話，將目前的局面弄得清楚。同時，設使那隊伍到劇場裏來，卻沒有滿意的結果，那末我主張拚個大犧牲，把劇場包圍起來，將那隊伍完全都繳械。』

白利盎只把這最後一句話提高聲音說，燕後又恢復特洛斯基所專有的那種堅決明晰的腔調。十五分鐘之後，白利盎的計畫就開始實行了——但還不過是最初的幾步。

斯脫班諾夫被任為劇場的指揮和音樂會的組織人，住在旅館裏的貝利亞可夫，則通知他預備着明天到劇場來出席。還有兩個女孩子，一個叫娜底亞，一個叫檀蒂煙娜，則擔任到那軍隊去邀請到會的工作。這兩個女孩子都是分政治部裏的職員，前幾天才從前方回來購買文具的。

將近早晨一點鐘的時候，會議散了。

斯脫班諾夫走到外面漆黑的街上。風在黑暗裏號吼着，把他手裏一盞用過兩年的彎曲行燈的玻璃刮得玲瓏響。

他沿街漫步而走，身旁附近的一塊地方忽起槍聲，他便從袴袋裏掏出一支手槍，小心翼翼地向槍聲的方向走去。他大約走過二百步光景，靜默，沒有一個人動彈，只有靜默和風。

但那天夜裏卻充滿着不安靜，腳步聲、人聲，和一種足以敗事的繚繚聲，似乎不住的發出。禮拜堂的鐘又敲起來了，謹慎地，不和諧地。

斯脫班諾夫咬緊牙關站住，耳朵聽着眼睛凝視在那個預兆不祥的有風的黑暗裏，不曉得怎樣才能擺脫他的苦惱，痛楚，焦急，疲倦，和憤怒，因而深深地歎着氣，合着風的節奏搖着頭，吐了吐痰，對着夜傾出許多可怖的咀咒。

曉色開始破露了。

第一隻雞啼了——刺耳地，含着愚笨的銳利和傲慢。

一個機頭的疲倦而破裂的放汽聲從大本營的方面響應過來，一部火車到了。

不一會，一般迷迷糊糊背着口袋的旅客出現了，一個大家庭帶着一大堆枕墊，口袋，罐兒，由一輛沒有彈簧的馬車拖着走。當頭的是個瘦小靈動的爸爸，穿着一套短軍服，分明是個吃荒的難民。他用他那種素常敏銳的眼光四周看看，心裏還不能十分了然，卻已覺着到這市鎮來的時辰不碰巧了。

他頭上有個醜陋的便帽一直拖到額頭，現出一種頹唐的異狀，耳朵上和頭的背後，有一種毛氈氈的東西跨着，好像一隻貓蹲着的曲影。

斯脫班諾夫已在「蘇維埃第一區部」的未完成的草屋裏連衣瞌睡到差不多一個鐘頭了，醒來之後，咳了幾聲嗽，疲乏得幌蕩不穩，走出廊子裏來。在早晨的光裏，風刮過臉，病懨懨的，因無窮的煎迫脫力了，因革命而年老了——他卻看起來不過三十歲，雖則尋常時人家總要當他已有四十歲。他前進了幾步，一面走，一面排斥着睡魔，向門口而去，卻又突然駐步，記起一樁事來了。他站着想了一刻，然後又回到廊子裏，敲着那從

政治部來的兩個女子——娜底亞和檀蒂煙——所佔據的房間的門，門是開的。那水兵走了進去。那兩個女子正躺着睡覺，身上蓋着一個兵士的大衣。

「同志，喂，同志。」他叫醒了一個。

「什麼事？」

「你聽我說……我禁止你們去邀請那軍隊……就是說，你們必定不要去……」

「爲什麼？」

「因爲那些戲子會去的，我會差他們去的。你懂嗎？沒有別的了。」

「可是爲什麼呢，斯脫班諾夫同志？」

「我命令你們這樣做，這就完了。儘管爲什麼爲什麼！因爲沒有土匪是會加害戲子的。就是無賴的光棍也是歡喜他們戲子的。你們可以遲一點到劇場來。在那裏也許要用着你們。」

他走出廊子裏來，重又向門口走去，但又一次縮回他的步。這一回，他卻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從桌上拿了筆墨，和一張紙，然後帶着到廚房裏去。在那裏，有一個頭髮紛亂不堪的赤腳人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同時捲起他的一條薄薄的破蓆子，這就是那種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之一，只有俄國有的，常常出現在鄉僻酒館或旅館的廚房裏的。

「你聽我說，同志。」斯脫班諾夫說，「替我拿一點熱水來泡茶，快些快些。」

當那「同志」出去拿熱水的當兒，斯脫班諾夫便靠廚房的桌子坐着，一筆筆仔細描着寫道：

「——城工農代表蘇維埃執行部茲以非常命令國立第一劇場，於本日（一點鐘）將最優兵力動員，舉行表演及音樂會，以招待現在駐在本鎮之別動隊。

「如違此令，嚴行治罪不貸。」

斯脫班諾夫把所寫的東西讀過一遍，覺得滿意；然後想了一刻，又加上道：

「又令該戲子等悉心演奏，不得懈怠。」

他從一個醜陋的藍色杯裏吞了一口茶，把命令再讀一過，然後拿到白利盎房間裏去簽名蓋印。白利盎不在房間裏。

白利盎的妻，就是地方民衆教育部的部長，穿着一條圍裙，正在一隻「頭等」爐灶上煮馬鈴薯；她告訴斯脫班諾夫，說她的丈夫已到蘇維埃本部去打電話給省執行了。

那座本地唯一劇場的木屋，以它的建築的體製說，好像是由禮拜堂和馬戲場兩件東西合成的。但它的正門卻有一個兩根柱子擔成的廊門，前面小空場上有個牌坊，還仍舊搭在那裏，上用綠葉裝飾，寫着「歡迎代表諸同志」幾個字，——因為區蘇維埃的大會新近正在這劇場裏開過會。

劇場的裏面共有兩級，並有一個異常寬大的舞臺。

牆壁上，遊廊上，和點心間裏，都貼着各色各樣的標語。因為某種理由，這些標語多半是關於公衆衛生的，例如：「患梅毒的切不可用酒精，」『虱子是宰扶斯的傳導者』等等。

當斯脫班諾夫在蘇維埃裏尋不着白利盎獨自到劇場來的時候，劇場裏的人衆已經得着警告，曉得將有一個非常的音樂會，又已有人報告斯脫班諾夫已被任爲劇場的指揮了。事實上，原來白利盎自己在頭一天晚上已由和人通話線把這個消息傳給戲劇團的總理了。

這個總理，同時又是舞臺管理，又是那戲劇團的組織者——是個未來派的畫家，詩人，劇作家，紅星，紅哨兵，紅色英雄，紅色前線等劇本的作者——弗拉良諾夫同志——那時已經在劇場裏了。他帶着一種熱心的神氣，接着斯脫班諾夫道：

「哦，」他說，「事情怎麼樣了？那些人三點鐘就要來的。」

「怎麼說三點鐘他們已答應來了嗎？」

「怎麼，可不是嗎？今天一早就奉白利盎同志的命差兩個拉手風琴的去了。現在一個還留在浴室裏

唱奏，其他一個回來報告，說那軍隊三點鐘要到劇場來的。我們現在正爲他們起見，在這裏演習一套烏克蘭的革命歌劇，裏面有許多 Hopaks（烏克蘭人的民間舞）的。白利崙同志教我們對於政治要不在意些。所以我們給他們 Hopaks。這確是較好的辦法。從莫斯科來的貝利亞可夫同志會來對付他們。他一個人就能對付得了。你曉得他是一個好的宣傳家嗎？」

「是的那末那軍隊三點鐘是要到的。」

「是的，三點鐘還有斯脫班諾夫同志，請你告訴我，他們爲什麼要整夜的拿人，我的兄弟也被拿了；他是一個牙醫生，他是向來不管政治的。這是怎麼的？智識階級的全部都被拿了。我想這是大可不必的。」

「我也不知道。且等着罷。我們得預備起來了，你的劇場一共有幾個入口和出口來罷，陪我去。」

將近三點鐘的時候，浴室裏大家都興奮起來了，馬在上鞍了，馬鞍旁邊掛上一束束的乾草了——總而言之，就當那軍隊正預備出發的時候，整個市鎮便都似乎是死過去了。那天關着的少數幾個蘇維埃機關裏的女孩子，都散歸各人家裏去了。其中有幾個在街上遇着她們的驚惶的母親和姊妹來接，都蓬着頭髮，匆忙把圍巾披在肩上就出來的。鎮上的居民都從大門裏小門裏窺探，面上顯出驚惶的神色。有的膽大些的，竟敢冒昧走到街上來，左右看了一下，便又回到門裏去報告消息了。有些窗子裏則露出映在白面巾背景上的肖像。

在三點鐘的時候，那軍隊向鎮的中心出動了，路上經過第三巷，然後走到大街。這大街當初叫做斯可貝勒夫斯卡的，但現在已名共產街了。

當先騎着馬的，還是進城時帶頭的那個瘦子。他後面跟着的，也還是那個曲嘴的大胖子。那胖子把身子遠遠彎出馬鞍之外，怒氣冲冲強硬地對那小夥子吩咐些什麼，他的大聲的說話裏點綴着許多下流的詛語，一面發狂似的在馬鬃上揮着他那緊抓住一根 *Nagalka* 的大拳頭。

及到一個拐角的地方，就是當初最「貴族的」的一段街，和藥劑師、照相館，及那時已經關閉的分銀行相近的地方，他才分明是說服那個瘦子了——那軍隊停止進行了。

那些步行的兵士大半都帶着槍，卻都拿在手裏，並不掛在肩頭，至此兵兵一聲放落地上，簡直好像他是個有紀律的軍隊一般。前隊裏有少數人刺着他們的馬，不知爲什麼，都從旁邊的狹板路上奔到後隊來。

那消瘦的領隊慢吞吞帶轉他的馬，向他的肥胖的伙伴點了點頭。那胖子便張開大口大嚷起來——那聲音非常野蠻，在那些躲在家裏的驚惶市民聽起來，似乎不但全街受震，並連全鎮都受震了。

「哥西亞佛！哥西亞佛——阿——阿……」

他這樣的呼聲，在那隊伍突然停止的寂靜裏，和那包圍在街道和房屋上的不安地緊張地注意着的噤嘿，確乎覺得驚心震耳，如在樹林中發出的聲音一般。

「哥西亞佛——阿——阿……」

一個壯健的青年，穿着一條棉布袴，一件水兵的白襯衫，腰間掛着兩枝手槍，開始從羣中擠出他的路。

「我在這裏！」——他走近他的上官們。

於是那胖子就跟哥西亞佛作一段長時間的談話，這談話收梢得很奇怪：那大胖子突然向哥西亞佛將馬跨前一步，拿靴子踢他的胸膛，又拿 Nagaike 狠狠抽他的腦蓋。

軍隊仍舊前進了。這分明只是一種家庭的誤會。

劇場裏關於招待這個無異聽衆的事情什麼都預備好了。

舞臺背後有一間化妝室裏，坐着白利盎和宣傳家的貝利亞可夫，斯脫班諾夫則貼近旁邊站着，帶幾分擔心的樣子，報告那蠢武行的軍隊連人帶馬的快要到近了。

白利盎想了一刻，便道：

「不要緊。可是你把臺後的哨兵移到近出口的地方去，那末萬一有不測，也好叫那些傢伙當做劇場是

包圍着的。」

斯脫班諾夫暗底下對於白利盎的有些命令是不贊成的，卻擺着手出去依命辦理了，神氣間好像在說：『好罷，我就照辦——我們且看將來怎麼樣罷。』他從附近一間化妝室裏移了六個帶槍的送到台下，藏在一個衣架的衣裳鉤兒背後。

那些戲子，都戴着行頭和化裝，很馴服地坐在其餘兩間化妝室裏，吸着煙，輕輕的談着：

『我告訴你今天的事是要動武收梢的呢。』

『上禮拜有個人從莫斯科來……你曉得建築師特路底克是有一個兄弟的……好罷，這個人就是他的熟人……他說莫斯科也正有同樣的事……簡直是大鬧……列寧已經到斯摩綾斯克去了……是的……是的……你用不着疑心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來源可靠的消息，列寧已把特洛斯基拿起來了……』

『這是真的……我也聽見說過……』

『白利盎要被舉出來代替特洛斯基了……這是事實……』

『那是作興的』——（一個女人的聲音。）『你們看見過他老婆穿的那件新袍子嗎？——那種粗笨的嘴臉兒。』

『還有昨天……啊，那種情形，昨天的……滿城裏的抓人——可是洛伊茲曼旅館裏的人竟還喝了一晚的酒呢……嘿……他們來了……』

騷擾聲，腳步聲，軋轆聲，人聲，以及坐椅吱嗚聲，從遊廊裏及池子裏發出來。那隊伍已經到了。

他們沒有進劇場之前，先把它包圍起來，也跟在浴室裏一般，所有的入口和出口都有衛兵站着；馬呢，有的吊在大門的欄杆上，有的吊在廊子的柱上，又有的吊在空場裏的燈柱上。

附近街道的交叉口都有小步哨放着。

其餘的則充滿了劇場。

台上現出「烏克蘭歌劇」第一幕的佈景：一個酒店的大門，一月鐵店，以及兩旁的樹木。幕是開着的。

那隊伍坐定之後，貝利亞可夫便匆匆的出來，走到腳燈旁邊立刻開口道：

『同志們！現在全世界都包圍在革命的烈焰裏了。各國的勞動者都正從多年的迷夢裏醒覺過來，都在第三共產國際的旗幟之下，和「查」們，地主們，資本家們在這裏奮鬥了……』

貝利亞可夫突然覺得他的腿上有種不舒服的異樣感覺。他獨自站在上面的那個空虛而光亮的台，對着一個帶着刀，炸彈和實彈槍的什麼事都會幹出來的敵意的羣衆，他感到非常廣漠了。聽衆中不止一個都拿槍桿直豎着，把槍托放在膝上，又把粗笨的指頭按在扳機，莫不具備着一個新從田間出來的遊蕩農民那種不自覺的敏捷精神。

當在這緊張靜默裏演說的中間，走廊裏不知什麼地方有一頭門突然砰的一下響起來，便有少數人帶着農民式的驚惶忽的跳了起來，同時又聽得子彈匣的聲音在光亮的劇場裏異樣地可怕地扎扎響起……但那拍子不覺加緊的演說依然還繼續下去，面它那鎮定的節奏，當這緊急關頭，其足以徵靜聽衆，比之任何特別勸守秩序的話効力都來得大。

他是隨時都可以被殺的。當時那數百個聽衆，都是由他們的根基地硬拔出來的，由他們所習慣的環境裏移了來的，身被旋風顛倒的，受了擾亂的，吃着苦楚的，是從泥和血裏去尋真理的，渾渾噩噩的，是被一種不可名言的原始的力攝了來的，——他在這樣的數百聽衆中，無論那一個都可把他當做一種活的標的。他對於這羣聽衆是陌生的，不入淘的，——因為他是一個城裏的居民，腿兒細細的，鬍子尖尖的，又有兩片奇異的玻璃夾在他那窄窄兒的鼻梁上的。

他對他們有什麼要求呢？他們爲什麼該聽他的話呢？這些話裏到底有什麼意義，爲什麼常常要在市場上，農民的木屋裏，以及田畝裏，大路上來講呢？爲什麼因着這套話就發生許多的流血呢？爲什麼一般善良勤苦的安分百姓要拿起槍來，毫無猶豫地放進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人的胸膛裏和頭裏面裏呢？總之，爲什麼所有的邊境上，關柵上，道路上，市鎮裏，鄉村裏要有這樣的射擊呢？

「同志們！我們要曉得我們身上載着最先引起世界革命的榮養。我們是最先從查，從地主，資本家，將軍，憲兵們的霸軛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的……」

貝利亞可夫並不曉得他的聽衆的情緒轉變怎麼樣。

他雖是一個有習練有膽量的宣傳家，卻是非常之不善觀察。他所說的話，在他自己看來，似乎是非常清晰簡單，而明瞭的，所以每逢人家不懂他時，他就要誠心地詫異了。會場中如果碰到他須答覆別人的問題，他總要現出窘狀，就像做父母的回答孩子們所問關於一般公認爲人生的祕密時那樣窘法。他的演說難得有預先準備的，而若聽衆中有他的知己朋友——特別是他的未婚妻——在裏面，他大概總要感到有些窘，因爲他的演說的內容，他總是看得極簡單的。

而且他有一種天生來的自信，這是跟整個的他已經融合不解了的；就是他總當他自己的話沒有什麼特別，以爲即使那種極不發達的心靈也能領會，且也應該能領會的，——因有這樣的自信，所以他的話總帶有一點敷衍的性質，有時甚且近乎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是不怕用外國字的。他即使談到人類最崇高的希望，如對於平等如友愛等的希望，他的措辭也並不動情，神氣間只把牠們當做極實際的問題似的；好像一個人只稍有意志去做，目的總會達到，而實際上，這就算已達到目的，或將來總會達到的，就因他這樣缺乏動情的措辭，又因他說話的腔調和姿態非常簡單，故若配着一個嚴重的題目，便都飽和着一種力和勢，容易使人相信了。

從關於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的話渡過去談到怎樣分配土地，怎樣動員，怎樣離棄職務，怎樣充軍，以及

其他關於無論什麼問題的話，在他看來，是沒有什麼的。且當他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的話聽起來總確實覺得熟悉，同時卻又覺得異常新鮮，最後則覺得極其簡單，好像人人都經驗得到，人人都辦得到的。

標語中如：『什麼都要充軍』、『什麼都拿到前方去！』、『什麼都要改造』——這些老是『什麼都』，總是『什麼都』——在他嘴上說起來總覺非常自然，所以他的話裏如果有什麼有餘不盡的意思，那就要算奇了。

……可是他那雙腿的異樣的不舒服還有沒有去。他明白自己是作興要被殺的，因而感到這作興要發生的事的背理，感到爲這樣簡單明瞭的一件事而致受苦或死的背理，又因感到這樣的背理，所以他竟被激刺起來，他的話裏也就含着熱憤和一種特殊的緊張了，這樣的緊張之足以感動聽衆，且跟那種平靜的態度程度相同的。

『同志們！我們這些做農工的難道竟會對那在許多前線替你們和你們的自由而流血的兄弟們倒戈嗎？難道你們竟肯幫助那些執刑人的領袖們剝奪農民的田地剝奪工人的工廠嗎？同志們……』

『這套話我們卻聽見過了！一個尖利的聲音從他句話裏響出。

『廢話！這老調兒你倒唱得不錯！』第二個聲音說出。

但其餘的人仍都靜默。於是那演說者的結束的話就打這一片的靜默之中輾過，好像彈子渡過平滑的溝道一般，個個字都是明白響亮的：

『蘇維埃的地方執行部今天接到電報，說有一師的軍隊已從前線出發到這裏來了。他們是今天晚上可望進城的。同志們，你們當中如有足以阻礙你們爲共和國盡力的分子，我們曉得你們一定知道怎樣將他們去掉的。我們又曉得無組織的農工團體將來都要化爲有紀律的紅軍，並能替勞動者的權力在隊伍裏勇敢奮鬥的紅軍萬歲……農工蘇維埃的政治萬歲！』

喝采的聲音從大廳裏響出，裏面混着憤怒的呼聲，騷擾聲，吹哨聲，以及賭咒聲。

貝利亞可夫回轉身子要想走了，但他忽然感着那時候走了是一種錯誤。他舉起手，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但正在這個當兒，白利盎和斯脫班諾夫從臺後出現了。

「同志們！」白利盎開口說，聲音很響，態度極嚴肅。「我現在以本鎮農工代表蘇維埃的名義歡迎紅色別動隊，並為將他們改組做一個紅軍的一等支隊起見，給他們一個期限，到明天早晨三點鐘為止，將他們的槍械繳出……」

台後不知誰把燈旋滅了。登時便有狂叫聲，蹬腳聲，軋轆聲充滿着黑暗。又有兩顆槍子以一種震耳的聲響，差不多同時發出。白利盎和貝利亞可夫想要跳回臺後去開燈，可是斯脫班諾夫留住他們，牢牢抓住他的手臂，發狂似地喊道：

「燈一會兒就會開的！不要鬧！不要鬧！」

燈旋開了，於是在接着的一片噤嘿之中，他那不止一點兒受激動的聲音響出了，輕輕責備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你們瘋了嗎？是誰放的鎗？這樣的胡鬧算什麼？如果再有人這樣鬧，我就要將他趕出劇場去。表演馬上要開場了，你們卻聽見過蘇維埃的命令的，不是嗎？你們可以就在這裏把鎗械繳給我，或者繳給本鎮的總指揮同志也可以。」

當白利盎、貝利亞可夫、如斯脫班諾夫轉身走開的時候，那樂隊已經開始演奏，化裝的戲子也已登臺了。這就是帶着 Hopakos 舞的革命的烏克蘭歌劇的開場。

一禮拜後，那個精幹的省執行部部長從莫斯科回來了。他從電話裏向白利盎問起這件事。那時白利盎實在已把內中的情節忘記許多了，又因那時種種緊急複雜的工作正忙得要命，所以他只用幾句話敘述這件事，態度間好像想不出有別的成績可報告似的。然後他簡刮地總結一句道：

「不過一點兒小事。」

工場的一天

迦林原著 適夷譯

迦林小傳

迦林(B. Garin)是蘇聯「拉普」的盟員，在表彰五年計劃的英雄這一創作口號之下，與潘菲洛夫、伊史白夫等同受「拉普」的委派去視察各工場的。這一篇便是視察所得的報告之一。

第一次交班完畢後，送來了一個駱駝徽章；螺釘部的工人，正在急匆匆的走出工房去；製型場的人，從後面把他們呼喚回來。矮胖子的螺釘部工人劉莎珂夫，跳到了桌子上大聲的喊：

「你們看，把什麼怪東西送到我們這裏來了……」

大家望工房角隅上看，是一隻兩米突高的塗彩色的駱駝，正把頭曲到前腿下，露出了白牙齒站着。這明明是嘲笑這廠裏的工作。它正望着那些茫然地手裏扯着帽子的螺釘部工人；人堆中有一個人大聲的笑了。可是劉莎珂夫卻在地上踩着腳慢慢地說了：

「有什麼好笑……這是咱們的倒楣啦。」

螺釘部裏知道自己落後的工作，已難免受駱駝徽章的風聲，部員突擊隊的一人劉莎珂夫，在今天白晝中，就爲了打探這個風聲，跑遍了全工房，發着狠的說：

「咱們一定得割去駱駝的尾巴……」

可是螺釘部已把鑄造場的工作，落後了有二十天，怎麼能夠割駱駝的尾巴呢？因爲螺釘工房工作的蹉跎，影響到了製型部，連鑄造搬運機，和聲勢浩大的裝置部的大搬運機，都停止了。

沒了螺釘，沒了製型用的正確的沙土模型——便是沒了汽笛的頭，沒了滑車。零件缺乏的飢荒，將減低了裝置工場的工作。

劉莎珂夫是在滑車裝置部工作的；這滑車正是用來裝在耕田汽車的馬達裏的。可是這馬達的外部工作一遲緩，一切都遲緩了。

『這工作多無聊！』劉莎珂夫怨了起來：『螺釘太少，鐵板不夠，連自動閉器都沒有了。』

劉莎珂夫他們的一隊，便站在那兒，大家聲勢汹汹的罵了起來。從製型部裏，來了一個陰氣沉沉的長條子的隊長——製型工人摩斯卡雷夫，默默地抬起眼來向劉莎珂夫問：

『怎麼樣，滑車的螺釘在哪兒？』

劉莎珂夫就在他面前跳起腳來，把頭上的帽子使勁一拉，幾乎拉破了，他沙着聲發氣：

『不要跟我來吵吧，延誤了工作的又不是我們的一隊……』

隊長依然不作聲地旋過身子，陰沉沉的向着工房走去了。製型工和鑄造工都在工房裏工作，大家等着滑車裏的螺釘，可是螺釘沒有！

這一天是照常開始了，工人們大概都已到齊，工作房很靜寂，——搬運機，熔爐，製型機，都等待着開始工作。泥土將會雪崩一般的落到製型機中，開始鑄造部的運轉，製就的模型，也將接成一條連串不斷的長線，推撞着出來；而且一到上午八點十五分，小熔爐的工長，一把爐子口打開，熔化的鐵液，便會向杓子裏流下來。不料突然到了一種意外的威脅，沒聲沒響的，毫無一下警告地打擊了工房。柴傑尼的一隊，正為第三搬運機，即汽笛頭部的製型工作。這是要命的細工，用了粗粒的泥礫是決不能製造的，隊員在割軸子的柄，可是泥土卻不像平常般的落，祇慢慢的漏出一些小塊。

『見鬼！』柴傑尼氣得把柄丟了喊：『泥土在哪兒……』

在悶沉沉的房子裏，十二部滑車的模型製造剛要完，機器突然地停了下來。美國人雪德，走到工長那兒，

氣呼呼的不知用本國語高叫了些什麼。

工長茫然的搖了一下頭：似乎聽不懂美國人的話。雪德漲起了肥臉，利利的閃着眼睛，氣急呼呼地喘息着。『空氣不通！』祇有搬運機和裝滿的模型，在一起運轉，送到冷房裏去，可是切斷機卻不動。『空氣不通！』熔化的鐵流，流出得很順利，熱度也適當，一切都似乎順調。熔爐第三滑車的工長特羅法葉夫在檢閱工事，瘦弱多病的他，正是尖起了眼耳，查察有地方發生了障礙，沒有一切都似進行得很好，他拿出手冊來，正要記上工作的效率，忽然從上面，裝礦物和煤的爐口裏，走下一個工人來，好像怕別人聽到似的，低低的說：『犯住了！』『啊！』特羅法葉夫驚了一驚，就很快的走上熔爐上部去。

搬運機運轉着，機器中通進了空氣，赤熱的鐵液流動了；底下的一切，都進行得很好。熔爐專家闊肩膀的美國人霍爾摩斯，慢吞吞地在工房中走，一條絲巾打着一個結，包住他的大項頸，他穿着剛用熨斗燙過的衣服，心裏想着到來的假日，很快樂地在鼻子底下嗡嗡嗡嗡的唱着。他現在祇要立刻在這工房裏繞一圈，看看這位生手的工長在這兒新接手第五天的工作，熔爐第三滑車，就可以跑過堆滿原礦和鑛滓的院子望自己家裏走去。

特羅法葉夫滿臉心事的在熔爐上部繞着圈兒走，威脅是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照例又是出於意外的，剛加進了二鏟子的金屬——不知什麼緣故——上部就犯住了，貼在邊壁上一動不動。想把犯住的金屬搖動，空氣就往下面吹，上面卻開始壓力，而情形還是照舊。在熔爐底下，人們還是照常工作。熔鐵掉下來的東西，還沒有掉到他們面前。『再衝得結實些！』——特羅法葉夫大聲喊了。金屬終於落了下來。生手的工人，才抽了一口大氣，但是這一口大氣立刻又迫住，原來金屬開始報仇了——從熔爐的壁上，震落四塊磚頭。火頭從洞裏穿出來，向爐子的外殼迫來——這是很壞事的。但你決不能把熔爐停止，無論如何，總得把鋼鐵塊加進去。特羅法葉夫慢吞吞地從上面走了下來，心裏想着要怎麼樣辦才行，他做工長以來還祇是第五天，天天努力把住熔爐的心，壓服它的瘋狂，盡力避免不幸的變故。

黨的書記，要爲別人做模範，就得親身從事經營的工作。在審議工場困難狀態的黨委員會的支局裏，鑄造部的黨書記特羅法葉夫批評了管理部工作的混亂，從他到任以來，他就明白鑄造部的，『像這種工作方式，無論如何是要不得的！』這是他演說中的結論。共和國國民經濟指導員聽完了他的話，就毫不猶豫地，立刻提議派特羅法葉夫從今天起就當熔爐的工長——因爲要叫他明白怎樣工作。『你的資格是』國民經濟者向他問。『旋盤工』——書記回答了。『當工長好不好？』『好！』特羅法葉夫說。『算數！』

最初，熔爐部就沒有很好的迎接這位書記，到了第二天，熔爐開工後一小時，忽然發覺了斷水，這是第一次的警告，第一次的磨鍊。那時候他全不慌忙，立刻把氣流塞住，關住了熔爐的呼吸，使鐵液不致自動流出，這必須守住幾個小時；而且終於守住了。不料今天又來這意外的犯住，不得不過麻煩的一天。沒有多的時間可以考慮，時間是很迫促的，必須決斷的，迅速的活動。

特羅法葉夫很親熱地向霍爾摩斯伸手時，他的身子有點發抖。

『鐵液好麼？』——霍爾摩斯問了。

霍爾摩斯很尊敬這位做了工長受了嚴格訓練的黨書記。所以他的巡視，比了到別的熔爐，特別多到特羅法葉夫這兒來。他從嘴裏拿下菸斗，吐了一口口水，望着又驚又愁的特羅法葉夫。他們倆走上了熔爐的上部，開放着熔爐口邊。美國人的霍爾摩斯，便張開了嘴，向失了四塊磚頭的空洞裏看。一切都明白了。他就脫去了背心，捲起雪白的襯衫袖子，重重的蹲下身子，雙手揉捏和水的塗料。在十五分鐘之間，他就很得手很正確的敲打着，通了熔爐的煙，用潮濕有黏性的塗料，塞住了破口。特羅法葉夫和別的工人們幫助着他。

五月七日那天空站了四個鐘頭，原因是爲了螺釘用完；五月十日，又空站了二點二十分。這對於第三搬運機的隊員，真是特別沉悶的日子。這一天，克留洛夫和基賽雷夫沒到工，耽誤了全隊的工作。到了第二天，隊裏問克留洛夫昨天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不到。克留洛夫一邊在紙煙上燃着火，一邊不當什麼會事的說了：

『你去問鬼去……』柴傑尼把兩隊所製的模型數目，給自己的隊員看；卻魯雪夫的一隊是進展得多『問題是要趕上他們，追過他們呀。』柴傑尼說了。接着又跑到門口去，放下了臉孔對克留洛夫說：

『你祇是耽誤了我們呀。』

被強制着的停滯，和對於空氣，砂泥，螺釘爭鬪的一天……這一天還沒有完。卻魯雪夫的一隊，昨天卻是好日子，總共祇休息了一個半鐘頭，可是今天呢，勝利是從第三搬運機隊的手裏一小時一小時的抽去了，停滯，停滯，停滯……『螺釘沒有。』卻魯雪夫悄然的說。『我們到他們那邊去！』他決然地說了。第二次交班的夜，已經漸漸迫近了。因為螺釘那樣小東西的缺乏，正喘着氣的第三搬運機的五個突擊隊員，向法琪娜的隊裏走去了。法琪娜一邊兒措着手，一邊等這班製型工的代表們發話。

『好，你說釘沒有麼？』卻魯雪夫大聲的問。

女工們的突擊隊長依然不作聲。『好好。』卻魯雪夫微微的笑，對別的四個人說：『把駱駝拿過來吧！』
『什麼？』法琪娜問了，她的圓臉孔轉了色。『你們是來開玩笑的麼？』可是波諾馬來夫卻拿了一張用油墨畫着難看的駱駝的灰色的白報紙來，端端正正的在牆上貼起了。『爲了耽誤我們的工作，特獻法琪娜的一隊。』——女工突擊隊長唸了上邊的字句，跨前一步跑到牆邊，後來又想了一想，迴轉身來朝自己隊員。

『見鬼！隊裏的女工們對他罵了：『你幹麼不作聲？』

『做工做工！』她尖聲一喊，就照舊很事務式的把零件品去分配各工場。

第三搬運機隊的五個青年，大家講着什麼人也逃不了駱駝徽章的了。法琪娜在各部跑來跑去，她早已知道管理部說過，隊員已經讓鐵板和自動關閉機沒了算了，可是她還是找。

『這一定還找得到吧。』法琪娜指指地板上的鐵板對卻魯雪夫問，到處都散滿着螺釘的部份品，可是無從收拾——自動關閉機沒有，乾燥機又在喘着。青年聳了聳肩膀加強了語氣說：『祇要你們努力找就得了……』

祇剩了姑娘們了，暫時之間她們都默着聲平靜地工作。可是終於在意識之中，益加強頑益加堅固起來，大家沉沉的想，明天——不，還等得到明天，就是今天——連全廠全工場中最優等的女工突擊隊，都要受到駱駝了。法琪娜跑去拿要用的乾燥劑，在沒有燃燈的工場的暗角裏定了定神，好，够了，她很事務式的平靜地回到自己隊裏，姑娘們正在互相吵罵，她們的怨氣愈來愈盛了；她們離開了機器，跳到牆邊去，想撕破那張可惡的駱駝；可是門口突然現出了法琪娜。

『喂，法琪娜隊的諸位！』她大聲而決斷地制止了她們：『現在工作最困難的是那一部，就是我們螺釘工房。諸位，祇要我們好好工作，莫讓人家來掛駱駝！』——她指了指掛着駱駝報紙的牆頭，加了幾句話：『困難並不是可怕的，我們祇要加緊，那麼，一切不平就可以打倒了。』

在走廊下，我碰到了劉莎珂夫跟摩斯卡雷夫兩個，他正在喃喃得意的說：『我要割去駱駝的尾巴。』第三次交班的工人都來上工了，他們把肩頭撞一撞劉莎珂夫問了：『掛上了駱駝麼？』劉莎珂夫像地鷄鳴那麼的旋着圈子，把工人們趕開，等到走廊下祇剩他和摩斯卡雷夫兩人時，就把駱駝徽章拿去，很窮地唸起本隊的宣言詩來。製型工隊長摩斯卡雷夫身子靠在牆上，一邊兒聽一邊兒不住的點頭。劉莎珂夫讀那張紙：

不要讓滑車輪嘲笑

要快把駱駝趕跑

叫駱駝見我們怕

我們快完成生產計劃吧——

祇要實現得迅速

滑車便會更歡快

要不再見那駱駝

得把工作提高

一天造一百架滑車輪

我們要爲質地的精良鬭爭

莫用一見駱駝就擔心

用一切的力打倒駱駝吧

駱駝會從廠裏逃跑了

再也不看見——

原來——這就是駱駝最怕的！

『怎麼樣！』劉莎珂夫忍不住似地問。

『很不錯吧……』

『詩儘是詩，不過不能拿掉駱駝的，駱駝是給全體工人的，應該讓全體工人去拿掉呀……』

『我可是造了七十二架滑車了呀，』劉莎珂夫傷心的說：『已經超過規定了！』

摩斯卡雷夫從牆上直起了身子，一隻手搭到劉莎珂夫的肩膀上：

『劉莎克！』他靜靜地說：『駱駝不是給你一個人的，是給全體工人的呀！你懂不懂！』

『好個禮物！』劉莎珂夫喃喃的說：『大概他們很喜歡同駱駝住在一起吧……』

『你等一等！』製型工隊長搖了搖頭，輕輕地把劉莎珂夫推到第二次交班工人的會議室門口：『你要

發氣且等一等……』

熔爐裏投出了最後的鐵滓，焦炭和混合金屬的殘渣，裝着鐵液的杓子，已經不運轉了。大概是準備徹夜的作業，準備明天早晨的戰鬭吧，工程師而兼工長的特羅法葉夫大聲的喊：『不要走攏來！』自己就趁機跳落下來。燃燒到最後的鐵滓，在四周圍耀着刺眼的光輝，火花剝剝的飛着，又落到地面，大家使用棒打着，用水激熄。熔爐完畢了它的艱苦的一天了，爐子蓋一動不動的開着，恰如發氣發得心肝五臟都翻出來了。

『好，這樣就算完了吧……』

特羅法葉夫又一次地向熔爐和靜下來的工場望了一望，便踱着方步走出門口到廊下去了。他一邊想着，一邊在食堂的門口站住。大櫃子上，會場的中心，正站着一個機器部的老工人。他像近視眼似的不歇的眯着眼睛，恰如並不是對第二次交班工人的大衆，而是對親戚好友似的慢吞吞的說着。第一次交班工人已經得到了駱駝徽章，現在要挨到第二班了。機器部工人的隊長康特拉彌海羅維契克拉庇夫尼茲基，正對着鑄造部工人——這批老是耽誤的英雄——講自己生平的經歷。

『我是老頭子！』他說着，把帽子捉去，讓大家看見他滿頭的白髮：『我今年六十五歲，咱們的政府給了我年金，這年金真不壞，我這下半世够得過活了。』

他開玩笑地說：

『年紀大了就該坐在家裏，拿年金，快快乐樂過活吧……』

康特拉彌海羅維契向大衆跨前一步，搖了一搖頭：

『可是我可悶得慌，我就當一個機器工人到廠裏來幫忙；我的臂膀還很結實啦。』說着，又突然的加重了一句：『鑄造部的弟兄們，你們太倒楣啦，大概你們是不大喜歡勞動吧……』他氣呼呼地拿帽子望頭上一戴，跌跌踉踉地像一個老年人樣子地從櫃上爬落。

工場的一天，就這樣的快告完結。

鍊鋸手

巴赫米潔夫原著 貝葉譯

巴赫米潔夫小傳

佛拉其密爾瑪脫威維乞巴赫米潔夫一八八五年生於伏羅涅斯基省的仁梁斯基城。他從十九歲便開始參加革命運動的工作。一九〇五年以後起首的反動時期也跟巴赫米潔夫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他被充軍到西比利去了。那裏，在對於革命說起來是比較嚴重的時期。他加入了多數黨，並且從此工作着，居然成爲一個積極的多數黨員的祕密工作者。巴赫米潔夫的文字工作幾乎是跟他的革命工作同時發軔的。最初他幫着編定期刊物，各種各樣的西比利報紙和雜誌後來主編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西比利新聞』，一直到報紙的被封和編輯處被當地的官府破獲爲止。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後，巴赫米潔夫被留在在西部西比利，以委員會的委員資格積極地在托木斯基的多數黨員的組織裏面工作，編輯黨的機關報『西比利工人』，領導民衆的文化工作。

當捷克斯拉伐克暴動的時候，巴赫米潔夫遷居到中俄，這才完全從事於文字生涯了。主編黨機關的出版物，寫文學上的作品，而從一九二三年開始又在作家團體『銀冶廠』裏面做事。

這篇鍊鋸手從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出版的通俗叢書裏譯來的。那裏關於巴赫米潔夫的，共收了三篇小說。除了鍊鋸手以外，還有一夕和星期日，星期日是描寫革命以前的工人生活，一夕是描寫國內戰爭時代工人階級多麼爲着革命而奮鬥的事實的。

這是牢獄，牠時在買賣場的中間，大肚子的，沈重的。

左手是雙頭鷹似的警察署，右手是教堂，又古老，又朽舊，——百年以前，這個鍍金的轆轤就已經高聳在天空了，現在還是這樣。

至於四周圍呢，是磨坊，小舖子，小館子，市聲從早到晚在這裏營營着，還可以聽見叫喊聲，醉漢的罵聲。再遠些——一簇灰色的房屋，還有在出口裏污瀾的池沼和在白楊叢中碧綠的墓地，年青的居民雙雙地在這兒行走，互相愛戀，開始新的生活之後呢，完成了自己盲目的任務，便埋葬在白楊樹的底下——永遠地。

愛爾希普薩夫羅艾赤做一個鐵匠直到頭髮已經斑白了，——他自己有一個鐵舖，在近郊的村子上，池沼旁邊。

他的生活跟所有的人一樣：青年時代帶着姑娘在墳墓間散步，就在那裏給自己挑選老婆，不得不從事經濟，生兒子，——將來說不定也做着規矩人的夢，躺在白楊樹下的墓地裏，然而不幸終究來啦！他在晚年竟至變做鐮銼手了！老實說，他鐵匠還是做的，不過不是在自己的鐵舖子裏，而是在牢獄裏了：在那裏他釘着獄裏的馬蹄鐵，修理大鎖和鑰匙，有時候，——真的，很少——替囚犯釘鐮銼。從此以後，他始終做着鐮銼手！

不過從人類的眼光來說，這裏有什麼壞呢！總該有人替法律幫忙，還是一句老話：如果世界上沒有帶鐮銼的牢獄，那麼世界也許被壞人吞吃了。可不是！

地上看不見一個孩子，可是給愛爾希普的證據是：有嘲罵的高音在嚷着：

——鐮銼手……

有一次，他的兒子不知怎麼從學校裏回來，也不請安，發問說：

——爲什麼你，爸爸，做鐮銼手……

——怎麼呢……誰說的……

小孩子非常地得罪了父親。在這當兒小孩子被打死也是可能的，鐵匠鞭打這個無禮的人，幾乎已經這樣做了。

愛爾希普薩夫羅艾赤也在勞動，他是正當的，堅毅的，五官端正的。雖然他的身材不高，可是有寬闊的肩

勝，銀色而環狀的鬚鬚，禿頭上面晃着冰霜似的金光——簡直是真正的聖徒哩。而他的心是良善的。

他領着老婆散步，拜訪鄰近的小鋪子。

總而言之，愛爾希普薩夫羅艾亦過的完全是聖徒的生活。

老頭子有過這樣甜蜜的想頭：兒子長成了，兩腳穩定起來，開始做工——老骨頭那時可以休息了，心中想念的不過是進教堂，整理房屋，跟牢獄絕對斷絕關係！

多少年鐵匠懷着這樣的想頭，然而事實上卻是另外一種樣子。

事實上怎樣經過呢？

鐵匠的兒子不上幾歲就進了工廠，往大城市去。彼得在那裏長大起來，他的理智被訓練成別一種形式，跟父親的不同，他受着生活的煎迫。

他也幫助老頭子，五毛錢五毛錢地按月寄回來，信札很少，而請假回家更少。

有一次他出現是在復活祭那一天——那時他快上二十歲了。他是壯勇的，齊整的，穿着瓶子似的鞋子。有一件事跟父親的頭腦不合適：他讀書了，這簡直是白費的事業，而且上帝也不算敬了。

——你怎麼……——愛爾希普薩夫羅艾亦那時跟他說——你上帝可別觸犯哩……人，不管誰，你要打儘打，可是上帝在我面前——別笑……

彼得第二次回家鄉來是因爲母親的死。老婆子的殯葬舉行得莊嚴而又莊嚴。兒子毫不吝惜金錢，對於做道場的僧侶一句也沒有話說。只在夜裏，當一個人對着一個人的時候，才說到這些事情的話，不過不去聽他更妙。

不聽其實也不能不聽：兒子，無論怎樣總是自己的，親生的小孩，鬚鬚已經半寸長了，嘴的周圍有許多皺紋：年青人的光陰並不是空度着的——看見過許多人，踏過多少道路，碰過多少城市！

——依蘇思先生！——愛爾希普款口氣說——你這是從哪裏來的？你究竟像誰呢？沒有主的……

彼得微笑了，說：

——像你，爸爸，像鐵匠愛爾希普薩夫羅艾赤……

重又隱匿了，消失了，不知往哪裏。

一千九百零六年到了。

俄國的土地沸騰起來，鄉下人的喉嚨震撼了幾千里的遠近。貴族的封地一夜一夜在喫驚。

突然地發生了極端的不幸。

唔，難道可以背着法律行動麼？小百姓靠些什麼力量呢！

貴族震怒了。派遣大隊的哥薩克兵士，和憲警到鄉村來。在村莊裏呼嘯着鞭子，靜默的地上發出呻吟聲，

流血。那時牢獄已經飽滿了，從古至今沒有看見這樣繁盛過。每個號子都擁擠着，病房裏的牀上都躺着人。多

少人被驅逐，從鄉村，從城市，按照着戶籍。

一天的午刻，愛爾希普在牢獄的鐵場裏打鐵，看見了崗兵阿黑萊姆。

——走，往獄長那裏，有事！

獄長差不多有十普特重，渾身油膩膩的，好像祭壇後面的蠟燭。

——你有工作——他對愛爾希普說。——我們藏着十三個囚犯，昨晚帶來的……他們中間的五個

要，上軍事法庭去……我這裏有命令：五個人押解進省。上好鐐銬……你能……

愛爾希普抖了，蹙起眉毛來了。

——饒了我吧，獄長先生……老啦，我……

獄長發怒了：

——你敢這樣……

愛爾希普想了一想：五個頭，五雙腳，一元錢一副。

——「喏，隨便吧！我服務……」

他問書記：

——「什麼人，這些囚犯？」

——「誰知道他們……」——書記答應說——「自己說着各種各樣的名字，事實上，——不知究竟是誰。公

庫，你知道，搶了村長的……強盜……」

——「強……強……強……強……」

愛爾希普受打擊啦，眼睛看着地。

當他着手做事的時候，心中緊張着，苦惱着，然而卻惡狠狠地吆喝着囚犯：

——「站得穩些……不是老爺……」

那個人，唔，就把腳伸進鐐銬。他是有鬚鬚的，兩頰蒼白，眼睛跟犬似的病着。

——「完啦……」

這樣子，一個又一個，等到上完第三個的時候，慣啦，開玩笑說：

——「我替你們帶上這樣的鐐子，小姑娘看着眼癢哩！」

第四個完全是青年，激動老頭子說：

——「你，老公公，實在是一個聖徒，可是替魔鬼做事……噯，心裏好辣……」

——「閉嘴……」——愛爾希普罵了，特別在鉸釘上敲一敲，這本來是不需要的。

——「現在你跑不掉了，強盜先生……」

——「遠處有崗兵看守着。在鋪石上玩着太陽光，每一下在穹廬中敲打的聲音，長而又宏的引着反響。」

——「末一個這兒來！」

——「他對於新的人甚至看也不看一看。整個的身心都注意在鐵的上面，自言自語說：

——再拿魔鬼來威嚇……公庫能不能搶
霎時間在他的頭下發出親熱而低微的聲音來：

——好麼，爸爸……

愛爾希普瞧了以後失神啦。彼得站在他的面前，顴骨高聳着的，瘦削的，鬍子長到胸間。

——唏，父親……別露聲色……性命結果……

愛爾希普顫動着，響着鏗鏘：從這邊放到那邊。而他的彼得呢，低聲說：

——動喲，上鏗鏘，別露聲色……

——一會兒，又淡淡地說：

——乏了麼，父親

——怎麼，乏啦……

他自己，走近兒子的腳旁，用枯澀了的孩子似的哀聲說：

——彼得……

然而他的彼得是冷靜的，堅定的：

——尼希克尼，爸爸……我叫瓦西利……

——又聽見高聲說：

——唔，老頭子，顯你的玩藝兒……

愛爾希普拿起鏗鏘來，可是手軟下去了：手裏好像有一千普特重。

——兒喲……——低聲說————難道你也往公庫裏……去啦……

——可是兒子顯着愉快的樣子

——唔，總算是玩兒，敲喲……

接着，從底子，跟葉子似的響着低微的聲音，浮上空中來：

——不是裝自己的腰包——爲着民衆……爸爸，我是爲着民衆，爲着工人階級……

愛爾希普清醒了，拿起錘子敲起來。

軋——軋……軋——軋……

敲着，釘着，響着鐮鏹，而在這些聲音裏面，悲慘地隱藏着字句：

——你將要怎麼樣呢？……

——無論怎樣你要回來……

——兒吓，他們要殺死你……

——都不要殺死……

軋——軋……軋——軋……

眼淚迷糊了老眼，筋絡在皺褶的手上膨脹——兩手來回地在動。

——永別了麼，兒啣，

——噯，那裏還有什麼！養我，育我……這裏我謝謝你！

軋——軋……

父親張望着碧色的眼睛，映入來的是半裸的彼得，一個白臉的小孩子……老頭兒的心忍不住，愛爾希普用粗野的嗓子嚷起來：

——兒吓……

他顫動着頭，頰白的頭毛貼在兒子的腳旁。

監督吹着哨子，人們跑着，拖去了老頭子。

一大批的囚犯很快就被送上省城。那裏有法庭。五個人判決死刑，絞。彼得也是其中之一。

愛爾希普開始喝酒啦。整月的喝。在酒醉的昏迷中循着城市躑躅，喫驚的，瘦骨棱棱的，一半是袒裸着的，而孩子們的嗓子追逐着他：

——鐮銛手！……鐮銛手！……

有一回，愛爾希普是清醒的，穿着潔淨的襯衣，梳過頭髮，肩上背着行李在走。老朋友鄰人庫士彌亦是一個搖鈴的人，在路的轉角上碰見他。

——往哪裏去！

愛爾希普停住了步，看一看鄰人說：

——眼睛看見哪裏就往哪裏。

——漫遊麼？

——警醒人們。

——噯，什麼……上帝保佑你！

這裏鐵匠露出牙齒來了，臉上也黑起來，叫喊着：

——媽媽的！你們的上帝……

接着便看不見了，愈走愈遠。

年老的愛爾希普薩夫羅艾亦就這樣隱匿了，消失了，活像是陷入在地底裏了。

小雄鷄

伏爾可夫原著 謝達明譯

伏爾可夫小傳

伏爾可夫是蘇俄現代新興文藝作家之一，生於一八八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特維斯可依·雷斯克奈金村的農民。幼時跟着父親學讀詩篇，後入鄉村小學校習讀三年。十三歲時，父親攜他到莫斯科，把他到一間商店當小僕人。從這時候起，慕業之心油然而生。他當過苦工，歌者，小店員，還做過商店管理員。那時候他好學，想在鄉間充任小學教員，但因生活困難，不得志。一九一六年投軍，做尼古拉大帝的兵士，備嘗辛酸生活。一九一八年，入莫斯科無產者文化研究院念書。在研究院中他開始注意到文學的探討。

他參加過全俄無產者作家學會工作，在會內充任董事。一九一八年末才開始他的著作事業。

有名的短篇作品，如「小雄鷄」，「伏爾加河中」及「怪物」等，皆其精心傑作。

「小雄鷄」是十月革命後三年內白軍與赤軍在國內各地作最後鬥爭時一幅片段的素描。十月革命開始時，其勝利之地域只限於莫斯科聖彼得堡（即現之列寧格勒）幾個中心區域。其餘許多地域仍在白黨軍隊的手中。數年來赤軍與國內國外敵人不知經過了多少酷烈的苦戰，才收復了各地，奠定了蘇聯新社會的根基。在這三年的血戰中，有許多地方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完全處在混戰的狀態下，所以當時的戰爭多是帶游擊性的，但其頑強性與尖銳性卻比從前任何戰爭都要劇烈與殘酷。「小雄鷄」便是在這一幕背景前面寫出的。

譯者一九三二，九，一八。

你還在靜默和觀望嗎……

你還在那兒苟且偷安嗎……

看呀！革命的赤鷄

小雄鷄

已在大地瀾漫輝騰了……

——亞力山大洛夫斯基

在某村莊的盡頭，靠近禾稈堆的一角，便是老人沙佛郎的茅舍——這是個年邁龍鍾的老人在那兒掙扎着的棲息地，他那滿染淚痕的雙目時刻從小窗中向田野閃望着。

老人過着孤零的生活——像被人鄙棄的塵垢一樣；他的身體又是那麼的孱弱，沒有誰來服侍他，也沒有誰來訪問他。他的一個貧弱的小孫兒，因飢寒交迫而出外謀生去了。

悲抑像千百斤重的秤錘那樣緊壓住他的心房，這兒沒有誰和他對話；他只有一個曠愛的伴侶——戴着紅色小冠佩起弧形尾巴的暗藍色的小公鷄。

牠深愛這位孤苦的老人，老人說什麼，牠總是注意着，——只是欠缺一樣，就是牠不能說話，——牠聽從主人的命令，牠的舉止活潑極了。

老人無論怎樣也不能寸步的離開牠，當他在村中沿街求乞的時候，也要把這小公鷄放在隨身的布袋中，有時牠蠕伏着羽毛特別鮮豔可愛。

途中小雄鷄還想撒嬌，振起兩翼，張目舞爪……

二

老人穿着一雙用樹皮編成的破草鞋，在一家圍牆下面坐着。

小公鷄橫靠在拐杖旁邊，一隻眼睛閉了，一隻眼睛卻向左右斜視着。

——什麼，沒有小母鷄和你一塊，你就不高興了嗎？

……喔，喔，……

——慢着，過一會我帶個小母鷄來和你做夫妻……等到聖誕節降臨的時候，我代你在村中禱告，求上

帝給你生下幾個小蛋……可不要開玩笑，孵哺小蛋的工作是要你自己做的……不過夫婦所幹的事情是多麼羞恥，還要生小孩子……哈哈，哈哈……

……喀啦……喀啦……

——唔，你生氣了嗎……事情真要辦到就不容易了……你看，我們到現在還是那樣的生活下去，雖然男子漢和女人——一樣都是人……但這是不能比擬的，女人總是個女人，從來沒有把母鷄當作雄鷄，更沒有把女人看作男人的……是不是……

……喔，喔，喔……

三

老人忽然有所感覺——像有個蚊蟲在他的耳邊咆哮着，歌唱着：啞，啞……啞，啞……聲音清脆異常，歌聲越來越響亮：

……世上沒有什麼救世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一切只歸……所有……

——老伯父，你好嗎……

——你好……孩子們，你們往那兒去，背着的东西好笨重呵……你們真像一羣燕雀那樣，整天在向和暖的方向飛來飛去……

——唔，現在我們並沒有飛走，我們正要在你的燕巢中紮會呢……

——咳，孩子們，你們去吧，到村中去吧。那兒的田莊又寬大又適當……何必在這狹窄之地擠擁着啦

——老伯父，不行，村中的兵隊已散佈好了，我們定要在此地防禦他們……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不過你們也怪可憐的……好，不曉得我們和這小雄鷄要佔多少地方……你們在伺候着敵人嗎？

——不……我們要像切蘿蔔一樣將他們殺個干淨，並且要追蹤覓跡……戰時我們無時不在準備粉身碎骨，犧牲一切的。

——你們處的地位是多麼險惡，好像放在盛水瓶中的水一樣，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啦……怪可憐的，年青的孩子們——還是將就地活下去吧，不然就會像大海中之一葉扁舟，遲早就要覆滅的……唔，孩子們，你們爲什自相火拚起來……

——老伯父，爲着你，以及別的窮人們都能過着舒適的生活……

——呵呀，願上帝保佑你們康健！我們這種疲乏的生活實在太可怕了……有錢人把麵包通通收藏起來，我們的兄弟，窮人們，連一些渣滓也快要被他們剝奪去了，吃什麼……

……喔，喔，喔……

四

赤軍在老人的家中駐紮了一星期，一部份人是從山上下來的，他們在忙着送麵包，傳遞吃米湯的匙羹，都在那兒吃個大飽，小公鷄與他們的關係，好像年幼的嬰孩在母親的懷抱一樣，寸步未嘗分離。

這許多的青年——都是英俊活潑的平民，他們在唱着悲壯之歌，在作跳欄之戲——他們所拿的各式軍用槍械是老伯伯所不懂使用與教導的，有時從他們的行列中跑出一個少年，連他所戴的帽子也算在一起，仍差四分之一方能觸到他槍上的刺刀，但是他在發命令了：

——持槍……

老人注視着他們的舉動，起初總以爲他們太不老練了；但是在看了他們操練以後，不免要佩服起來，連聲贊道：

——好青年……好青年

——孩子們，請教一下，這些東西怎樣應用的？

——老伯父，拿着吧，拿着吧，我們是要生活下去，愉快生活下去的……白黨到來時，這些武器也許要使用了……

五

赤眼的夜哨兵四面巡邏着，牆邊的小兔子追逐着在。

好夢正酣，像有人正在頓足高叫——現在不是安憩的時候呀……

老人在火爐中熟睡，鼾聲像手琴發出的殘破聲音一樣，嗚嗚的響着。小公鷄在爐邊也酣睡了：頭藏在兩翼裏面，兩足收縮起來。赤衛軍士兵——像打穀場中的禾把一樣，散佈於田野間。

只有站在桌旁的哨兵依然與睡魔掙扎；有時他坐在桌上吸煙，有時他靠在桌旁，頭不住在搖擺……越搖越厲害，頭撞到桌子上面去了。

夜闌人靜，忽然從屋角一隙孔中有微聲傳入：『醒來吧，來了』……『醒來吧，來了』……

……小公鷄從平地飛躍起來，振起兩翼，從容地彷彿喊道：

……喂，你們不要熟睡了……

哨兵從十九層地獄的夢境中回至桌前，喊道：

——唔，唔，呀……到門外看看是什麼一回事……

小鷄嗚嗚啼了：

……嗚嗚，嗚嗚……的啦……

門突然打開了，從黑暗中，有聲音出現。

自然，一切事物都不是憑空來的——不久回聲到了，四面聲音嘈雜着：

——同志們……緊急集合……白軍來了！……

——那裏……白軍在那裏……

——靜點……大家拿起槍來，到外面去吧！……

……喔，喔，喔……

——我的小雞，到這邊來吧……聽呵，外邊像上主的雷聲一樣，是如何紛亂騷……你知道嗎，村中正在打仗呢……人類是多麼殘忍啦……噫，好厲害……

六

粉紅色的晨曦從小窗中射進來了。

聲音越來越稀薄，遠處槍聲仍隱約地繼續着，不久即寂然無聲。

小窗外足聲雜踏，像破裂的冰塊那樣冷酷的聲音在高喝道：

——噯，誰個還想活下去，就請他跑到街上來……

窗上的玻璃振顫得很厲害。

老人離開了火爐，把大衣搭在肩上，腋下夾着小公雞，急促的從屋中跑到街上去。

——哪，我和小雞還活着……

——你，老爺爺，快點答覆我的問話，那些……

刺刀的鋒芒在老伯父的面前輝過，像雷電的火光閃爍一樣。

老人瑟縮地答道：「哦，白軍，他們走了」……

——咳……這些……這些赤色的……匪黨不是在你這兒住過嗎……你一定聽見他們所議論的……

切的——還有別的匪徒停留在什麼地方……

——好同鄉，不錯，他們在這裏住過的……

老人抬起頭來——眼前和他說話的是一個貴族，肩上佩着眩人的金絲徽章的貴族……

——大人，他們確實在這兒逗留過的……這些孩子們也還老實，吃中飯的時候，大家團團坐着一羹米湯把我，一羹米湯把我的小雞，吃晚飯時也沒有破過例：一羹米湯把我，一羹米湯把我的小雞……這些孩子們還老實……只有一點：他們是不拜神的，大家坐着吃中飯時，他們並沒有劃十字（教徒每飯前在胸前用雙手劃十字示敬神意——譯者註），晚飯呢——也沒有劃十字……我和他們說過，孩子們，上帝將要遷怒你們了，要痛擊你們的額角哩……但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只是信口誹謗着上帝……

——你，這老鬼，糊說八道……是在開玩笑嗎……快說，他們到那裏去了……

——大人，呵，他們走了嗎……他們在這裏時常開談話會……華納克，是他們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時刻和卡秋莎撕打，卡秋莎也翻起臉來和他鬼混着……他們是這樣遊戲……

老人裝模作樣地在靜聽着，他和這些先生們談話是很滑頭的。

——噯，噯……你手中拿着什麼……小公雞嗎……把我做午餐吧……拿來……

——大人，你在說什麼，這小公雞那裏能够把你……我生命之慰藉都在牠身上了……

——不耍……做聲……

軍官從他的手中把小公雞搶來了，老人依依不捨地將雞頭緊握住。

小公雞在掙扎

……喀啦……喀啦……

軍官執着鷄尾巴，老入握住鷄頭，你扯我拉；他倆圍着圈子跑，好像一羣青年在兜圈子遊戲一樣。

光芒的小刀落在小雞頸子上時，老人將鷄頭拋去，咆哮地喊道：

——小公雞噯……小公雞噯……奸人把你害死了……最好還是把我的頭也拿去吧……哪，吸血鬼，

殺吧，殺吧……

——士兵們，制止這老鷹說話！……

——你以為普天之下沒有懲罰你的人嗎？……老樹參天——太陽在上……終會找到的！……

老人豺狼般的咆哮着，而無頭的小公雞正被那班同僚分嚼着牠的肢體。

七

禿頭白髮的貧寒的老人，像那枝頭枯槁的蒼白色的楊柳樹一樣，蹣跚於道旁。

途中每逢見行人，他總是咕嚕地問道：

——同鄉，你可曉得赤軍在什麼地方！……

迎面有人跑來，他對老人說道：『未及一時以前，聽見白軍說，有個老農夫發狂了，他的頭顱被白軍丟到水桶中去了！……』

——老伯父，此路應當朝那一方向走！……

——噯呀，孩子們！……

——你和白軍失和了嗎！……

——老人張開兩手說道：

——毛瑟槍還有嗎？

——找得着……找得着……來和我們一塊兒，把那白軍打個落花流水吧！……

八

——老伯父，你什麼總是朝天放，要耗費子彈呢！……

——慢着，孩子們，眼淚把眼球兒遮住了！……有點矇矓！……

——啊呀，老伯父……你命中他們的軍官了……

——勿慌張，是殺了我的小公鷄那個嗎……

——也許，是他吧……

——上帝呀，您之光榮喲……

——同志們！……衝鋒去……萬歲！……

——萬歲，萬歲，萬歲……

這時候，好像大隊蜜蜂在嗡嗡地叫着……老人大踏步地向前行，鬚髭迎風飛舞……

……
有什麼堤壩可以阻擋住春潮之泛濫呢，有什麼力量能够抵抗住內心中熱情之爆裂呢，不能夠！

——現代現代什誌

文具用品

啓明書局

經濟實用 到貨暢銷

新法英文習字帖一、四
 品金筆墨水 分裝黑、紅、藍、紫、綠五色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五六七

〔日 記 帳 冊〕 〔抄 簿〕 〔信 箋〕 〔稿 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字B大號稿箋 | 300字B大號稿箋 | 400字A大號稿箋 | 600字A大號稿箋 | 二號白箋 | 二號綠箋 | 50頁大號白箋 | 55頁大號綠箋 | 報紙大抄簿 | 瑞典紙小抄簿 | 16頁大抄簿 | 18頁大抄簿 | 袖珍活頁帳冊 | 收支冊 | 普及懷中友 | 皮面懷中友 | 時代家庭帳冊 | 袖珍地球日記 | 袖珍標準日記 | 英文自由日記 | 方格文藝日記 | 直線自由日記 | 橫線自由日記 | 當年啓明日記 |
|-----------|-----------|-----------|-----------|------|------|---------|---------|-------|--------|--------|--------|--------|-----|-------|-------|--------|--------|--------|--------|--------|--------|--------|--------|

出版各書分類

- | | | | | | | |
|--------|--------|--------|--------|--------|---------|-------|
| 世界文學名著 | 少年文學名著 | 世界戲曲名著 | 世界故事名著 | 世界短篇名著 | 中國新文學叢刊 | 莎翁傑作 |
| 英文文學名著 | 英文自修叢書 | 日文自修叢書 | 日文自修叢書 | 漢譯數理叢書 | 字典辭典 | 遊藝及其他 |

字 帖

一精裝本 四角
 一律售
 活頁本 二角
 每冊售

碑 帖

一精裝本 七角
 一律售

映習兩用 大小楷合璧
 正艸隸篆各體俱全
 顏柳歐趙名家手跡
 王 蘇 褚 章 真 版 攝 取

四美堂 標準字帖

上海四馬路三八號 啓明書局 各書局均售

真印影 古今碑帖集成

四美堂選帖標準

2. 1. 欣賞為主，碑雖珍奇，無藝術意味者不取。
 2. 實用為主，雖宋拓明拓，不便臨摹者不取。

懷素草書千字文	褚遂良枯樹賦合璧	褚遂良孟法師碑誌銘	歐陽詢虞恭公墓誌銘	歐陽詢盧生公墓誌銘	柳公權玄秘塔碑	顏真卿行書至寶堂合璧	顏真卿告身帖	顏真卿天下寶塔生池碑	顏真卿多寶塔碑記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顏真卿竹山連句詩	顏真卿清遠道士詩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	------	------	------	------	------	------	------	------	------	------	------	------

董其昌陵詩	黃其昌觀音殿記	趙昂瞻巴教碑	趙昂道觀碑	趙昂福神觀碑	黃山谷夷齊廟碑	黃山谷石齋詩	岳武穆江流日夜	朱熹易繫辭至寶	蘇東坡行書至寶	蘇東坡神聖教序碑	王羲之聖教序碑	王羲之蘭亭序碑	裴休圭禪師碑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	------	------	------	------	------	------	------	------	------	------	------	------	------

均書各全 行印局書明啓 號二路四上 售局大國 八三馬海

酬世大典

硬面精裝
實價
二元五角

內容豐富 編制新穎

朱翊新編著

吾人置身社會，首重交際。若稍疏忽，則貽笑大方，爲人所不齒。本書之輯，所以備社交之南針也。諸凡婚喪禮俗，公私函件，無不以嶄新之姿態，廣爲搜羅。凡不適現代潮流者刪之，應改良者改良之，總期適合時代潮流，藉供日常應用。手此一冊，誠有左右逢源之樂。

▼寫算專書▲

自己練習 自己學會

寫信不求人 五角

寫帳不求人 四角

珠筆算不求人 四角

四馬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五九六七

啓明書局

各大大書局均售

文具用品



啓明書局批發

經濟實用 到處暢銷

新法英文習字帖一—四
品金筆墨水、分藍黑、紅、藍、紫、綠五色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三八號 電話九五九七六

- | | | | |
|---|--|--|--|
| 〔日 記 帳 冊〕 | 〔抄 簿 簿〕 | 〔信 箋〕 | 〔稿 紙〕 |
| 當年啓明日記
橫線自由日記
直線自由日記
英文自由日記
方格文藝日記
袖珍標準日記
袖珍地球日記
時代家庭帳冊
皮面懷中友
普及懷中友
收支冊
袖珍活頁帳冊 | 16頁夫士大抄簿
18頁夫士大抄簿
瑞典紙大抄簿
瑞典紙小抄簿
報典紙大抄簿 | 505頁大號線箋
二號白箋
二號線箋
二號白箋
二號線箋
珠羅八角箋
二號角花箋 | 400字B大號稿箋
300字B大號稿箋
400字A大號稿箋
600字A大號稿箋 |

出版各書分類

世界文學名著
少年文學名著
世界戲劇名著
世界故事名著
世界短篇名著
中國新文學叢刊
莎翁傑作
遊藝及其他

英文文學名著
英文自修叢書
日文自修叢書
古文自修叢書
漢譯數理數本
字典辭典
遊藝及其他

字 帖

精裝本 四角
一律售
活頁本 二角
每冊售

碑 帖

精裝本 七角
一律售

映習兩用 小中大楷合璧
正 一 帖 數 用
正 艸 隸 篆 各體俱全
韻 柳 歐 趙 名家手跡
王 蘇 褚 章 真 版 攝 取

四美堂 標準字帖

上海四馬路二三八號 啓明書局 各書均售

